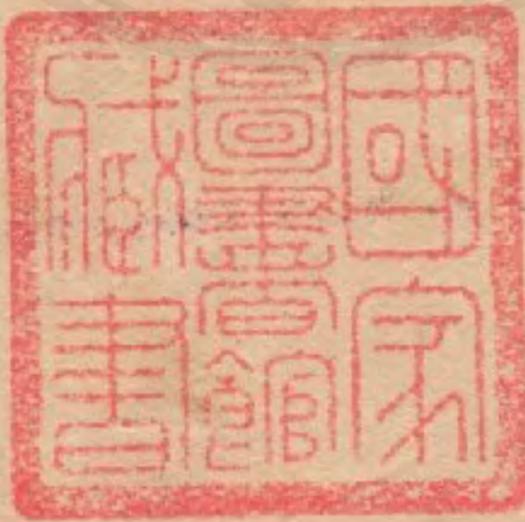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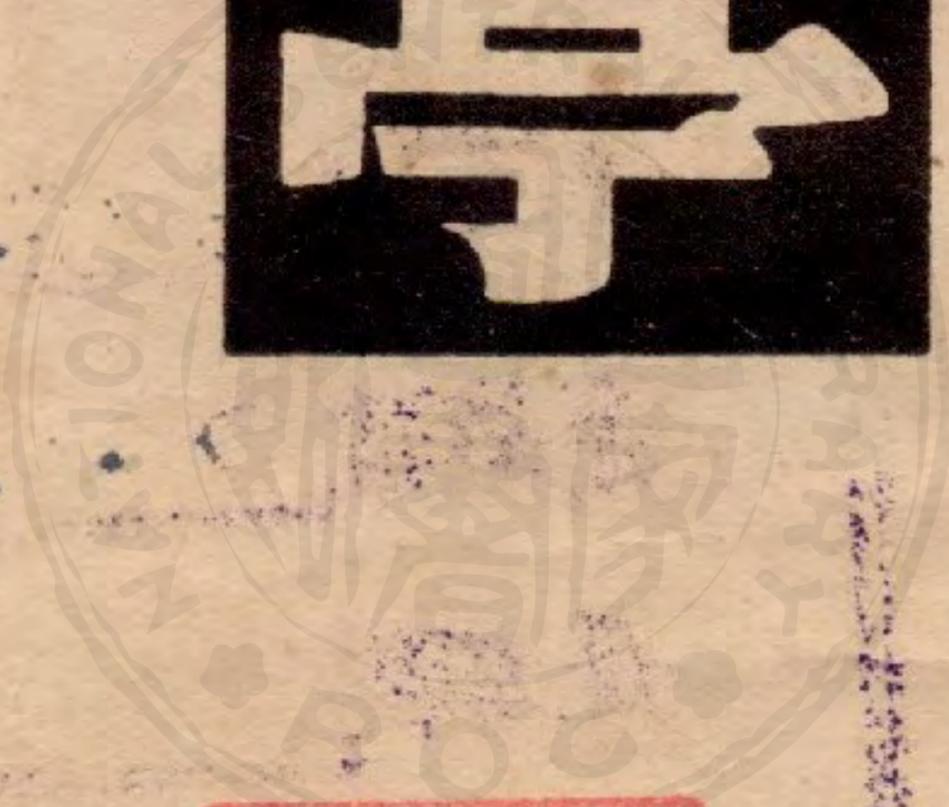




羅維亭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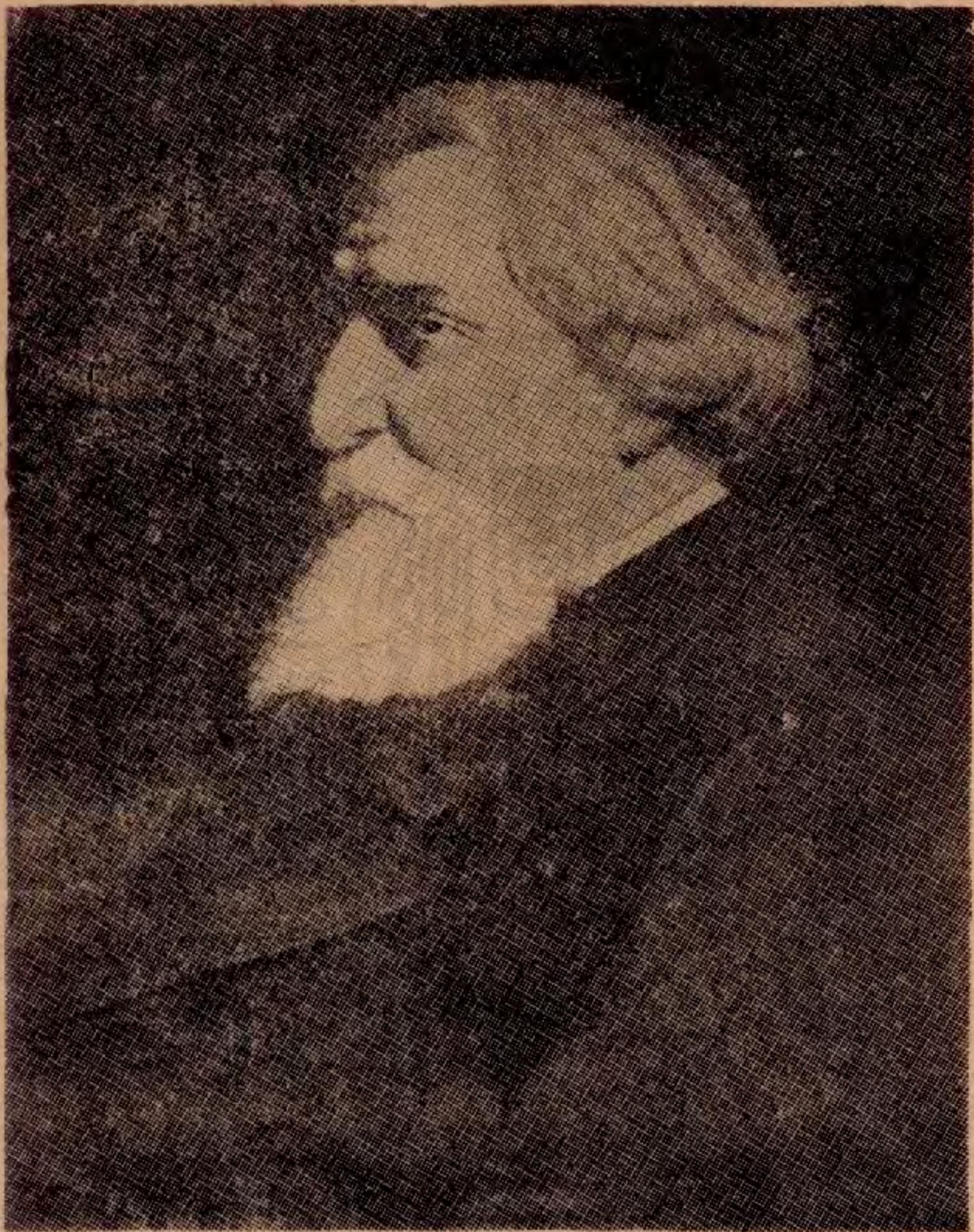
分類號 670.911

著錄號 7412

登錄號 0560 ⁵⁻¹/₄₈

C.1





Ivan Turgenev 畫像

Perov 繪 (1872)

譯文叢書

屠格涅夫選集

羅

亭

陸蠡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本書人物表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羅亭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拉蘇斯基

貴婦人，娜泰雅之母

密哈羅·密哈伊里奇·列茲堯夫（密夏）

地主，達爾雅鄰人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賓（莎夏）

達爾雅女友，後為列茲堯夫夫人

塞爾該·巴夫里奇·服玲薩夫（塞萊夏）

亞歷克山得拉之弟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柏達列夫斯基

達爾雅秘書

阿菲利加·塞美尼奇·畢加梭夫
鄰人

巴西斯宅夫
男教師

彭果小姐
女教師

國家圖書館



004636779



英譯本序

屠格涅夫已不僅是屬於俄國的作家。在他的生涯的最後十五年中贏得了廣大的讀者之羣，最初在法國，繼之在德國和美洲，終及於英倫。

在他的葬儀的演說中，歐洲最富於藝術和批評精神的一國的代言人歐訥斯德·列能，頌揚他是我們的時代的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這巨匠，他的珍貴的作品裝飾了我們的世紀，出人頭地的成了一整個民族的化身。』因爲『一整個的社會生活在他裏面，從他的口裏說出來。』我們可以添說一句，這不僅是俄羅斯的社會，而是整個斯拉夫社會，得有『被這樣偉大的巨匠把牠表達出來的榮幸。』

可是，這種認識的發展卻很遲緩。並沒有像在幾年間便使托爾斯泰伯爵一舉而斐聲全球的那種倏忽的驚奇的波瀾和奔湧的熱狂。屠格涅夫的人格和他的才華，沒有什麼可以打動或迷住一般民衆的想像的地方。

就他的創造天才的旺盛說，屠格涅夫是站在古往今來的最偉大的作家們中間的。屠格涅夫所介紹給我們的活人的藝術館，人們，尤其是女人們，各不相同，完全個性化的，但都是實際生活中的人物；他所發見的巨量的心理學上的真實，他所顯示給我們的人類感情的微妙的翳影，只有在偉大中之最偉大的方能把他們的藝術的遺產傳留給他們的祖國和全世界。

關於他的運用材料把牠形成體型的方法，他更是超人一等的是一個純粹的創造者。

托爾斯泰是比較柔軟易變的，當然也和屠格涅夫一樣的深刻，獨創，和富於創造力，而陀思妥夫斯基是更強有力，熱烈，和戲劇的。但是以一個「藝術家」而論，以一個把細枝小節湊合成一個諧和的整體的匠手而論，以一個想象的作品的建築師而論，他超過他本國所有的散文寫作家，在外國的偉大的小說作家中間也很少有人和他比肩。二十五年前，正當喬治桑聲名極盛的時候，讀了他的一個短篇「阿斯耶」(Assya)，寫信給他說：「老師，我們

大家都得要到你的門下來學習了。」這是真的，出諸著名藝術底的法國文學的代表者的口，是過謙的恭維，但這並不是諛言。以「藝術家」言屠格涅夫實際上站在古典文學家的中間，不管題材的本身的意義消失已久，仍然會因了完美的形式而被研究被欣賞。但是好像是因爲他的對於藝術和美的忠實，他故意把他創作的範圍圍住了。

熟諳屠格涅夫全部的作品的人便能瞭然他是獲得有不論繁複與簡單的，高貴與卑俗的一切人類的感情一切人類的情緒的祕鑰。從他的優越的高處，他望見一切，了解一切。大自然和人在他的平靜而犀利的目光中不能有什麼隱藏的祕密。在他的晚年，幾篇速寫如「克萊拉密里奇」(Clara Militch)「勝利的戀歌」(The Song of Triumphant Love)「夢」(The Dreams)和莫與倫比的「幽靈」(Phantoms)，他表示出他對於那些縱然不能用理智說明卻是隱匿在人類的腦筋的一隅的一切幻想的，恐怖的，神祕的，不可解的事物的運筆之巧，他是及得上愛倫坡，霍甫曼，和陀思妥夫斯基的。

但是他是這般地愛好光明，陽光，和活生生的人的詩歌，又這般地憎惡一切醜惡的，粗糲的，不諧和的，他把自己造成一個幾乎是專一的傾於人性較溫和的一方面的詩人了。在他的繪畫的邊緣，或在牠們的背景中，僅是爲了對比的緣故，才示給我們以邪惡的，殘忍的，

以至於生命的污坑。但是他不能久留在這陰澹的境域中，他趕忙回返到陽光和花的區域，或者到他所最歡喜的悒鬱的有詩意的月光下，因為在那裏他能夠替他自己的偉大的愁苦的心找到表現。

甚至於嫉妬，人類的感情中最饒詩意的黑影，溫和的藝師連這也避免了。他從來很少描寫牠，往往只是粗略地一提。但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能有像他一樣的曠達，能夠容納如許純潔的，晶瑩的，永遠年青的愛的感情。我們可以說描寫愛是屠格涅夫的特長。佛侖西斯哥·柏得拉加^①所描寫的一種愛——羅曼諦克，矯揉的，騎俠時代暖室中的愛——屠格涅夫出之以自然的，發乎情的，以各色各樣的形式，種類，和表示的近代的爱：徐緩的逐漸的爱與突如的猝發的爱；屬於靈的，可羨的，發揚奮勵的爱與毒害生命的像日久蔓延的疾病傳染給別人的可怖的爱。屠格涅夫的洞識世情的慧眼中是有什麼異常似的，還有他的把兩千年來的小說家取作題材的感情傳達出來的無窮匱的富藏，真實和朝氣。

在著名的加羅林·鮑爾的回憶錄裏面有一個關於柏格尼尼^②的特異的傳說。她說

這位偉大的蠱人者之所以能夠擒縱聽衆的感情的，是特乎一條單獨的G絃的獨到的運用，憑他的不可思議的弓法，使之高歌，使之低吟，使之呼號，使之怒吼。

屠格涅夫的戀愛描寫恰類乎此。在他的豎琴上有許多別的絃，但是撥到這一根時他得到最大的反應。他的故事並不是戀詩。他只是歡喜用這種令人的靈魂把最高的力量聚在一起，像溶化在洪爐裏面，呈出渣滓和純金來一樣地溶化了的感情來表演出他的人物。

屠格涅夫以農民生活的速寫開始他的文學生涯，在俄國贏得巨大的普遍性。他的「獵人日記」中包含幾個最佳的短篇。還有一篇「鄉村旅舍」(Country Inn)在過後幾年技巧已經成熟的時候寫的，是和托爾斯泰的短篇傑作「波里庫夏」(Polikusha)一樣地佳美的。

他當然能夠描寫俄國民衆的各階層和情況。但是在他的比較鉅大的作品中他獨着筆於俄國的一個階級。這並不似托爾斯泰的包羅萬有的畫幅，內中有全體的俄羅斯在讀

者的面前受檢閱似地通過。在屠格涅夫的小說中，我們只能夠看到有教育的俄羅斯，或者寧可說是他所最熟悉的有進步思想的一部份人，因為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我們並不如何惋惜這種特殊化。質的本身有時候抵得過量的。雖則人數很少，但是屠格涅夫所表演出來的俄國社會的一角是非常饒有興趣的，因為這是國家的主腦，唯一地能夠感化廣大的未成形的羣衆的活的酵母。他們的國家的命運，是由他們決定的。其次，只是把他的天才集中於如此熟悉的範圍內，把他的思想和同情完全專注在這上面，才能把他的作品的藝術價值抬高。他在容量上所失去的，在明確，深刻，不可思議的精微，每一個細枝小節的生動，和全體卓絕的優美諸點上償得了。他所遺留給我們的藝術的珍寶，好像皮藏在藝術館和博物館的密室中的國寶，揣摩得愈久，愈增歎羨。但是我們須得認作托爾斯泰的作品是龐然高聳的紀念物，以巨大的花崗石鑿成，置於通衢大道，成了四方瞻仰的人們驚奇歎賞的事物。

屠格涅夫不描寫民衆而僅是描寫人們中間的優秀分子 (elite)。他在異國人中博得的令譽，和他的讀者逐年增加的事實，證明這偉大的藝術是國際的，並且，我可以說，對這藝術的嗜好和了解在各地仍正滋長無已。

書本上寫着說沒有一個人在他的本國內是先知，從荒古無稽的時代起，凡是對於一種事業的失敗的努力者都從這句格言中的真理獲得了安慰。但是據我所知，這苛刻的限制一向不會施於藝術家的身上。真的，在表面上看來，被他描寫的又是爲了他們而寫的藝術家的本國人，比起外國人來反而不易認識他，這種說法好像是荒謬的。但是在某種特殊的獨異的情形之下，最不近情的事有時竟會遇到，屠格涅夫的境遇便證明這一層了。

事實是這樣，以「藝術家」的身份，屠格涅夫的身價，是首先受外國人珍視的。過後俄國人才開始了解他，只是在現在，在他的死後，才把他放在應得的地位，而在他的生時，他的藝術的天才是比較很少受人重視，除了少數他私人的朋友們。

這至上的藝術潛移默化地影響及俄國的社會，使一個這樣豐富地賦有藝術天性的民族受到影響，也恰盡了牠的本份。屠格涅夫是俄國作家中最被廣讀的，連托爾斯泰也不能例外。托爾斯泰只是在他死後才惹起世人的注意的。但是屠格涅夫沒有得到充分的認

識，因為他的作品適產生於政治與社會鬭爭的混亂時期，最有作為的人都專心於別的事業和企圖，不能也不想珍視和欣賞純粹的藝術。這是一個藝術家的苦痛的幾乎是悲劇的處境，生於最不藝術的時期，他的至高的企望和至貴的努力，在他獻身給他們的切盼替他們効勞的本國人們的中間受了傷受了刺激。

這種失和苦難了屠格涅夫的一生。

在他的文學生涯中的一個危機的時期中，這種衝突竟成爲如此激烈，反對他的至上藝術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的鼓噪是如此喧騰而齊口同聲，使他滿擬完全放棄文學了。他不能下這決心。但這是淺而易見的問題，敏感而溫嫻的他，易淪於沮喪和失却自信，假如沒有他的許多朋友及讚美者國外各派的偉大作家如：法國的喬治桑，居斯泰夫·福洛貝爾；德國的奧爾巴哈；美國的W·D·霍威爾斯；英國的喬治·伊里奧德諸人的熱情的鼓舞，則能否替他的祖國文學作如許的努力是不得而知的。

當他的作品陸續和讀者相見時，●假如篇幅允許的話，我們可以把他的苦難的生涯的

故事逐一敘述出來。在此間，我們只想述及和目前的小說有特殊關係的一二樁他的生平事迹，藉知他在本國人的思想中所佔的特殊地位。

屠格涅夫，生於一八一八年，是屬於當時極少數的俄國人的一羣，他受有完美的歐洲教育，就是比之於機會最好的德國和英國青年，亦決無遜色。又適逢他的叔父尼古拉·屠格涅夫，那位著名的十二月黨，在想用武力求得俄國立憲政體的第一次嘗試（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失敗之後，得能逃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虎口，流寓法國，在那裏他用法文印行第一次俄羅斯革命的宣言。

當屠格涅夫在柏林大學研究哲學的時候，閒常到叔父的家裏作短期的拜訪，他的叔父開始灌輸他以自由的思想，此後，在他久長的一生中從未離開自由的道路。

在六十年代，當亞歷克山大·赫爾岑，一位我們國家最有天稟的寫作家，一位燦燦的，睿智的，善感的和強有力的新聞記者和喬皇瑰麗的論文作家，在倫敦開始辦「鐘」(KoloKol) 一種革命的或者毋寧說是過激的報紙的時候，曾予俄國以鉅大的影響，屠格涅夫是牠的最活躍的撰稿者和顧問之一——幾乎是編輯委員之一。

這樁事實的發現，我們不得不歸功於特拉戈瑪諾夫教授，(Prof. Dragomanov) 他

在幾年前把屠格涅夫和赫爾岑來往的私人信札發表了。這極饒興味的小冊子在屠格涅夫身上投下了新的光，表示我們的偉大的小說家同時是他的時代中最強有力的一員——也許就是最強有力的——頭腦最清晰的政治思想家。這樣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看來是好像不能置信，但是只要把他的觀點，他的態度以及他的預言——有幾樁只是在最近才得到證明——和當時各派的政治團體的被人公認的領導者和代言人（連赫爾岑自己也在內）所說的一切比較一下，便可證實了。一如過後的歷史的證明，屠格涅夫所想的往往是最有見地的，最準確的，最有遠大目光的。

一個這樣熱烈愛好自由的，有這種激烈的見解的，任是他對純藝術是如何的忠心，他不能把這種見解逐出文藝作品之外。假使他自己作了這種傷殘，他會成了一位可憐的藝術家了，因為無羈的自由，藝術家個性的懇摯誠實的表現，是一切真藝術的生命和靈魂。屠格涅夫將自己整個的身心，將創造的幻境與思想的精華獻給祖國。他同時是一個導師，一個新理想的預言者，一個詩人，和一個藝術家。但是他的同胞們頌讚他的能力，而很久不能體會到他的更偉大的地方。

這樣，在我們國史上一個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時期，屠格涅夫是自由思想——思想

的俄羅斯——的先驅和鼓吹者。雖則這兩個人站在正對的兩個極端，屠格涅夫的地位可比之於今日的托爾斯泰伯爵，其間略有不同，而這番我是左袒「德密特里·羅亭」的作者了。在屠格涅夫，思想家和藝術家不會樹立了鬭爭，折耗了並且有時互相抵消了雙方的努力。他們手挽手的前進，因為他只給我們以無可非難的藝術的客觀存在和某種理想，教義和期望的具體化的生命活躍的男子和女子，却不作何種說教。並且他永不從內在的意識裏演繹出這些理論和教義，只是從實際生活中，以他萬無一失的藝術的天才，在正要成為歷史事實的時候把一椿萌發的運動抓住。這樣，他的俄羅斯思想史的一種藝術的縮圖，同時是牠的思想進展的強有力的利器。

三

「羅亭」是屠格涅夫社會小說的第一部，是繼後諸部的藝術的導言，因為這是述及現在的社會政治運動開始之前的時期。這時期會迅速地被遺忘，假如沒有他的小說，我們很難明瞭牠的真相，這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在其中我們可以找到未來的成長的萌芽。

這是黑暗的時代。尼古拉一世殘暴的專恣，像石棺的蓋似的把凡是和他的狹仄的觀念不相容的每一字句每一思想壓碎。但這還不算頂壞。最壞的是進步的俄羅斯只是被少數人代表着，他們超越過他們的時代環境是如此的遠，使他們覺得生活在自己的國內比起在外國人的中間更爲寂寞，無助，和生活的實際不相接觸。

但是人們總得要替他們的精神能力找到出路，這些人們，不能和他們的周圍的人們同流合污，於是便替自己創造了人爲的生命，人爲的企圖和事業。

他們所處的孤獨之境不期而然地把他們促緊攏來。這種類似介乎非正式的團體和辯論會之間的「集團」便成了能使這些渴望的心或思想得到滿足的一種形式。這些人們相遇，交談；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一切。

書中的一節說到一個角色列茲堯夫告訴他所愛的女人關於他自己和羅亭也是其中的一員的小「集團」是涵義最深的事實。這是指青年學生們的「集團」。但是可作更廣汎的應用。這時期中所有的著名人物——如斯丹克維奇，書中採作動人的詩人氣派的波羅斯奇的摩特兒的；亞歷克山大·赫爾岑，和大批評家白林斯基——都有他們的「集團」，或者可以說是他們的小小的「私人禮拜堂」，這些熱心人聚集其中，禮讚

「真理，藝術，道德之神。」

他們是當時最優秀的人物，充滿了崇高的企圖和學識，他們的沒有自私的對真理的探索當然是一種高貴的企求。他們有權利瞧不起輾轉在鄙俗和自私的物質主義的泥塗中的他們的鄰人。但是生活在精神的溫暖的夢中，生活在哲學的思考和抽象的理想中，這些人們在實際生活的參預中便完全不適宜了；徒耽溺於理想和他們本國的生活是毫不相關的，只是離得更疎遠了。滔滔不斷的說話的川流把他們自發的感情的自然的淵源流涸了，這些人們專憑不住地分析他們自己的感情，却反而變成無情的了。

德密特里·羅亭是這世代中的典型人物，是時代的英雄，又是牠的犧牲者。——說話是一個巨人，做事是一個矮漢。他和年青的提摩斯西尼斯[●]一樣的雄辯，一個所向披靡的舌戰者，他出現的時候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搬到他的前面來了。但是當他加入艱苦的行動的試驗中時，他是丟盡面子地失敗了。但是他並不是一個騙子。他的熱情是有傳染性的，因為這是真摯的；他的雄辯是令人悅服的，因為忠於理想是他全神灌注的熱好。他可以爲了

理想而死，並且，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從不肯爲了世俗的利益有毫髮之間離開他的正道，或者是怕什麼辛苦。只是他的熱情完全是從他的頭腦裏湧發出來的，心，人類的愛和憐憫的深刻的感情的力，在他的裏面瞑睡着。人類，他將流盡他最後的滴血爲牠效勞的，於他只是一些異邦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當他在國外做學生或遊歷的時候在旅館或避暑浴場中遇見的或在書本中讀到的異邦人而已。

一個人對於這種抽象的異國的人類，是不會感到真正的熱愛的。縱然在表面上是火熱，羅亭在心的底裏是和冰一樣的冷。他的熱情好像北極圈裏的極光，只會發光而沒有溫熱。是普惠萬方的太陽的可憐的替代物。但是假如極地的長夜連這可憐的替代物也被褫奪時，這塊上帝所遺棄的地面將成爲怎樣呢？羅亭以及和他同一模型的人們——換一句話說，一八四零年代的人們——固然有他們的弱點，但是替他們的國家也盡了英勇的勞績。他們在這國家中諄諄不倦地宣揚了理想的宗教；他們攜來了種子，只是播在他們祖國的溫暖的犁溝裏面，方能長出將來豐秀的稼禾來。

這些人們的缺點和無力是因爲他們和本國沒有枝葉的蒂連，在俄國的土地沒有生根。他們簡直不大了解俄國人，俄國人對他們只是歷史上的抽象的東西。他們真的是大同

主義者，求進於更善美的可憐的過渡的東西，屠格涅夫把他的英雄鋪排得死在法國的街頭防堵上，是和忠實於藝術一樣地也忠實於生活的。

繼後三個世代的過程中這國家內部的完成把這缺點彌補了。但是有否完全彌補了呢？不幸，差得很遠。依然有幾千道的障礙使俄國人不得替他們的同胞作有益的事，和他們融諧無間，心腸最熱的人的精神的能力——至少是一部份的——逼得要走上屠格涅夫小說中所描寫的人造的道路。

於是羅亭的典型便永久存在，牠將不僅獲得一種歷史的意義了。

果戈理論及他的一篇偉大的喜劇——中的主角赫里斯得珂夫的性格時，他曾宣稱這種典型是幾近乎普遍的，因為「每一個俄羅斯人，」他說，「是有點赫里斯得珂夫在他身上的。」這句並非過諛的話，由於對果戈理的偉大的權威的尊敬，已被虛心地承認了，而自從那時起屢被複述引證着，雖則表面上微似不近理。赫里斯得珂夫是一種穿着俄國服裝的韃靼人，而樸實和淳厚是舉凡俄國人在性格上，態度上藝術上，文學上的基本性質。但是

老老實實地可以說一句我們的時代中每一個有教育的俄國人都有點德密特里·羅亭的氣質在他身上的。

這個人物無疑地是屠格涅夫的藝術陳列館中最佳美的作品之一，同時是他的藝術筆法最輝煌美麗的一個範型。

屠格涅夫並不給我們一筆勾出從整塊的石頭上雕鑿出來的人像，好似托爾斯泰在書頁上移到我們的面前來的。他的藝術，與其說是一個雕刻家，毋寧說他是一個畫家，或是音樂作曲家。他有更豐富的色彩，更深的透視，更複雜的光和影——一個比較完全的靈動的人的肖像。托爾斯泰的人物，是這樣栩栩如生的具體的挺立着，令我們覺得在街路上可以認識他們。屠格涅夫的則好像那些把密情和私信向人披露，揭開他們精神生活的祕密來的人們。

每一穿插，幾乎每一行句，展出新的奧邃的天地，在他的人物上投下新的未能預期的光。

這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異常複雜的和難描的性格，最能表明這精細的心理的多方面。德密特里·羅亭是建築在矛盾上面的，但是沒有一個時刻他好像不是完全真實的生動

的，具體的。

幾乎不亞於前者，可注意的是女主人公娜泰雅的性格，嫻靜的，簡樸無華的，實事求是的女孩子，在心的底裏是熱情的英雄氣質的。她只是一個孩子，還沒有長成，對於一切生命的影象都很新鮮。假如用究根到底，分析的方法來描繪她，便會把這美麗的創作毀了。屠格涅夫只用數行洗練之筆，綜合地描寫一下，便能把她的靈魂的祕密顯示給我們；使我們知道假如她在別的環境裏面她是什麼人，並且會變成怎樣的人。

這位角色我們不能在此加以充分詳細的敘述。屠格涅夫，像喬治·美列提士①一樣，描寫女人是一個能手，娜泰雅是近代俄國史中一樁極驚人的事實②的詩意的顯現的第一人；具有較當時男子更男性的堅強的思想的女子的出現。在屠格涅夫的前三部小說裏，我們可以看到強有力的，摯懇的，激烈的女子，站在軟弱的，猶疑不決的，雖則智能很高的男

① 喬治·美列提士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英國小說家，詩人。——譯者。

② 在當時的俄國，具有極堅強的性格的革命女性如薇娜·沙蘇利奇，蘇菲亞·柏洛夫斯加亞的出現，是

「近代俄國史中一樁極驚人的事實。」——譯者。

子的旁邊，領導着行動，而她們自己在思想的領域裏却只是謙遜的男子們的學生。直到後來，在「父與子」裏，屠格涅夫在巴柴洛夫身上給我們一個異常男性的男子。這種一八四零年至一八六零年間俄國智識界生活情形的饒有趣味的特殊情形，我想在分析屠格涅夫另一部小說的時候更詳盡地來說，在那本書裏這對照是更顯明。

這展開在我們的面前的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我不想說什麼：列茲堯夫，畢加梭夫，拉蘇斯基夫人，柏達列夫斯基，這些都是那稱作小型描寫的最佳的例子。

至於就這小說的整體而言，我在此地只提出一個注意之點，並不想佔先讀者的印像。在他嚴守着實際，真實，和自然的意義上看來，屠格涅夫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但是在生

活的纖毫畢肖的忠實的描寫裏面，他從不容令人生厭及澀晦難解，一如這學派的最出色的代表作家意為不可少的。他的描寫從來不會有過量的細枝小節；他的動作是迅速的；事情的發生從來不會在一百頁之前預揣得到；他把讀者放在恆常的緊張裏面。在我看來，這樣的寫法比英法美各國最有天稟的正派的寫實主義者表現得更好。生活不是乏味的；生活充滿着不可知的預期，充滿着緊張。一位小說家，無論怎樣寫實的論理的，假如他不想只爲了表示忠實而犧牲藝術的靈魂，他在小說中不得不要有這些東西。

「德密特里·羅亭」的結構是異常地簡單，一個英國的小說讀者會說這簡直沒有結構。屠格涅夫蔑視這種聳人聽聞的小說家的花樣。但是對一位俄國讀者，他們很容易把兩果或仲馬的小說在未讀完之前放下來，較之於「羅亭」或屠格涅夫的任何部鉅大的小說。浪漫派的小說家以出人意料的情節和離奇的境況得來的快感屠格涅夫以活潑的異常集中的動作，尤其是以小說家最簡單最寶貴的天稟——對於他的讀者的情緒和同情的擒縱——得之。在這一點他可以喻作一個音樂家，不藉思想的媒介，使聽眾的靈魂和神經激動；或者，更切近一點，他可以比作一個融合了文字的力量與諧和的魔力的詩人。人們不是在讀他們的小說，而是生活在牠們中間。

這種美妙的異稟大部分是有賴於屠格涅夫對於我們的豐富的婉轉的音樂般的文字的一切資源的運用自如。只有詩人萊蒙托夫寫得和屠格涅夫一樣美麗的散文。在轉譯的時候很多的美麗是無可避免的喪失了。但是我很榮幸地說目前的譯本是我所未曾讀到過的和原作的優美和詩的風格最相近似的。



是靜靜的夏朝。太陽已高懸在明淨的天空，而田野仍閃爍着曉露。一陣涼爽的微風，馥郁地從初醒的山谷吹來，羣鳥在朝露未霽闌無聲息的森林中快樂地頌着晨歌。在自頂至麓都滿佈着放花的裸麥的隆起的高原的瓴脊，有一個小小的村落。沿着到這村落去的狹徑，一個少婦在走着，她穿着白紗布的長袍，戴一頂圓草帽，手裏拿了遮陽傘。離開她的後面不遠，尾隨着一個僮僕。

她好像在欣賞這步行之樂，緩緩地前進。前前後後臨風點首的修長的裸麥，以輕柔地沙沙作響的長波擺動着，時而在這邊投下一片灰綠色的光影，在那邊皺起一道紅波；百靈鳥在頭頂上流轉，少婦適間從自己的田莊來，這田莊離開她正朝着走去的小村落約一哩許。她的名字叫作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賓。她是一個寡婦，沒有孩子，頗有點

資產。她和她的兄弟，一個退伍的騎兵隊軍官，名叫塞爾該·巴夫里奇·服玲薩夫的住在
一起。服玲薩夫沒有結婚，替他的姊姊管理田產。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到了這小村，在最後的一所很古舊的很低矮的草舍前
面停住了。她喊僕人上前來，叫他跑到裏面去問候女主人的健康，他立刻便回出來了，同着
一位衰老的白鬚的農夫。

「噯，怎樣，她好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唔，她還活着。」老人回答。

「我可以進去麼？」

「當然可以請。」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走進這草舍。裏面很狹小，氣悶，滿是煙。在充作臥榻的暖
坑上有人在蠕動着，開始呻吟起來。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環瞥四周，在半明半暗的
當中可以分辨得出這裏在棋格子花紋的布巾裏面的乾皺枯黃的老婦人的臉。一件笨重
的外套一直蓋到喉頭，使她呼吸都感困難。她的無力的手在抽搖着。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跑到老婦人的身邊，用手指探她的額，那是火熱的。

『好過麼，老婆婆？』她問，身子俯在床上。

『哎唷！』老婦人呻吟着，想把身子伸出來，『壞，很壞，親愛的！我臨終的時刻到了，親愛的！』

『上帝是慈悲的，老婆婆；也許不久就會好些。你有沒有服用我送來的藥？』

老婦人痛苦地呻吟着，沒有回答。她幾乎不會聽到這問句。『她吃了，』站在門邊的老婦人說。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轉身朝着他。

『除開你便沒有別的人陪伴她麼？』她問。

『有一個女孩子——她的孫女——但是她老是跑開去。她不肯坐在她的身邊；她是

一頭無韁馬。拿一杯水給老婆婆喝於她都嫌太煩累了。而我老了；我有什麼用？』

『要不要把她帶到我那裏去——到醫院裏去？』

『不，爲什麼把她搬到醫院裏去？橫豎一樣地要死。她活夠了一生；現在，這似乎是上帝的旨意。她再也不會起床了。她怎樣能夠到醫院裏去呢？假如把她擡一擡起身，她便死了。』

『哦！』病婦人呻吟道，『我的好太太，不要撇棄我的孤兒；我們的主人在遠的地方但

是你——」

她繼續不下去，她已經用盡了氣力來說這幾句話了。

『不要愁，』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回答說，『一切都將要照你的意思做。這裏有一點茶和糖，是我帶來給你的。假如你想喝的話，你應該喝一點。你們有茶炊麼也許？』

她望着老農奴繼續地說。

『茶炊我們沒有茶炊，但是可以想法找一個。』

『那末想法找一個，否則我送一只過來。並且要告訴你的孫女，不要像這樣地撇開老婆婆，告訴她這是可恥的。』

老人沒有回答，只是用雙手接過那包茶和糖。

『好，再會，老婆婆，』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我要再來看你；你不要氣餒，要按時吃藥。』

老婦人擡一擡頭，將身子微向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移攏。

『請把你的手給我，親愛的太太。』她喃喃地說。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沒有伸給她手；她俯身在老婦人的額上吻了一下。

「現在好生照料」她一面出去一面對老農奴說「不要忘記給她吃藥照着方單上所寫的，並給她喝一點茶。」

老人仍是沒有回答，只深深地打了躬。

跑到外邊的新鮮空氣裏，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便覺得呼吸舒暢了。她撐起遮陽傘，正想起步回家去，突然在小草舍的角上出現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駕一輛競賽的輕馬車，穿着灰色的亞麻布的舊外套，戴着同質料的軍營小便帽。他瞥見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立刻便勒住馬，轉向着她。他的闊大的無血色的臉，一對細小的淺灰色的眼睛和幾乎斑白的短髭，一切似乎和他的衣服同一色調。

「早上好！」他開口道，帶着懶意的微笑；「你在此地幹麼？假如容我問一句的話。」

「我正望了一位病婦人……你從那裏來，密哈羅·密哈伊里奇？」

那個叫作密哈羅·密哈伊里奇的男子直盯着她的眼睛，又笑了。

「這倒很好，」他說，「來望病人，但是你把她送進醫院裏去不是更好麼？」

「她太衰弱了，不能搬動她。」

「但是你是不是想要放棄你的醫院了？」

「放棄，爲什麼？」

「哦，我這樣想。」

「多奇怪的念頭！你的腦袋裏裝着的是一種什麼想法？」

「哦，你知道，你現在時常和拉蘇斯基夫人一起，好像受了點她的影響。在她的口吻中，——醫院，學校，以及諸如此類，都只是耗費時間，——無補實際的時髦戲。慈善事業應該完全行於私人間的，教育也是一樣，這些都是靈魂的工作……這就是她所發表的意見，我相信。她從誰那裏撫拾得這些主張呢？我倒想知道。」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笑了。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我很歡喜她，很尊敬她；但是她也會有錯誤的，我並不一概相信她所說的一切。」

「你不一概相信她是很好的，」密哈羅·密哈伊里奇接着說，老是坐在車裏不動，「因爲她對於自己所說的都不十分信任。我很高興碰到你。」

「爲什麼？」

「這真是妙問呢！碰到你豈不總是可高興的麼？今天你看來彷彿和這早晨一樣的新」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又笑了。

「你笑什麼？」

「笑什麼當真的！假如你自己能夠看見你獻這番恭維話的一副冰冷和無情的臉！我倒奇怪你說到最後的一句時不會打呵欠！」

「一副冰冷的臉……你老是需要火；但是火是毫無用處的。閃了一陣，冒一陣煙，便熄了。」

「但是與人溫暖……」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插進一句。

「是的……也把人焚燬。」

「就算是焚燬了算得什麼？這並沒有大害！無論如何總比……好……」

「好，待有一天燒你一個痛快，那時且看你怎樣說。」密哈羅·密哈伊里奇用不耐煩的聲調打斷她的話，攏一攏韁繩，「再會。」

「密哈羅·密哈伊里奇，等一等。」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着說。「你什麼時候來看我們？」

「明天替我望望你的兄弟。」

馬車輾輾地滾去了。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望着密哈羅·密哈伊里奇的背影。

「布袋子！」她想。擠作一團的坐着，灰塵蓋滿了一身，帽子戴在後腦袋，一堆堆的亂麻似的頭髮從帽底下攢出來，他是出奇地像一隻大麵粉袋。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靜靜地轉身踏上回家去的小徑。她走着，眼睛茫然凝視在地上。一陣馬蹄聲使她停住，抬起頭來……她的兄弟騎着馬來迎接她了；在他的身邊走着，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穿着淡顏色的上衣，淡顏色的領帶，和淡灰色的帽子，手裏拿了一根杖。他早就望着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雖則見她沉在思想中，什麼都不會注意，當她脚步停下來時，便跑上前去，以快樂的幾乎是熱情的聲音喊道：

「早晨好，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早晨好！」

「啊，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早晨好！」她回答。「你從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那兒來的不是？」

「一點也不錯，一點也不錯。」少年帶着光彩煥發的臉回答，「從達爾雅·密哈伊洛

夫娜那兒來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叫我來找你，我倒高興跑路來……是這樣美麗的一個早晨，並且只有三哩路，我到的時候，你不在家。你的兄弟告訴我，說你到色蒙諾夫卡去了；他也正要去田裏；所以你看我和他一起來迎接你了。是啲！是啲！多愉快！」

年青的伙子俄國話說得很正確，很合文理，但是帶點客腔，雖則難於辨別是哪一個地方的腔。在他的容貌裏有幾分亞細亞大陸的風度，長的鈎形鼻子，大而缺乏表情的突出的眼，厚的紅嘴唇，和低窪的額，以及碧玉般烏黑的頭髮——這一切都暗示着東方產；但是這年青的伙子自稱姓柏達列夫斯基，說奧台薩是他的誕生地，雖則他是在白俄羅斯的某一個地方，一位慈善而有錢的寡婦把他養育大的。

另外一個寡婦替他在政府機關中找得了一個位置。中年的太太們一般都樂於幫助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的；他知道怎樣去逢迎她們，博取她們的歡心。目下他是和一位有錢的太太，一個地主，名叫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拉蘇斯基的住在一起，他的地位是介乎賓客和義子之間。他很有禮貌，慇懃，十分懂事，暗地裏示着幾分色情，他有可愛的喉嚨，鋼琴彈得不壞，他有專注地凝視着和他談話的對方的眼睛的習慣。他打扮得很整潔，衣服穿得很久不用換，很細心地修刮他廣闊的下頰，一鬢一鬢地梳剔着頭髮。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聽完了他的話，翻轉頭來對她的兄弟說。

「今天我老是碰到熟人；剛才我和列茲堯夫談了來。」

「哦！列茲堯夫，他趕着車子到什麼地方去麼？」

「是的，你試閉眼想一想；他坐在跑車裏，裝扮得像只麻袋，滿身都是灰塵……他是多麼古怪的傢伙！」

「也許是的；但他是一等好人。」

「誰，列茲堯夫君麼？」柏達列夫斯基問，好像出驚似的。

「是的，密哈羅·密哈伊里奇·列茲堯夫。」服玲薩夫回答。「好，再會；這是我到田裏去的時候了；他們正在替你播種蕎麥。柏達列夫斯基先生可以伴送你回家。」服玲薩夫疾馳而去了。

「莫大的欣幸！」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高聲說，將手臂遞給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

她挽住了他的手，兩人折向回家的路上走去。

和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挽手同行，似乎予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以很大的

快樂；他脚步細密地走着，含着微笑，連他的東方味的眼睛也籠上了一層薄薄的濕曇了，雖則真的這並不是希罕；在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感動了，溶化在眼淚裏了，算不了一回事。手裏挽了一位美麗的，年青的，彬雅的女人，誰會不露得意之色呢？說到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在她的整個教區裏都齊口同心說她是可愛的，這區裏的人沒有錯。她的端正的梁骨微微拱起的鼻子便儘足令所有的男子神魂顛倒，不消說起她的碧絨般的黑眼珠，金黃的頭髮，圓胖胖的雙頰上的笑渦，和其他的諸般的美麗。但是最可貴的還是她的甜蜜的顏面的表情；推心置腹的，善良而溫藹。同時使你感動，使你着迷。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有着孩子般的眼波和笑；別的太太們覺得她有點過於單純……難道還有什麼可以加添的麼？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叫你來找我的，你說？」她問柏達列夫斯基。

「是她叫我來的，」他回答，將「是」字的聲音說得和英語「是」的嚙聲一樣。「她特別盼望着，告訴我務必請你賞光今天和她一起用晚飯。她等候着一位新來的賓客，特別是要介紹給你。」

「這位賓客是誰？」

「某某繆法先生，一位男爵，一位彼得堡宮廷的侍臣，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最近在迦林親王那兒認識的，她極口稱讚他是一位夠味的有教養的青年。男爵閣下對於文藝也感到興趣，更嚴格地說——呵！多美麗的蝴蝶！你瞧！——更嚴格地說，對於政治經濟學也感到興趣的。他寫了一篇關於一些饒有趣味的問題的論文，要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批評指正。」

「關於政治經濟的論文？」

「從文體的觀點，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從文體的觀點。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想，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是這方面的權威。楚珂夫斯基時常要徵求她的意見的，還有我的恩公，住在奧台薩的那位仁厚的老人，洛克舍倫·美地亞羅維奇·克桑得里卡——無疑地你知道這名人的姓字罷？」

「不，我從來不曾聽見說起他。」

◎ 楚珂夫斯基 (Jasilli Zhukovsky, 1783-852) 普希金以前俄國大詩人。文詞佳美，冠絕一時。

——譯者。

「你從來不曾聽到說起這樣的人物，奇怪咧！剛才我想說洛克舍倫·美地亞羅維奇是非常佩服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關於俄羅斯語的智識的。」

「這位男爵是銜學之流麼？那末？」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一點也不。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反之，你立刻便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屬於社會最高層的人物。他談到貝多汶，齒鋒的伶俐，令老親王都顯得十分高興了。這一點我認爲，我是歡喜聽到的；你知道這是我的本行了。讓我獻給你這朵可愛的花。」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拿了這朵花，當她再走了幾步遠的時候，便讓牠掉在路上。他們離家約摸還有二百步。屋子是新築的，新刷上白粉，在老菩提樹和槭樹的濃密的葉蔭裏露出迎人的敞開着的窗戶的屋的一角。

「那末你將給我以何種回訊來傳達給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呢？」柏達列夫斯基說，對於他送給她的那朵花的命運，心裏微微感到刺傷。「你來赴晚宴麼？她也邀請你的兄弟一同去。」

「是的；我們來，準定來。娜泰夏好麼？」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很好，我很高興地說。但是我們已經走過到達爾雅·密哈

伊洛夫娜家去的分岔路了。讓我給你說聲再會。」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站住了。「你不想進我的家裏坐坐麼？」她以猶疑說不出口的聲音說。

「我當然高興，真的，但是恐怕時間不早了。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想聽一支泰堡^①的新的習曲，我須得練習，準備好。還有一點，我說一句老實話，我懷疑我的訪問能否使你高興。」

「哦！不高興爲什麼？」

柏達列夫斯基微噓一聲，似含深意地低垂了眼睛。

「再會，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稍停了一會，他說；於是一鞠躬，翻身走了。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回轉身，走回家去。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也走回家去。一切的溫柔從他的臉上消失了；一種自信的，幾乎是冷酷的表情浮上他的臉。連他走路的步法也改變了，他跨得更闊，踏得更重。他走了兩

① 泰堡 (Thalberg, 1812-1871) 德國音樂家，以彈 Tremolo (顫音) 出名。——譯者。

哩多遠，毫不介意地揮舞着手杖，突然間他又笑了：他在路旁望見一個年輕的頗有姿色的農女，從燕麥田裏趕出幾條小犢去。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像貓一般的輕輕襲到農女的旁邊，開始和她說話。起先她沒有說什麼，只是臉紅了一陣，笑了一陣，但是到後來她用衣袖遮住臉，背轉身去，喃喃地說：

「走開，先生；我說……」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搖搖手指嚇她，叫她替他採幾朵矢車菊來。

「你要矢車菊有什麼用？拿去做花環麼？」少女回答；「喂，你走罷。」

「聽着，我的好寶貝，」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開始說。

「喂，你走罷，」女孩子打斷了他的話，「那邊有兩位小先生走來了。」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回頭一看，真的是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兩個兒子，樊耶和貝耶，沿着這條路跑來；在他們的後面走着他們的教師巴西斯它夫，是二十二歲的青年。剛從大學裏出來的。巴西斯它夫是很有教養的青年，單純的臉，大鼻子，厚嘴唇，細小的豬眼睛，樸素而不揚，但是溫和，善良，正直。他衣服穿得不整潔，頭髮很長——不是故意學時髦，只是爲了懶；他歡喜吃，歡喜睡，也歡喜好的書本和懇切的談話，他是切骨地恨着柏達列夫斯

基的。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孩子們崇拜巴西斯它夫，但是有一點也不怕他；他對這家庭中其餘各分子，都親熱得好像自家人，這事使女主人不十分歡喜，雖則她老愛宣言說她沒有舊社會諸般的成見的。

「早晨好，親愛的孩子們，」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開口說，「今天你們散步得多麼早！但是我，」他朝着巴西斯它夫，添上一句，「出外邊來很有些時光了；這是我的愛好——欣賞自然。」

「我們望見你是怎樣在欣賞自然的，」巴西斯它夫喃喃道。

「你是一個俗漢，天知道你在想些什麼東西！我知道你的。」每當柏達列夫斯基和巴西斯它夫或類似巴西斯它夫的人們說話的時候，總帶點微愠，將「是」的聲音發得很清晰，甚至有點嚇嚇聲。

「喂，你是向這女孩子問路的罷，我想？」巴西斯它夫說，眼睛一左一右的溜來溜去。他覺得柏達列夫斯基在直盯着他的臉，這種看法他是極端不高興的。

「我說，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俗漢，你當然歡喜凡事只從庸俗的方面去觀察的。」

「孩子們！」巴西斯它夫突然喊道，「你們看到那只角上的一顆楊柳沒有？讓我們看誰先跑到那裏。一二三跑！」

孩子們以全速力向柳樹跑去。巴西斯它夫跟在他們的後面。

「鄉下人！」柏達列夫斯基想。「他把孩子們寵壞了。一個十足的田莊漢！」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很滿意地望一望自己的整潔的漂亮的身段，他用手掌在外衣袖子上面拂了兩次，整一整硬領，走了。當他回到自己的房裏的時候，他披上一件舊的寢衣，帶着焦灼不安的臉坐在鋼琴的前面。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屋子幾乎是被視作全省之冠的。這是高大的石築的巨廈，依照拉斯特雷里的設計，帶着舊世紀的風味，築在一個小山的高頂，一個扼要的位置上，山麓流着中俄羅斯一道主幹河流。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本人是富裕的有名望的貴婦人，皇室樞密顧問官的寡婦。柏達列夫斯基說她認識全歐羅巴，全歐羅巴也都認識她！話雖如此，歐羅巴是很少有人認識她的；就是在彼得堡她也不成爲重要的脚色；只是在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人們都認識她，來拜訪她。她是屬於社會的最高層，被稱作相當有點乖癖的女人，脾氣不很好，但是異常精明能幹。在她年輕的時候是很美的。詩人們獻詩給她，青年們都愛上她，高貴的男子們都願意做她的臣僕。但是過了廿五年，三十年，往昔的姿顏絲毫不留了。現在倘使有什麼人初次見她，便不禁要自己問自己，難道這女人——皮包骨頭，尖鼻子，黃

蠟面，雖則年紀不算頂老——曾經是美麗的麼？難道她真的是那曾與詩人以靈感的那個女人麼……而他便會暗暗驚於濁世花花草草的無常了。據柏達列夫斯基的發現，說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還不可思議地保留着一雙非凡的眼；這是真的；但是我們都知道柏達列夫斯基還是堅持着全歐羅巴人都認識她的哩！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每年夏天都帶着她的孩子（她有三個孩子；十七歲的女兒娜泰雅，還有兩個九歲和十歲的男孩）到鄉間來。她的鄉間住宅是開放着的，這就是說她招待男子們，特別是未結婚的男子們；至於粗俗的鄉村姑娘是忍受不了不招待的。但是還施其身的她從那些村姑們那裏所得到的待遇是什麼呢？據她們說，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是傲慢的，品行不端的，難堪的暴君，尤其是——她在說話中自由肆謾，這是極可厭的！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當然在鄉間並不留心禮節，在她的沒有拘檢的態度的傲慢中，可以覺得是有幾分像都市的母獅隸臨她四周的屬僚和痞愚的羣屬似的那種輕蔑的神情。就是在地自己的集羣中間，她也有一點不經意帶譏諷的樣子，只是沒有輕蔑的形迹。

順便說一句，讀者，你會否留心到一個對於下屬非常隨隨便便的人而對於上級的人卻永不會隨隨便便的麼？這是什麼緣故？但是這種問題也推不出什麼結論。

當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終於把泰堡的習曲在心頭記熟了之後，從他的明淨的愉快的室中走到客廳裏來，他看見全家人都聚集在那裏了。茶話已經開始。女主人敬在一張寬闊的榻上，兩腳縮着，手裏拿了一本新出版的法蘭西小冊子；靠窗，在刺繡綉架的後面，一邊坐着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女兒，一邊坐着女教師彭果小姐，是一位乾瘦的六十多歲的老處女，花花綠綠的帽子底下戴着黑髮的假額，耳朵裏堵着棉花；靠近門的一角擠縮着巴西斯它夫，在讀報紙，貝耶和樊耶在他的身邊玩將棋，還有，靠身在壁爐旁邊，兩手反握在背後，是一位身材低矮的男子，黝黑的面臉簇着灰白的頭髮，炯炯的黑眼睛——這就是阿菲利加·塞美尼奇·畢加梭夫。

這位畢加梭夫是一位古怪的人物。對於任何事任何人——特別是女人——都十分刻薄，他自晨至暮都惡聲不絕，有時罵得很得當，有時是相當傻氣的，但總是很有趣。他的壞脾氣是幾近於稚氣了；他的笑，他的說話的聲音，他的全部，都好像在毒液裏浸過似的。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親切地接待他，他的笑料使她快樂。這些笑料自然是再也荒謬不過的。他老是歡喜誇張。譬如，假如有人告訴他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或是一個村莊被雷打了，或是一座水碓被大水漂去了，或是一個農夫被斧頭劈傷了手指，他便一定要問，帶着濃

厚的苦澀相說，「她叫什麼名字？」這就是說惹起這場災禍的女人叫什麼名字，因為根據他的信條，一切的不幸都是女人的緣故，只要你對這樁事追究到底。他曾有一次跪倒在一個貴婦人的面前，這貴婦人原不過只請他吃一頓小點心，和他並不怎樣熟識，而他眼淚汪汪的，臉上滿露慍怒之色，說是求她發放發放罷，說是他也沒有什麼得罪她的地方，說是將來將永遠不再見她。又有一次一匹馬把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一個女傭人踢到小溝裏去，幾乎把她殺死。從那時候起畢加梭夫一提到那匹馬，就連說「好馬，好馬，」他甚至於把那座小山和這條溝當作特別好景緻的地點。畢加梭夫一生蹇淹，所以陷於這怪癖的瘋狂了。他生於窮困的家庭。他的父親曾經當了好幾個小差使，簡直不會寫讀，也不願把兒子的教育的問題來麻煩自己；他給他吃，給他穿，便完了。他的母親是寵他的，但是很早便死了。畢加梭夫自己教育自己，先進區立學校，繼進中學，他自己讀法文，德文，以至拉丁文，他得了最優等的證書離開中學，跑到道爾伯大學去，在那裏，他不斷地和貧苦搏鬥，但終於給他讀完三年的課程。畢加梭夫的才能是不會超過中庸的水平線上的，他的優點便是堅忍和耐勞，但是他心中最強有力的感情便是一野心，「不管他的財產不及別人，總想要躋進高等社會裏，不肯次人一等。他進了道爾伯大學，努力用功讀書，都是爲了這野心。貧困激怒了他，使

他變成敏於觀察而狡猾。他的言語表達都是獨創一格；自從他的幼年他便採用了一種刺耳的具挑撥性的一種特別的口才了。他的思想也不會超過普通水準；但是他說話的方法使他看來好像不僅是聰明，並且是十分聰明伶俐的人。得了候補的學士位之後，畢加梭夫決心致全力於教學的職業；他知道在別的事業中他是不能和他的同伴們比肩的。他試想從高級人士中選出他的同伴，也知道怎樣去討他們的歡喜，甚至不惜曲意阿諛，雖則老是在辱罵他們。但是要教書他還沒有——說得明白點——充分的教材。並不愛讀書而讀書，畢加梭夫所知道的爛熟的東西很少。他很可憐的在公開的辯論中被打倒了，同時另外一位和他同寢室的同學，常常成爲他取笑的題材的，一位才能很有限但是受過根柢很好的教育的，完全得到成功了。這回的失敗使畢加梭夫發火，把所有書籍和抄本都投在火裏，到一個政府機關裏做事。開頭他做得並不壞，他是一個好職員，不很活動，卻絕對有自信而勇敢；但是他想攢得更快一點，他失足了，糟了，不得不辭職。他在自己購置的田產中度了三年，突然和一個受過半三不四的教育的有錢的女子結了婚，這女子便是被他那種無禮貌的連諷帶刺的態度弔來的。但是畢加梭夫的性質竟成爲如此暴戾易怒，家庭生活於他是不堪其疲倦。他的夫人和他一起同居了幾年之後，祕密地跑到莫斯科，將地產賣給一位企業

家了；畢加梭夫還在那塊地皮上剛修好了一座房子。受了這最後的打擊，畢加梭夫開始和他的夫人涉訟，什麼也沒有得到。自此以後他便孤獨地住着，他跑去找曾經在背後或當面受過他的辱罵的鄰居，因為他也沒有什麼可怕，他們便都忍住了笑歡迎他。他手裏從不拿起書本。他有百來個農奴；他的農奴的境况都還好。

「啊！康斯坦丁！」當柏達列夫斯基走進客廳裏來的時候，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亞歷克山得玲納●來麼？」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托我謝謝你，他們非常高興。」康士坦丁·狄渥密地奇回答，很和藹地向四面各方行禮，將指甲修剪成三角形的肥白的手指掠過光潔無疵的頭髮。

「服玲薩夫也來麼？」

「來的。」

「這樣，照你的說法，阿菲利加·塞美尼奇，」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轉身向畢加梭

夫繼續說，『所有的年青女人都是裝腔的麼？』

畢加梭夫嘴巴一歪，興奮地搔一搔臂肘。

『我說，』他用慢吞吞的聲音說——在他動怒的最激烈的情緒中總是慢慢地明確地說，『我說年青的女人們，一般——至於在座各位，當然，我不說什麼。』

『這可並不妨礙你對她們作何想法。』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插進一句。

『我不是說她們，』畢加梭夫重複道。『所有的年青的婦女們，一般都裝腔到極點——在她們的感情的表現上也要裝腔。假如一位少婦被驚嚇了，比方說，或是什麼東西使她高興，或是失望了，她第一步一定要先擺出一個漂亮的姿態（畢加梭夫張開兩手把身子擺成一個不適當的姿勢）然後她喊了出來——啊呀！或者是笑，或者是哭。雖則我也曾有一次（說到這裏，畢加梭夫露出得意的笑）居然給我從一位最會裝腔作勢的少婦身上誘出一個天真的未加掩飾的表情來！』

『你怎樣得到的！』

畢加梭夫眼睛發光了。

『我從背後用一根白楊木棒在她的腰邊戳了一下，她喊起來了，於是我對她說，「好

哪！好哪！這是自然的聲音，這是天真的喊叫！將來要常常如此！」

客廳裏的人們都笑了。

「你說的什麼廢話，阿菲利加·塞美尼奇，」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喊道。「難道我能夠相信你敢用木棒在女孩子的腰邊戳一下麼？」

「是的，真的，用一根木棒，一根很粗的木棒，像守衛堡壘用的那種粗木棍。」

“*Mais c'est un horreur ce que vous dites là, Monsieur,*”（「你所說的真可怕，

先生，」）彭果小姐喊道。怒目睨視着笑得不歇氣的的孩子們。

「哦，你不要相信他。」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你難道不認識他麼？」

但是惹怒了的法蘭西太太很久不能平息下來，儘管自己對自己喃喃着。

「你無須相信我，」畢加梭夫冷冷地說，「但是我可以向你擔保我所說的是單純的真實。除了我還有誰知道？就此你也許不肯相信我們的鄰居，愛倫娜·安東諾夫娜·柴布

茲太太，她親口告訴我，——請注意，「親口」——說她謀害了她的外甥。」

「捏造啊！」

「等一等，等一等聽着，由你們自己去評判。請想一想，我並不想誹謗她，甚至於我也正

如一般人愛女人似的愛她。在她的屋子裏除了一本日曆之外沒有別的書，除了高聲朗讀以外不會看，而這種讀書的勞作會使她陷於極度的疲勞，說是眼睛像要爆出額角外面來似的在叫苦……要而言之，她是一個頂等的女人，她的使女們都長得肥了。我爲什麼要誹謗她？」

「你們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道，「亞菲利加·塞美尼奇騎上他的癖愛的馬了，今晚他不下來。」

「我的癖愛！但是女人們至少有三種！除非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死也撒不開。」

「那三種癖好？」

「好責難，好誹謗，好反駁。」

「你知道，亞菲利加·塞美尼奇，」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你不能無緣無因的

對女人如此刻薄。一定有什麼女人或別的……」

「害了我麼，你的意思是？」畢加梭夫打斷了她的話。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有點爲難了；他記起畢加梭夫不幸的結婚，只是點一點頭。

「確曾有一位女人害了我，」畢加梭夫說，「雖則她是好的，很好的人。」

『是誰？』

『我的母親。』畢加梭夫說，放低了聲音。

『你的母親？她害了你什麼？』

『她把我生到這人世間來了。』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皺一皺眉頭。

『我們的談話，』她說，『好像轉向陰暗的方面去了。康斯坦丁，替我們彈一支泰堡的新習曲。我敢說音樂能夠安慰亞菲利加·塞美尼奇的奧菲斯，馴服了野獸。』

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在鋼琴前面就坐，曲子奏得相當好。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起先很注意地聽着，就後又低頭到繡花工作上面去。

“*Merci, c'est charmant,*”（『謝謝，這是佳妙的，』）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我愛泰堡。 *Il est si distingué.*（牠是這般出色的。）你作何感想，亞菲利加·塞美尼奇？』

●奧菲斯 (*Orpheus*)，希臘神話中色拉斯 (*Thrace*) 王與女神卡麗奧比 (*Muse Calliope*) 之子。愛普

羅授之以琴，衆女神教之，遂成七絃琴聖手。奏時，岩石，草木，野獸，莫不感動。——譯者。

『我想，』亞菲利加·塞美尼奇慢慢地說，『世上有三種自我主義者；自己生活着同時也讓別人生活着的自我主義者；自己生活着而不讓別人生活的自我主義者；和自己不生活着又不肯讓別人生活的自我主義者。女人大部份是屬於第三種。』

『說得多文雅！只有一樁事情使我驚異的，阿菲利加·塞美尼奇，就是你對於自己的信條的信仰；當然你是永不會錯誤的罷。』

『誰這樣說？』我也有錯誤；一個男子也，也有錯誤的。但是你知道男子的錯誤和女子的錯誤的區別麼？你知道麼？這就是一個男子會說，打個譬喻，兩個的兩個不是四個，而是五個，或者是三個半。但是一個女人會說兩個的兩個等於一支蠟燭。』

『我好像聽到過你從前曾經說過這番話。但是請你允許我問一聲你所說的三種自我主義者的想頭和剛才你聽的音樂有什麼連帶關係？』

『一點也沒有，我並沒有聽音樂。』

『罷了，』我看你是無可救藥。病根也便在這裏。』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回答說，

引用了格里卜耶陀夫^①的詩句，稍微改攛了一下。『你喜歡什麼呢？既然你無心於音樂。文

藝麼？』

「我歡喜文藝，只是不喜歡當代的文藝。」

「爲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爲什麼。最近我和一位大人先生同乘擺渡船過鄂迦河，渡船靠峻壁停泊；這位先生有一輛笨重的四輪車，他們必得要用手把馬車拉上岸去。當船夫使盡力氣把這輛馬車拖到岸上去時，這位先生站在渡船裏，在那邊哼歎，叫別人聽了替他可憐……對啦，我想，這便是分工制度的一張活現的畫圖！正像我們的現代文藝，別人在做工而他在哼歎。」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笑了。

「而這便稱作表達現代的生活，」畢加梭夫滔滔不斷地繼續往下說，「予社會的種種問題以深切的同情等等……哦，我是如何痛恨這些天大的話！」

「可是，你所攻擊的女人們——她們至少是沒有使用這些大話。」

● 格里卜耶陀夫 (Griboyedov, 1795—1829) 俄國戲劇作家他的唯一劇本「聰明誤」(Gore of

Uma) 奠定了他在舊俄的劇壇的地位，正如普希金之於俄國詩壇，他成了不朽的一人。——譯者。

畢加梭夫聳一聳肩。

「她們不用這些大話，因為她們不知道。」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臉微微一紅。

「你愈說愈固執起來了，亞菲利加·塞美尼奇！」她說，帶着勉強的笑。

室內一片靜寂。

「梭羅它諾夏在什麼地方？」一個男孩子突然問起巴西斯它夫來。

「在波泰瓦省，親愛的孩子，」畢加梭夫回答，「在小俄羅斯中部。」（他很高興有個機會把話鋒轉過來。）「我們剛才談到文藝，」他繼續說，「假如有錢給我化，我立刻便會成一位小俄羅斯詩人。」

「啊呀呀！你會做一個了不起的詩人哩！」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反譏似地的說。

「你懂得小俄羅斯的話麼？」

「一點不懂；但這並不需要。」

「不需要？」

「哦，不需要。你只要拿過一張紙，在頂端上寫了「短歌」兩字，於是便像這樣地開

始，「哎喲，嚶啦，我的運命啊！」或者是「哥薩克奈里梵訶坐在小山上，坐在大山上，綠樹的蔭下鳥兒在唱，嚶喇兮，伐囉啪兮，咯咯！」或者類似這樣的東西。便完成了。付印出版。小俄羅斯人讀了牠，低下頭來埋在掌裏，的確地眼淚便汨汨地湧出來，原是善感的靈魂啊！」

「天哪！」巴西斯它夫喊道。「你在說些什麼？這是太荒唐得怎也說不過去。我曾經在小俄羅斯住過……我愛牠，知道牠的語言……」嚶喇兮，嚶喇兮，伐囉啪兮，「是絕對地毫無意義。」

「也許是的，但是小俄羅斯人也一樣的會流淚，你說到「語言」……有一種小俄羅斯語言麼？據你的意見，這是一種「語言」？一種獨立的語言？要我同意這句話，就是頂好的朋友，我也要把他放在石臼裏搗個稀爛。」

巴西斯它夫正想反駁。

「由他去罷，」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你知道從他那裏除了矛盾的話之外是聽不到什麼的。」

畢加梭夫解嘲似地笑着。一個僕人走進來通知說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她的兄弟來了。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站起身來迎接她的客人。

「你好，亞歷克山得玲納？」她說，跑上前去，「你是多麼好意，光臨敝處……你好麼？塞

爾該·巴夫里奇？」

服玲薩夫和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握手，跑到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身邊。

「但是那位男爵怎樣了啦，你的新相知，他今天要來麼？」畢加梭夫問。

「是的，他就要來的。」

「他是一位大哲學家，他們說；他滿肚子都是黑格兒哲學，我想？」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沒有回答，請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坐在沙發上，自己

也坐在她的旁邊。

「哲學，」畢加梭夫繼續說，「崇高的觀點！這又是我所極憎惡的；這些崇高的觀點從

高高的上面你能夠看得見什麼呢？真的，假如你要買一匹馬，你用不到爬到塔尖上去看

啊！」

「這位男爵要拿一篇論文來給你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是的，一篇論文，」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回答，態度非常冷淡，「論俄國之商業與

工業之關係……但是不要着慌；我們不在此地宣讀牠……我請你來並不是爲了這個。
Le baron est aussi aimable que savant（男爵是和藹可親的而又博學。）他的俄國話說得很漂亮！
C'est un vrai torrent…… il vous entraîne（真是口若懸河，會把你漂沒冲走的。）

「他俄國話說得很漂亮，」畢加梭夫咕嚕道，「值得用法國話去稱讚他。」

「你要咕嚕使儘自去咕嚕好了，亞菲利加·塞美尼奇……恰配你的一頭亂髮……我奇怪，爲什麼他不來。你們知道什麼把他……*Messieurs et mesdames*（先生們，太太們，）」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看一下四周，又說，「我們到花園裏去。離吃飯時間差不多還有一個鐘頭，天氣又晴朗。」

大家站起身來，到花園裏去。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花園一直伸展到河邊。古老的菩提樹一行行地排列着，園中充滿了陽光，陰影和香氣，在小徑的盡端，可以望見翠綠的一片，還有許多荊蓀花和紫丁香花的園亭。

服玲薩夫伴着娜泰雅和彭果小姐向樹蔭濃密的地方走去。他默默地在娜泰雅旁邊

走着，彭果小姐稍爲離開一點的跟在後面

「你今天做點什麼事？」終於服玲薩夫開口問了。用手摸一摸他的好看的好看的棕黑色的短髭。

在容貌上他異常像他的姐姐；但是在他的表情中比較缺少生命和活力，他的柔媚美麗的眼睛帶着幾分憂鬱。

「哦，沒做什麼，」娜泰雅回答。「我聽了畢加梭夫的譏刺，在花綳上面繡了幾朵花，我讀了一點書。」

「你讀點什麼書？」

「哦，我讀了——十字軍戰史，」娜泰雅說，帶着猶疑的樣子。

服玲薩夫望着她。

「啊！」他終於吐出一句來，「這一定很有趣的。」

他折得一根樹枝，在空中揮舞着。他們又走了二十多步。

「你的母親認識的那位男爵是誰？」服玲薩夫又重新開口。

「一位宮廷的侍臣，一位新客；媽媽極口地褒崇他。」

「你的母親是很容易把別人想作好得不得了的。」

「這就是表示她的心還年青，」娜泰雅說。

「是的。不久我可以把那匹牝馬送來給你了。牠現在差不多訓練馴熟了。我還要教牠奔馳，不要多久便可以教好的。」

「Merci!」……（「謝謝！但是我很不好意思，你親自訓練牠……他們說這是很辛
苦的！」

「只要你歡喜，你知道，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準備着……我……這點小事算得
什麼？」

服玲薩夫漸漸慌張無措了。

帶着友誼的鼓勵，娜泰雅望着他，重說一遍，「Merci!」

「你知道，」停了好久，塞爾該·巴夫里奇繼續道，「這算不得什麼……但是我爲什
麼說這話？一切你都明白的，當然。」

在這時候屋內的鈴聲響了。

「啊！La cloche du diner!（晚飯鐘！）」彭果小姐喊道，「rentrons!」（「我們回去

罷！』)

『*Quel dommage* (多可惜) 當她跟在服玲薩夫和娜泰雅的後面，走上廡廊的沿階時，老法蘭西小姐這樣想，『*Quel dommage que ce charmant garçon ait si peu de ressources dans la conversation*, (這位漂亮的小夥子講話這般拙訥，多可惜)』這句話可以翻譯過來說，『你是一個好傢伙，我的好孩子，但是相當有點傻。』』

男爵沒有來吃晚飯。他們又爲他等了半點鐘。餐桌上談話是鬆懈了。塞爾該·巴夫里奇坐在娜泰雅旁邊，只是瞧着她，很懇勤地替她在杯子裏加水。柏達列夫斯基徒然想討他的鄰座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歡喜；連珠串的說了許多蜜甜的話，但是她熬不住要打呵欠了。

巴西斯它夫把麵包搓成小球，什麼也沒有想；就是畢加梭夫也沈默着。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提醒他說他今天不大有禮貌，他莽撞地回答，『什麼時候我曾有禮貌的呢？這不是我的本色；』臉上浮起一陣苦笑，又說，『稍微忍耐一下；我不過是麥酒(*kras*)你知道，普普通通的(*du simple*)俄羅斯麥酒；但是你的宮廷貴人——』

『妙極！』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喊道，『畢加梭夫是嫉妬的，他已經在吃醋了。』

但是畢加梭夫並不給她回答，只斜瞥了一眼。

七點鐘響過了，他們又聚集到會客室裏面。

「他不來了，很明顯的，」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

但是，聽一陣車輪的磷聲聽見了，一輛馬車跑進院子裏來，不一會，一個僕人跑進客廳，銀碟子上面托着一張字條，遞給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她在字條上瞥了一眼，回頭問僕

人說：

「送這信來的那位先生在那兒呢？」

「他坐在車裏，要請他上來麼？」

「請上來。」

僕人出去了。

「試想，多討厭！」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繼續說，「男爵接到了一個召命，要立刻回

彼得堡去。他把他的論文叫一位他的朋友羅亭先生送來，——男爵非常褒讚他，要把他介紹給我。但是這多討厭！我原希望男爵在此間住一些時光的。」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羅亭，」僕人通報道。

一位年約三十五歲的男子進來，身材很高，微微有點佝僂，卷曲的頭髮，黝黑的皮色，一張不勻稱但是有表情的聰穎的臉，水汪汪發亮的活潑的深藍的眼睛，筆直的廣闊的鼻，和弧形完整的嘴唇。他的衣服不新，有幾分過窄，好像是因爲身體長大了，所以不合身。

他迅速地走到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前面，略略一鞠躬，告訴她說是他很久便渴慕着得能介紹到她跟前來的榮幸，說是他的朋友男爵不能親自到她這裏來辭行，深引爲憾。

羅亭的尖細的聲音和他高大的身材以及廣闊的胸部似乎不大調和。

「請坐……我很高興，」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喃喃地說，在將他介紹給其餘的在座的人之後，她問他是否本地人還是作客。

「我的田莊在T省。」羅亭回答，把帽子放在膝上。「我在此地住得不久。我是爲了一點事務來的，在你們貴區暫住幾天。」

「和什麼人一起？」

「和那位醫生。他是我大學裏的老同窗。」

「哦，那位醫生。他是很有名的。他的手術很好，人們說。你認識那位男爵很久了麼？」

「我是去年冬天在莫斯科和他碰見的，最近我和他同住過一個禮拜。」

「他是很聰明能幹的人，這男爵。」

「是的。」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嗅一嗅蘸着 *eau de cologne*（香水）的褶縐了的小手巾。

「你是在政府機關裏服務嗎？」她問。

「誰？我麼？」

「是。」

「不。我退職了。」

接着是短時間的靜默，大家便重又接談起來。

「假如你不嫌我多嘴，允許我瑣屑地問，」畢加梭夫朝着羅亭開始說，「你知道男爵閣下送來的那篇論文的内容麼？」

「是的，我知道。」

「這篇論文述及商業的關係……不，我國之商業與工業之關係……這就是你所說的，我想，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

「是的，述及……」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將手按在額上。

「我，當然，對於這些問題是劣等的評判者，」畢加梭夫繼續說，「但是我須得承認在我看來甚至於這篇論文的題目都好像非凡（我怎樣說得文雅一點呢？）非凡澀晦而錯綜複雜。」

「爲什麼對你覺得這樣？」

畢加梭夫笑了一笑，瞟一眼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

「對於你很清楚麼？」他說，將狡猾的臉轉向着羅亭。

「對於我是的。」

「嚙，無疑地你一定知道得比較詳盡。」

『你頭痛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

『不只是——*C'est nerveux.*（神經不甯。）』

『請容許我問，』畢加梭夫又開始帶着鼻音問。『你的朋友，繆法男爵閣下，我想這是他的名字罷？』

『一點不錯。』

『繆法男爵閣下是否對政治經濟有特殊的研究，還是他只在公餘和應酬之暇，抽點功夫來研究這饒有興趣的問題的？』

羅亭目不轉睛的直望着畢加梭夫。

『男爵在這方面是一個業餘愛好者，』他回答，有點面紅，『但是在他的論文裏面有很多有趣味的材料和公允的見地。』

『我不能夠和你爭論；我沒有讀過這篇論文。但恕我大膽地問——你的朋友繆法男爵的大作無疑地大部份是立論在一般的定理上較之基於事實罷？』

『有事實也有基於事實的定理。』

『是的，是的。我必得告訴你，在我的意見——我當然有權利發表我的意見，只要機會

允許；我在道爾伯大學住了三年……這些，所謂一般的定理，假設，這體系——原諒我，我是一個村夫俗漢，我粗魯地說話毫無掩飾——是絕對毫無價值的。這一切只好講理論——只好用來騙人。給我們以事實，先生，便儘夠了。」

「真的！」羅亭反駁道，「難道不應該找出事實的真義來麼？」

「一般的定理，」畢加梭夫繼續道，「這些是我最憎惡的東西，這些一般的定理，理論，結論。這些全都是根據在所謂「信仰」上面的；每一個人都說起他的信仰，把牠當作了不起，以有了牠自驕。哎！」

畢加梭夫向天搖起拳頭。柏達列夫斯基笑了。

「妙極！」羅亭插口道，「那末據你說來是沒有什麼信仰之類的東西了。」

「不，沒有。」

「這就是你的信仰麼？」

「是的。」

「那末你怎樣可以說是沒有這東西呢？這裏你第一着便先了有一個。」

室內的人都笑了，彼此你看我，我看你。

『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畢加梭夫開始……

但是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拍着兩手喊道，『好極好極，畢加梭夫打倒了！』她輕輕地從羅亭的手裏把帽子拿了過去。

『勿忙開心罷，太太；還有很多的時間！』畢加梭夫帶着厭煩的神氣說。『說了一句俏皮話，擺出超然的神氣，這可不夠；還得要證明，辯駁。我們話岔到討論的問題外去了。』

『對不起，』羅亭冷冷地說，『事情是很簡單的。你不相信一般定理的價值——你也不相信「信仰」麼？』

『我不相信，我什麼都不相信。』

『很好，你是一個懷疑主義者。』

『我看沒有引用這種專門字眼的必要，無論如何——』

『不要停止，往下說！』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插口道。

『向他反駁哪，老狗！』柏達列夫斯基同時在肚子裏說，向大家笑一笑。

『這傳達意義的字眼，』羅亭接着說。『你懂得的；爲什麼不能用你什麼也不相信，爲

何要相信事實呢？』

「爲何問得好！事實是經驗的事物，任何人都知道事實是什麼。我憑經驗去評判牠，憑我自己的感覺去評判牠。」

「但是你的感覺便不會騙了你麼？你的感覺告訴你說太陽是繞着地球轉的……也許你不同意於哥白尼克斯^①罷？你連他都不相信麼？」

又是一陣微笑掠過各人的臉，所有的眼睛都凝集在羅亨的身上。「他並不是傻子，每人都這樣想。」

「你歡喜開玩笑，」畢加梭夫說。「當然這是很獨創的，但這並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一點。」

「直到此刻我所說的，」羅亨回答，「可惜是很少獨創的，一切在很久以前便早知道了的，都是說過一千遍了的。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裏。」

「那末是什麼？」畢加梭夫問，未免有幾分無禮。

在辯論中他時常要先把對手揶揄一番，然後漸漸說不通了，終至於發怒，默不出聲。

① 哥白尼克斯 (Copernicus 1473—1543) 波蘭天文學家，地動學說之始創者。——譯者。

「這就是。」羅亭繼續道，「我不能不，我承認，覺得疚心的歉仄，當我聽到明理人也在攻擊——」

「這些體系麼？」畢加梭夫插進一句。

「是的，隨便你說，就是體系罷。在這個字眼裏什麼東西嚇怕了你？每一種體系都是建設在基本定律的智識上的，生命的原則——」

「但是沒有人知道這基本定律，也沒有人去發見。」

「且住。無疑地要每一個人去懂得這些定律是不易的，錯誤是人類的天性。可是，你當然也和我同意，比方說，牛頓，至少也發現幾條基本定律罷？他是一位天才，我們得承認；但是天才的發明的偉大處就是因為這發明成了大眾的遺產。在森羅萬象中去發現宇宙的原則的努力是人類思想的特徵，我們一切的文化——」

「你想說的便是這句話。」畢加梭夫懶洋洋地插嘴道，「我是一個實際的人，所有這些形而上學的玄虛我不參加討論，也不想參加討論。」

「很好！這是隨你高興。但是請你注意，你要成一個真正老牌的實際的人的那種願望的本身就是你的體系——你的理論。」

「你說到『文化』麼？」畢加梭夫突然說；「這又是你的另一種可讚美的觀念！這吹播得很響的文化，用處是很大的。我可不肯化一個銅子來買你的文化！」

「多麼拙劣的強辯啊，阿菲利加·塞美尼奇！」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心裏很高興她的新朋友十分優雅的態度和鎮靜。“C'est un homme comme il faut”（「這是有身分的人」）她想，懷着善意的窺察，望一望羅亭。「我們要好好兒招待他。」這最後的一句話是用俄文暗暗藏在腦子裏面說的。

「我並不擁護文化，」停了一回，羅亭繼續說。「牠也無須我的擁護。你不歡喜，那也各有各的趣味。而且，我們說得太遠了。讓我只是向你提起一句古話罷，『周彼得，你發怒了；所以你錯了。』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對於一般的定理的抨擊是非常可憫的，因為隨着這些體系，他們把一般的智識，一切的科學和信念都一齊擯棄了，隨之也擯棄了他們對自己的自信，對自己的能力，但是這種自信於人是不可少的；人們不能夠單靠五官感覺生存；他們懼怕理想，不信理想，他們是錯了。懷疑主義常常是無知識和無能力的特徵。」

「這都是掉文弄字啊！」畢加梭夫喃喃說。

「也許是的。但是讓我指出來給你，當我們說『這都是掉文弄字啊！』的時候，便是想

要避免說一些比文字更實際的東西。」

「什麼？」畢加梭夫說，霎一霎眼睛。

「你知道我所說的意思，」羅亭反譏道，帶着不由自主的但又立刻抑制住的不耐煩。「我說，假如人沒有可以信賴的堅牢的原則，沒有可以站得穩定的立腳點，他怎樣能夠對他的國家的需要，趨勢，和將來作正確的估計？他怎樣能夠知道他應該怎樣做？假使——」

「由你去說罷，」畢加梭夫突然說了一句，打一個躬，什麼人也不看便翻身走了。

羅亭凝望着他，微微一笑，不說什麼。

「呵！他逃走了！」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不要緊，德密特里……對不起」她加上一句，帶着真心的微笑，「你的父名叫什麼？」

「尼哥拉伊奇。」

「不要緊，親愛的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他瞞不過我們的。他只是表示不「願」再爭論罷了。他體會到他「不能」和你爭辯。但是你最好坐得和我們靠近一點，讓我們談一談好麼？」

羅亭把凳子移近前去。

「怎樣直到現在才相識？」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這真是意料不到的機緣。你讀過這本書麼？C'est de Tocqueville, vous savez? (這是托克維●寫的，你知道麼?)」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將法文的小冊子遞給羅亭。

羅亭把薄薄的書本接在手中，翻了幾頁，放在桌子上，回答說他不曾讀過托克維先生這部作品，但是他對於他所研究的問題是時常會加以思索的。談話開始了。羅亭開始好像遊移不定，不敢放膽自由地說出來；他的話句不很流暢，但是到後來漸漸熱烈起來，開始說話了。在一刻鐘之後，客廳裏只聽見他的聲音。大家都擠做一圈圍繞着他。

只有畢加梭夫遠遠地撇留在一邊，在靠壁爐的一只角上。羅亭口齒伶俐地，熱情地，果斷地談着；他誇示出很有學問，書讀得很多。誰也不曾料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衣服如此破舊，名聲也沒有。這樣一位伶俐的人突然會在這鄉間出現，人人都覺得驚奇而不可解。他一步強似一步地令人驚奇，簡直可以說，他把他們都迷住了，打頭從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數起。她正自詡能夠發現他，而這樣早日便在夢想着如何將羅亭介紹到社會裏

去了。雖則這般年紀，在很易接受別人的印象這一點看來，她是很有點孩子氣的。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老實話，她很少懂得羅亭所說的，但是充滿了驚奇和喜悅；她的兄弟也羨慕他。柏達列夫斯基望着達爾雅·密哈夫洛夫娜，滿懷了嫉妬。畢加梭夫在想，『假如我有五百盧布，我買一只夜鶯來，唱得比他好聽些哩！』但是在這集羣中影象最深刻的是巴西斯它夫和娜泰雅。巴西斯它夫連呼吸都屏住；整個時間坐在那裏，口張開，睜着圓眼聽着——聽着，他生平從不會這般的聽別人講話——娜泰雅臉上浮散起一陣紅暈，她的眼睛，不移動的注視着羅亭，同時有點迷糊而又發光。

『他的眼睛多光彩？』服玲薩夫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

『是的，牠們是。』

『只可惜雙手太大，而且發紅。』

娜泰雅沒有回答。

茶端上來。大家隨便談着，但是羅亭一開口，大家便突然不約而同的一聲不響，由此也不難推斷他給人的印象之深了。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突然想要挖苦一下畢加梭夫。她跑到他的前面，低聲地向他說，『爲什麼你不說話而只是輕蔑地笑着？』不等到他的回答，

便招呼羅亭道。

「他還有一樁事你不知道。」她說，向畢加梭夫做一個手勢，「他是痛恨女人者，他時常攻擊她們；請你，指示他以正路。」

羅亭不由自主地望一眼畢加梭夫；他比他高過一頭一肩。畢加梭夫幾乎氣得僵了，他的難堪的臉發白。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錯了，」他以不堅定的聲音說。「我不只攻擊女人；對於整個人類我也不大讚美。」

「爲什麼你這樣的蔑視人類呢？」羅亭問。

畢加梭夫直望着他的臉。

「研究自己的心的結果，無疑地，我發現自己的心一天不如一天的更其可鄙。我將自己來推度別人。也許這也是錯誤的罷，也許我比別人壞得多，但是我有什麼辦法？這已成了習慣了。」

「我了解你，同情你，」羅亭的回答。「凡是寬大的靈魂誰不會體驗到需要自謙呢？但是人不應該滯留於這種情況裏面，這樣是打不開出路的。」

『我深深感謝你給我的靈魂以寬厚的證明，』畢加梭夫反駁說。『至於我的情況，並沒有什麼不對，所以就是有了一條出路，讓鬼去走罷，我不想找牠！』

『但是這就是說——原諒我這樣說法——你寧願在自己的驕傲裏得到喜悅與滿足，而不希求真理或是生活在真理裏面。』

『無疑的，』畢加梭夫喊道，『驕傲——這我是懂得的，你，我想，也是懂得的，任何人都懂得的；但是真理，真理是什麼？在那裏？這真理！』

『你又在說老話了，讓我提醒你，』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

畢加梭夫聳一聳肩。

『就算是，說幾句老話打甚麼緊？我問：真理在那裏？就是哲學家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康

德說是這樣的東西；但是黑格爾說——不，你錯了，這是另一回事。』

『你知道黑格爾怎樣說麼？』羅亭問，不曾提高聲音。

『我再說一遍，』畢加梭夫繼續道，有點動火了，『我不懂真理的意義是什麼。照我的意思，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東西的存在，這就是說，這兩個字是有的，但是本身沒有。』

『呸，呸，』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喊道，『我奇怪你這樣說竟不以爲可恥，你這老囚

徒沒有真理麼？果真如此，那末生活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意義？」

「好啦，我簡直想說一句，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畢加梭夫反駁道，帶着不耐煩的聲調，「無論如何，在你，沒有真理的生活總比沒有廚子斯蒂芬——他燒湯是拿手——的生活過得要舒適些。你要真理做什麼用？請你告訴我，又不能把牠來裝飾帽邊子！」

「開玩笑算不得正論，」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尤其是你涉及侮辱個人的方面。」

「我不知道真理，但是我看再談下去也得不到什麼答案。」畢加梭夫咕嚕道，他帶怒地轉過身子去了。

於是羅亭開始說到「驕傲，」他說得很好。他指出人假使沒有驕傲便是無價值的，驕傲是可以把地球從牠的基礎上移動的槓桿。同時他又說，只有能夠制馭驕傲，如騎師制馭他的馬一樣，獻出自己的人格，為普遍的利益犧牲的人，才配得上稱為人。

● 這是科學之父伽里羅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的話：「假如給我以立足點，我可以用槓桿

把地球移動。」——譯者。

「自我主義，」他結束道，「是自殺。自我主義者將如孤獨的不結果實的果樹般枯萎；但是驕傲，野心，是臻於完善的動力，一切偉大事業的淵源……是的一個人應該剔除他的人格上的頑固的自我主義而使之能自由地表達自己。」

「你借給我一枝鉛筆好麼？」畢加梭夫問巴西斯它夫。

巴西斯它夫一時不懂畢加梭夫問他的用意。

「你要一枝鉛筆做什麼？」他終於問。

「我想把羅亭先生最後的一句話寫下來。假如不抄錄下來是會忘記了的，我就心。但是你知道，類似這種的句子是一大堆的花言巧語。」

「對於有些事情取笑胡鬧是可恥的，阿菲利加·塞美尼奇！」巴西斯它夫帶着熱情地說，背向畢加梭夫扭轉身去。

當這時候羅亭跑近娜泰雅。她站了起來；她的臉色有點迷惘。服玲薩夫，坐在她的旁邊的，也站了起來。

「我看這架鋼琴，」羅亭說，帶着出外旅行的皇子般的大方的禮貌，「你彈這琴麼？」

「是的，我彈，」娜泰雅回答。「但是不大好。這位是康斯坦丁·狄渥密地奇先生，彈得

比我好得多』

柏達列夫斯基迎上前來，帶着假裝的笑。

『你不應這樣說，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你彈得並不比我壞。』

『你知道修貝爾的「駿王歌」麼？』羅亭問。

『他知道的，他知道的，』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打插道。『坐下來，康斯坦丁。你愛音

樂麼，得密特里·尼哥拉伊奇？』

羅亭只是微微點一點頭，用手掠一掠頭髮，好像準備聽似的，柏達列夫斯基開始彈。

娜泰雅站在鋼琴旁邊，面正對着羅亭。樂曲開始的時候，他的臉便變容了。他的深藍的

眼睛徐徐轉着，時時移到娜泰雅的身上。柏達列夫斯基奏完了。

羅亭沒說什麼，跑到敞開着的窗口。帶香的薄霧好像輕紗般的籠罩着花園；一陣醉人

的香氣從就近的樹叢送來。星星灑漏下柔媚的光輝。夏夜是溫柔的——把一切都軟化了。

● 修貝爾 (Schubert, 1797—1828) 奧地利音樂家。駿王歌 (Erkönig) 係歌德作故事詩，由修貝爾

配譜製成歌曲者——譯者。

羅亭凝睇着暗黑的花園，又望一望四周。

「這音樂和夜，」他說了，「令我記起我在德國時的學生生活；我們的集會，我們的夜歌。」

「你曾經在德國麼，那末？」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問。

「我在漢德堡過了一年，在柏林差不多也有一年。」

「你穿着學生的裝束嗎？聽說他們穿的是很特別的服裝。」

「在漢德堡我穿着帶馬距的長統靴，和輕騎兵的繡着花瓣的短上衣，頭髮長得披到肩膊。在柏林，學生的裝束和普通人是同樣的。」

「告訴我們一些你的學生生活吧，」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

羅亭照做了。但是他對於敘事很少成功。在他的描寫裏沒有聲色。他不知道怎樣插譚打趣。可是，從他自己在國外的故事說起，不久又轉到一般的題目上來，教育和科學的特殊價值，大學和一般的大學生活，他用粗健的筆觸描了一個範圍廣泛內涵複雜的圖略。大家都非常注意地聽着他。他談吐風生，娓娓動聽，不十分清楚，但是這點不大清楚的地方，却替他的語句增添了一種特殊的魅力。

羅亭思想之豐盛使他不能有條理地準確地表現自己。一番幻想過後又是幻想。一個比喻之後又是一個比喻——一會兒驚人地大膽，一會兒又異常真實。這不是練習有素的演說家的可喜的努力的結果，而是按捺不住的隨興所之的靈感的喘息。他並沒有思索字句；字句是左右逢源地自發地流到唇邊，每一個字都像從他的靈魂的底裏迸湧出來，燃燒着信仰的熱火。羅亭是最大的祕藏——辯才的音樂——的得主。他知道怎樣去撥一條心的弦而使一切的人都莫明所以地顫動着共鳴着。也許很多的聽衆不確切地明白他講點什麼；但是他們的胸頭爲之歎息，好像在他們的眼前揭起了一層幃幕，有什麼光輝燦爛的東西在遠處遙遙閃耀。

羅亭的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未來上面。這把他裝成青年熱情奔放的样子……：站在窗口前面，沒有望着任何人，他談着，受了普遍的同情和注意，青年少女和夜的美麗所觸發的靈感，逐着自己的情感的浪潮，達到雄辯滔滔的高點，詩的極緻……：他說話的聲音，熱烈而柔和，增加了幻想的成分；好像有什麼更有力量的靈動在他的唇邊流吐，他自己也吃驚了

……羅亭談到流逝的人生永久的意義何在。

『我記得一個北歐的故事，』他下結論道，『一個皇帝同着他的戰士圍坐在火的邊

旁，在一個暗黑的小屋子裏面。是夜裏。是冬天。突然一隻小鳥從打開着的窗戶飛進來，又從另一個窗戶飛了出去。皇帝說這鳥好像世上的人，從黑暗飛進來，又向黑暗飛去，溫暖與光明是短暫啊……「陛下，」最老的戰士回答，「就是在黑暗中小鳥也不致迷失，牠找到了牠的巢。」這樣，雖則我們的生命是短暫而無形跡，但是偉大的一切都是人類造成。要成爲這種高等職務的執行者的一種自覺，衡諸乎其他的個人的享樂，當比較爲重；就在死亡中，他也找得到他的生命，他的巢。」

羅亭停止了，低垂下眼睛，帶着一脈無奈的略有難色的微笑。

“*Vous êtes un poète*”（「你是一個詩人，」）這是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輕聲的註釋。

其餘的人都暗暗地和她同意——除了畢加梭夫。不等到羅亭長篇議論的終結，他一聲不響地拿了他的帽子，跑了出去，向站在門邊的柏達列夫斯基帶惡意地咬耳朵說：

「不！我倒反歡喜傻子。」

可是沒有一個人想留住他，甚至也沒有人注意到他。

僕人端上夜點心來，一點半鐘之後，大家散了，各自回去。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留羅

亭過夜。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在和她的兄弟一起回家去的車中，有好幾次高聲稱讚，驚佩羅亭異乎尋常的敏慧。服玲薩夫也和她同意，雖則在他們看來有時候羅亭所表達的有幾分澀晦。『這就是說，不很容易領會；』他添上一句。無疑地他想把自己的意思弄得清楚一點，但是他的臉色沮喪，眼睛凝視着車中的角落，好像比平時更憂鬱。

柏達列夫斯基走到臥室裏去，當他解下華麗的繡花的吊帶時，大聲地說，『一個玲瓏的伙子！』突然，兇暴地向他的僕人一瞥，叫他走出房外去。巴西斯它夫整夜沒有睡覺，沒有脫衣服——他寫信給他的一個在莫斯科的朋友，直到天明；娜泰雅呢，也，雖則脫了衣服躺在床上，她一刻都沒有睡，眼睛不曾交睫。她的頭支在手上，目光不移地望着黑暗處；她的脈管在熱狂地跳動，她的胸口時時噓出深深的歎息來。

第二天早晨羅亭梳洗剛畢，一位僕人跑進來說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請他到她的閨房裏一起用茶。羅亭看見房裏只有她一個人。她很誠懇地歡迎他，問他晚上睡得好麼，親手替他倒一杯茶，問他茶裏的糖夠不夠，遞給他一枝紙烟，並且重複了兩遍說恨不早認識他。羅亭正想在離她稍遠的座位上坐下；但是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請他坐在自己的沙發旁邊的一把安樂椅上，她身子向着他稍微前俯，開始問起他的家世，他的計畫，和他的旨趣。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話隨隨便便，聽話也沒精打彩似的；但是羅亭十分清楚地知道她在想法使他高興，甚至於恭維他。這早晨的晤面是費了一番安排的，她打扮得非凡樸素卻又高雅，à la Madame Récamier！●（列加美夫人式）但是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不久便停止了向他問長問短。她開始把自己的事情說給他聽，說到她的青年時代，她認

識的朋友。羅亭同情地傾聽她的煞費心思的饒舌，但是——一樁奇異的事實——不論她談論到什麼人物，她自己總是獨自個兒站在主要的地位，而其餘的人物好像都被抹消，在背景中隱沒不見了。但是抵補這缺點，羅亭也能精確地十分詳盡地知道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對某某顯官說過什麼話，和她曾經予某某著名詩人以什麼影響。照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說法判斷起來，好像最近二十五年中的所有知名之士都只是如何在希求和她認識，博得她的好評似的。她隨便地提起他們，不帶特殊的熱情和尊敬，好像他們都是她日常的老朋友，其中有幾個她叫作「荒唐的傢伙。」當她說起他們的時候，好像華麗的嵌鑲圍繞着一塊無價的寶石，他們的名字排列成珠光寶氣的一圈，環繞着這主要的名字——環繞着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名字。

羅亭聽着，抽着紙烟，很少開口。他說得好，也歡喜說話；接談對話卻非他的擅長；他是一位知趣的聽者。任何人——只要開頭不感到他的威脅——會在他的面前把他們的心信賴地打開；他便會跟隨着別人的譚述的絲縷，容易感動而富於同情的。他的性情很好——

那種覺得自己比別人高一等的只瞧自己不看別人的特殊的好性情。在辯論中他可是很少容他的對方得完全表現自己，他以迫不及待的燥急而熱情的對辯壓倒他。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的是俄國話。她頗以自己本國語言的知識自驕，雖則法語也常常脫出口來。她故意採用平常俚俗的名詞，但不是時常得到成功。羅亭的耳朵倒並不覺得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唇邊流吐的夾雜的語言的難受，真的他簡直不曾聽牠。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終於說得累了，把頭放在安樂椅的墊子上，眼睛盯着羅亭一聲不響。

「現在我懂得了，」羅亭開始慢慢地說，「我懂得你爲什麼每個夏天都到鄉間來。這短期的休息於你是必需的；在你過了都市生活之後，這鄉村的和平會使你恢復疲勞和增進健康。我相信你是深深地感到大自然之美的。」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把羅亭盯了一眼。

「大自然……是的……是的……當然哪……我熱烈的愛好牠；但是你知道麼，德密

特里·尼哥拉伊奇，就是在鄉間也不能沒有朋友。而此間是一個都沒有。這些人中間畢加梭夫算是頂有機智的了。」

「昨晚在此地的那一位執拗的老先生麼？」羅亭問。

「是的……在鄉間，就是他也有有一點用——他有時叫人喜笑。」

「他並不笨，」羅亭回答說，「但是他走錯了路了。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同意，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在否定——完全的，對於一般的否定——中沒有得救之道。否認了一切而你便會把他當作一位有才能的人，這是儘人皆知的狡計。心地單純的人們很容易下這樣的結論說你比被你自己所否認的總高過一等。而這時常是錯了。第一點，你可以挑剔任何事件的破綻；第二點，就算你所說的很對，這於你更不好；你的才智，隨着簡單否定的引導，會漸漸失去光彩而枯萎。當你快意於虛浮的驕傲的時候，你是被褫奪去思想的真正的慰藉了；生命——生命的本質——自會避開你的不足道的嫉妒的評論，而你終於憤罵而成爲可笑的人。只是愛人的人才擁有權利責備和尋找錯誤。」

「Voilà Monsieur Pigasov enterré, (這樣，畢加梭夫先生完了。）」達爾雅·密哈伊

洛夫娜說。「你是有何等的天才品評人物啊！但是畢加梭夫當然不了解你的。他除了自己個人而外什麼都不愛。」

「他在自己個人身上發現缺點，便以爲有權利去找別人的缺點了，」羅亭添進一句。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笑了。

「他把好人，」正如老話所說的，「把好人當作病人看。」暫且丟開不談罷，你想男爵怎樣？」

「男爵他是頂括括的人物，心地很好，學問也很好……但是他沒有個性……終他的一生，將成爲半個學者，半個要人，這就是說一個多才多藝的人，這就是說，說得明白一點，——不像這，也不像那……多可惜！」

「我也這樣想，」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我讀了他的論文……Entre nous…… cela a assez peu de fond. (在我們彼此間，可以說，不夠根底。)」

「你此地還有什麼人？」停了一會，羅亭問。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用小指彈去煙灰。

「哦，簡直沒有什麼人。黎賓夫人，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昨天你看到過的；她是溫和嫵媚的——但別無足取。她的兄弟也是一個好傢伙——un parfait honnête homme.

(一個完全老好的人)還有你知道的加林親王，便是這幾個人。除此之外還有兩三位鄰居，但是他們真是毫無用處的。他們有的神氣十足，有的不可接近，或者是十分不合身份的優

游瀟洒的。至於太太們，如你所知，我一個都看不上眼。還有一位鄰居，聽說很有教養，學問也很好的男子，但是一個離奇得可怕的人，性情非常古怪。亞歷克山得玲納認識他……我想她對他並非無心的……真的是，你應當和她談一談，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是溫和的。她只要再加以開導。」

「我也很歡喜她，」羅亭說。

「完全是個孩子，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絕對是一個小寶寶。她結過婚，*Mais c'est tout comme……*（但這完全好像……）假如我是一個男子，我一定愛上像她那樣的女人。」

「真的？」

「當然。這類女子至少是新鮮活潑，而活潑並不能假裝得像的。」

「別的也可以假裝的麼？」羅亭問，他笑了——在他是難得笑的。當他笑的時候，臉孔有一種奇異的幾乎是老人相，他的眼睛不見了，鼻子皺了起來。

「那位你叫作古怪的人是誰，黎賓夫人對他表示好意的那一位？」他問。

「一位姓列茲堯夫的先生，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本地的一位地主。」

羅亭好像有點驚異；他抬起頭來。

「列茲堯夫——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他問。「他是你的鄰居麼？」

「是的，你認識他麼？」

羅亭一會兒沒有回答。

「我在很早以前曾認識他。他有錢的，我想？」他接上一句，拉一拉椅披的邊。

「是的，他有錢，雖則他打扮得很怕人，好像衙差一樣的駕一輛競賽的輕馬車。我很希望請他到此地來；人們說他很有才學的；我找他有點事要商量……你知道我是自己管理田產的。」

羅亭點頭表示知道的。

「是的，我親自管理的，」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繼續說。「我並不採用什麼外國的花樣，只歡喜我們自己的，俄國的東西，你看，事情好像也不壞，」她又說，揚一揚手。

「我始終以爲，」羅亭和藹地說，「那些不肯承認女子有實際生活的智能的人們的，是絕對的錯誤。」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藹然可親地笑了。

「你對我們女子很好。」她下註釋道。「剛才我們說的什麼？哦，是的，列茲堯夫！我和他有一點關於界址的事情。我有好幾次請他到此地來；今天我也等着他來，但是來不來不知道……他是這樣奇怪的東西。」

門前的帳幔輕輕地被拉到一邊，一個僕人進來，高個子，灰白的頭髮，禿頂，穿着黑衣服，白頸巾，白背心。

「什麼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問，把頭稍微轉向羅亭，低聲的說，『*n'est ce pas, comme il ressemble à Canning?* (對麼，他多麼地像梗甯?)』

「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列茲堯夫來了，」僕人通知說。「你要接見他麼？」

「天哪！」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喊起來道，「真是說到神鬼，神鬼就到——請上來。」

僕人出去。

① 梗甯係指 Viscount Stratford de Redcliffe Canning (1786—1880) 英國著名外交家，有「東

方英吉利喉舌」之稱——譯者。

「他真是一位古怪的人。現在他來了，時間不湊巧，他把我們的談話打斷了。」

羅亭從座位上立起身來，但是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止住他。

「你到那裏去？我們可以在你的面前討論。我要你也把他分析一下，如同對畢加梭夫一般。你說話的時候，vous gravez comme avec un burin（好像刻在書版上一樣。）住罷。」羅亭想要分辯，但是想了一想，依舊坐下。

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讀者已經認識的，走進室內。他仍舊穿着那套灰色外套，在太陽晒黑了的手裏拿着老樣子的軍營便帽，他靜靜地向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一鞠躬，走到茶桌前面。

「終於，你光臨了，列茲堯夫先生！」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開口道。「請坐。我聽說你們已經相識，」她繼續說，做個手勢指羅亭。

列茲堯夫望一望羅亭，帶着奇怪的笑。

「我認識羅亭先生，」他頷首示意，微微一鞠躬。

「我們一起在大學裏，」羅亭輕輕地說，垂下眼睛。

「以後我們也見過面，」列茲堯夫冷冷地說。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摸不着頭腦的望着兩個人，請列茲堯夫坐下。他坐下來。

「你要見我，」他開口道，「是爲了界址的問題麼？」

「是的，關於界址的問題。但是我不論怎樣也想看看你。我們是近隣，你知道，只不過不是親戚罷了。」

「我很承你的情，」列茲堯夫回答。「至於界址，我已經和你的管理人完全商妥了，我統統同意於他的建議。」

「我知道。」

「但是他告訴我沒有和你親口談過，合同是不能簽訂的。」

「是的；這是我的規則。帶說一句，假如我可以問你的所有的農奴，我相信都是繳租的

罷？

「正是。」

「而你自己勞心去管理界址的事情！這是值得欽佩的。」

列茲堯夫停一下沒有回答。

「好啦，我總算親自來和你談過了，」他最後說出一句。

「我看到你來了。你說話用這樣腔調……你不大高興來看我罷。」

「我什麼地方都不去，」列茲堯夫慢吞吞地回答。

「什麼地方都不去？但是你去看看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

「我是她兄弟的老朋友。」

「她兄弟的……可是，我從來也不勉強別人……但是，原諒我，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我年紀比你大，容許我貢獻給你一點意見罷；像你這樣的不和人來往的生活着究竟覺得有何興趣？還是我的家裏特別使你不高興？你討厭我麼？」

「我不了解你，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所以我也不能討厭你。你有華美的房子，但是我得向你坦白地承認我並不歡喜禮節。我沒有像樣的衣服，我沒有手套，我是不屬於你們隊裏的。」

「出身、教育，你都是屬於這一隊的，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Vous êtes des nôtres.*

（你是我們隊裏的。）

「出身和教育都很好，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問題不在這裏。」

「一個人應當和他的淘伴生活在一起，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像狄奧基尼斯◎坐在桶子裏，有什麼愉快？」

「第一點，他坐在那裏很舒服，第二點，你怎樣知道我不和我的淘伴們一起過生活呢？」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咬一咬嘴唇。

「這是另一回事！我只是表示我沒有算是你的朋友中之一的榮幸的一點歉意而已。」

「列茲堯夫先生」羅亭插嘴道，「似乎把愛自由的感情——這感情的本身當然值得讚揚的——看得太重一點。」

列茲堯夫沒有回答，只望了羅亭一眼。接着是片時的靜寂。

「就是這樣，」列茲堯夫站起身來說，「我們的事情就算是這樣決定，告訴你的管理

◎ 狄奧基尼斯 (Diogenes, 412?—323? B. C.) 希臘淡泊派哲學家。故事中說他住在桶子裏。亞歷山

大王來看他，他說，「請站開些，別遮住我的太陽。」——譯者。

人把契紙送到我這裏來。」

「好的……縱然我得承認你這樣的不給面子，我真的該得拒絕你才對。」

「但是你知道這回的重勘界址，你的利益比我的多。」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聳一聳肩。

「難道你在這裏吃早點都不行麼？」她問。

「謝謝你，我一向不吃早點的，我忙着要回家去。」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站起來。

「我不留你，」她說，跑到窗口旁邊，「我不敢留你。」

列茲堯夫開始告辭。

「再會，列茲堯夫先生！對不起，麻煩了你。」

「哦，不要客氣！」列茲堯夫說，他走了。

「噯，對他，你怎麼說？」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問羅亭。「我曾經聽說他有點怪癖的，

真的那是不可理解的！」

「他犯的也是和畢加梭夫同樣的毛病，」羅亭說，「想立奇好異。其一想做曼費斯多

斐里斯，^①另一個成了憤世疾俗者。這內中原因，都由於太多自我主義，太多浮誇，而太缺少真實，缺少愛。真的，甚至於其中還有利害的打算。一個人帶上了事事不關痛癢的閒散疏懶的面具，人們便一定會這樣想：「看這人大好的才幹埋沒了！」但是你近前去細看一下，什麼才幹也沒有。」

『Et de deux ! (這是第二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下了一句註脚。『攻擊起人來你真是可怕。在你的前面什麼也掩飾不住了。』

『你這樣想麼？』羅亭說……『可是，』他繼續道，『我真的不該說起列茲堯夫；我愛他，朋友般的愛他……但是後來，一番兩番的誤會……』

『你們吵了架麼？』

『不。但是我們離開了，離開了，好像是永遠的。』

『呵，我注意到在他來訪的整個時間中你是在不安……但是今天早晨你給我的受

● 曼費斯多斐里斯 (Mephistopheles) 歌德名劇浮士德中惡魔名。喻對凡事加以冷譏，樂災喜禍的

人。——譯者。

益很多時間過得真十分舒暢但是一個人要知可則止你請便罷早餐的時候再見我也要去料理一下我自己的事情。我的秘書，你見過他的——Constantin, c'est lui qui est mon secrétaire (康斯坦丁，他就是我的秘書)——現在在等我了。我把他推薦給你；他是一位頂等的摯懇的青年，很熱心地關心你。Au revoir, cher Dmitri Nikolaitch! (再見，親愛的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我多麼地感激那位男爵使我得和你相識！』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把手伸給羅亭。他先緊握一下，然後拿到唇邊，然後走出客室，從客室走到懸廊。在懸廊上他遇見娜泰雅。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女兒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在初眼看來也許不覺得可愛。她還沒有完全發育；她是瘦的，皮色淺黑，身子微微有點駝曲。但是她的面貌是秀麗的，勻稱的，雖則在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是略大了一點。特別美麗的是在她的修細的彎彎的眉黛上配上一張純潔平直的額。她少說話，只是聽着，不轉眼地望着別人，好像她在擬定自己的結論。她時常站在一邊，兩手閒空的垂着，一動也不動，深深地在思索；她的臉在這時候表現出她的腦筋是在內部活動着的……一絲幾難察覺的微笑會突然浮上她的唇邊而旋復消失；於是她徐徐地抬起她的大的深藍的眼睛。「Qui'avez vous? (你怎麼啦?)」彭果小姐便會這樣問，於是便開始責備她，說是一個少女想得出神了好像失魂落魄似的是不對的。但是娜泰雅並不失魂落魄；反之，她求學很勤勉，讀書工作都很努力。她的感情是強烈

而深刻的，但是不露出來；就是在做小孩子的時候，她很少哭，現在連嘆息也很少聽到了，每逢有什麼事使她苦惱的時候，只是臉色變得蒼白一點。她的母親當作她是聰明聽話的好女孩子，開玩笑地叫她『*mon honnête homme de fille*（我的好女男兒）』但是並不十分看重她的智力。『我的娜泰雅幸而冷靜的，』她時常說，『不像我——這樣倒好些。她將是幸福的。』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是錯了。但是很少母親了解她們的女兒的。

娜泰雅愛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但是並不完全信任她。

『你沒有什麼瞞過我，』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有一次對她說，『否則你會十分祕密地保藏起來的；你是一個不漏氣的小東西。』

娜泰雅望着母親的臉，想，『爲什麼我不可以保藏起來？』

當羅亭在走廊上遇見她的時候，她正和彭果小姐跑進屋子裏去戴上帽子，要到花園裏去。她的早課是完畢了。

娜泰雅現在已經不是當作女塾裏的孩子看待。彭果小姐很久沒有教給她神話和地理了；但是娜泰雅每天早晨都讀歷史書籍，遊記，或別種有教益的作品。書是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選給她的，她自以爲有她特殊的系統。其實她只不過把法文書籍商人從彼得堡

寄來的一切拿給娜泰雅罷了，當然除了杜瑪父子公司出版的小說。這些小說她留給自己讀。當娜泰雅讀歷史書籍的時候，彭果小姐特別嚴峻的帶着不愉之色從眼鏡裏望着；依這位老法蘭西小姐的意見，一切歷史裏都載有「看不得」的東西，雖則因某種或別種理由，她所知道的古代的偉人只有一個——康比西斯——近代的——路易十四和她所厭惡的拿破崙。但是娜泰雅也讀別的書，這些書的存在彭果小姐並沒有疑心到；她在心頭把全部普希金的詩都記熟了。

碰見羅亭，娜泰雅臉微微一紅。

「你們去散步嗎？」他問。

「是的，我們正要到花園裏去。」

「我可以奉陪麼？」

娜泰雅望着彭果小姐。

“*Mais certainement, monsieur, avec plaisir,*” (「當然，先生，很高興，」) 老小姐

口快地說。

羅亭拿了帽子和她們一起走去。

在這狹徑上和羅亭並靠着走，娜泰雅起始覺得有點侷促；過後她覺得舒鬆了些。他開始問她做點什麼事，歡喜不歡喜鄉間。她回答他的問句，多少帶點生怯，但是並沒有人們慣常誤作溫嫻文靜的那種不自然的羞赧。她的心在跳着。

「你在鄉間不覺得無聊麼？」羅亭問，斜瞟了她一眼。

「怎樣在鄉間會覺得無聊呢？我很高興我們能夠在此地。在此地我很快樂。」

「你很快樂——這是一個大字眼。可是，這是容易明白的；你是年青。」

羅亭說最後一句話的聲音頗有點異樣；不知是妬羨娜泰雅呢還是在憐恤她。

「是的！年青！」他繼續說，「科學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意識地求得年青時候不費任何代價得來的一切。」

娜泰雅注視着羅亭；她不懂。

「今天我和我的母親談了一整個早晨，」他繼續往下說，「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懂得爲何所有的詩人們都在覓取她的交誼了。你歡喜詩麼？」他停了一停又加上一句。

「他在考我哩，」娜泰雅想，於是高聲地說：「是的，我很歡喜詩。」

「詩是上帝的語言。我自己也歡喜詩。但是詩不僅是在詩句裏面；到處都浮散着，在我們的四周。看這樹，這天——無論在那一方都有美和生命的喘息，有生命和美的所在，便有詩。」

「讓我們坐在這椅子上罷，」他說。「這裏——這樣就好。我想，假如你和我更相熟一點（他微笑地望着她的臉）我們做個朋友，你和我。你想怎樣？」

「他把我當作女學生看待哩！」娜泰雅又這樣想，不知道說些什麼好，她便問他是否想在鄉間久住。

「整個夏天和秋天，也許再加上冬天。我是一個很可憐的人，你知道；我的事情糟得一塌糊塗，其次，我從一個地方漂流到另一個地方，現在覺得疲倦了，是休息的時候了。」

娜泰雅驚訝了。

「難道你覺得這是你休息的時候麼？」她怯生生地問。

羅亭轉過頭來，面對着娜泰雅。

「這是什麼意思？」

「我意爲，」她帶着幾分爲難的口吻回答，「別人是可以休息；但是你……你應該工作，要做個有用的人，假如你不……還有誰？」

「我謝謝你的過獎的意見，」羅亭打斷她。「要做個有用……說說是容易的！（他用手抹他的臉）『要做個有用……』他又重複道。『就是我有堅固的信仰，我怎樣能成爲有用——就是我信任我自己的能力，到哪裏去找真實的同情的靈魂？』」

羅亭失望地揮一揮手，憂鬱地讓頭歪倒下去，使娜泰雅不禁自己問自己，難道那些真的是他所說的話——昨晚她曾經聽到的充滿着希望的氣息的那些話麼？

「但是不，」他說，突然把他的獅鬣般的頭髮向後一掠，「這些都是傻氣，你是對的。我謝謝你，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真心的謝謝你。」（娜泰雅完全不懂得他向她謝些什

麼。）「你的一句話令我重新記省起我的責任，指出我的途徑……是的，我要幹。我不應該埋藏起我的才能，假如我多少有一點的話；我不應該把精力浪費在說話——空洞的，無補實際的話——上面，」於是他的話像川流般瀉出來。他說得高貴地，熱情地，有堅信地，說到懦怯和閒懶的罪惡，行動的需要。他把自己責備了一大頓，說是事先把你想要做的事加以討論是不智的，正像拿一枚針去刺一只脹得爛熟的水果，只是耗費精力與漿汁而已。他說

沒有一樁高尙的理想是贏不得同情的，說那些始終不被人了解的人們，或是因爲他們自己不明白他們要做些什麼，或者是值不得去了解。他說了一長套，向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再謝了一番作結尾，復突然出其不意地握住她的手，喊道：『你是高貴的，寬大的！』

這熱情的奔放使彭果小姐吃驚，她縱然在俄國住了四十多年，聽俄國話仍然費力，她只驚羨羅亭唇邊滔滔不斷的字句驚人的速力。在她的眼中，羅亭大概是藝術家或音樂家之流；照她的觀念，這一類人是不能以嚴格的禮度相苛求的。

她站起身來，在裙子的四邊拉一拉，整一整，對娜泰雅說這是進去的時候了，特別爲了服玲莎夫（她這樣地叫服玲薩夫的）要在那兒用早點。

『說到他，他就來了，』她加上一句，望着通到屋子裏去的一條路上，真的服玲薩夫在不遠的地方出現了。

他帶着躊躇的脚步跑上前來，遠遠地向他們招呼，臉上帶着痛苦的表情，回頭向娜泰雅說：

『哦，你們在散步嗎？』

『是的，』娜泰雅回答，『我們正要回家去。』

『啊！』服玲薩夫的回答。『好，我們一道走罷，』他們一起走向屋子去。

『你的姊姊好麼？』羅亭問，帶着特別親切的聲調。昨天晚上，他對服玲薩夫也是非凡和藹的。

『謝謝你；她很好。今天她也許要來……我來的時候你們正在討論些什麼罷？我想。』

『是的，我和娜泰雅談話。她說了一樁事情令我非常感動。』

服玲薩夫並不追問這樁事是什麼，在深深的沉默中他們回到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屋子裏。

在晚宴之前這小小集羣復聚在客室裏面。只有畢加梭夫沒有來。羅亭沒有顯出他的本領；他只是逼着柏達列夫斯基彈貝多汶的樂曲，其餘一點也沒做什麼。服玲薩夫默默地望着地板。娜泰雅不會離開她母親的身旁，有時沉入思想裏，於是復專心做她的刺繡。巴西斯它夫眼睛不離羅亭，時常在警備着他會說出什麼警惕的話。三個鐘頭便這樣單調地過去了。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沒有來吃飯。當他們從餐桌上站起身來的時候，服玲薩夫即刻吩咐套起他的馬車，沒有對任何人說一聲『再會』便溜走了。

他的心是沉重的。他很久便愛着娜泰雅，三番兩次決定想向她求婚……她待他很好，——但是心仍然沒有動；他清楚地看到他並不希望挑逗起她心中的更溫柔的感情，只在等着有一個時候她能夠十分和他相熟，和他親熱。是什麼擾了他這兩天來他可留意到有什麼改變？娜泰雅還是和從前完全一樣的待他……

或者是他腦筋中來了什麼想頭說是他也許一點都不了解娜泰雅的性格——她之於他是想不到的生疏——或者是嫉妬已經在他的心頭作祟，或者是他有了不幸的模糊的預感……總之，他苦痛着，雖則他試想用理智來克服自己。

當他跑進他姊姊的房中的時候，列茲堯夫和她坐在一起。

「爲什麼你這樣早便回來？」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哦，我受不了。」

「羅亭在麼？」

「是。」

服玲薩夫把帽子一拋坐下來，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興奮地朝着他。

「請你，塞萊夏，（服玲薩夫的愛稱）幫我說服這固執的人，（指列茲堯夫）說羅亭

是非常有才幹而口齒流利的。」

服玲薩夫喃喃地說了幾句。

「但是我不和你爭辯，」列茲堯夫說。「我並不懷疑羅亭先生的才幹和雄辯；我只是說我不歡喜他。」

「但是你見過他麼？」服玲薩夫問。

「今天早晨我在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裏遇見他。你知道他現在是她的寵客了。有一天她會和他離開的——柏達列夫斯基才是她的唯一的永遠離不開的人——但是現在羅亭是至尊無上的，我看到他，真的！他坐在那裏，——她把我誇示給他，「看哪，好朋友，我們這裏有一位多麼古怪的傢伙！」但是我不是奪錦標的馬，在競賽場中跑給人看的，所以我抽身走了。」

「你怎樣到她那裏去的？」

「關於界址的事，但是這些都是託故的廢話；她只是要瞧瞧我的面相罷了。她是個漂亮的貴婦人——這解釋便夠了。」

「羅亭的盛氣自負冒犯了您——這就是……」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溫婉

地說，『這就是你所不肯原諒的。但是我相信除了他的才幹以外他一定還有一顆同樣很優尚的心。你應該望一望他的眼睛，當他——』

『「侈談崇高的純潔哪」』●列茲堯夫引一句詩。

『你使我生氣，我要叫起來了。我真心地可惜我沒有到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那兒去，和你纏了許久。你不配。不要惹惱我，』她帶着懇求的聲調說，『你還是把羅亭的年青時代告訴我倒好些。』

『羅亭的青年時代？』

『是的，當然。你不是告訴過我你₁很知道他麼，很早便認識他麼？』

列茲堯夫站起身來在室內走來走去。

『是的，』他開始說，『我很知道他。你要我告訴你他的青年時代麼？₂很好。他生在T省，一個窮地主的兒子，父親不久便死了，留下他和他的母親。她是很好的₃人，把他當作寶貝似的；她只是吃燕麥粉挨餓過日子，每一個銅子都化在他的身上。他在莫斯科受教育，起先用

他一個叔父的錢，後來，當他長大了羽毛豐滿了的時候，拍上了一位有錢的親王，供給他各項費用——對不起，我不再這樣說了——他和親王做了朋友。於是他進了大學。我是在大學裏認識他的，並且成了契友。過幾天我可以把我們在那些已往的日子中所過的生活告訴你，現在我可不能夠。於是他到外國去……』

列茲堯夫繼續在室內走來走去；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用眼睛跟着他。

『當他在國外的時候，』他接着說，『羅亭很少寫信給他的母親，只有回國望過她一次，而且僅住了十天……老婦人在陌生人的照料中死了，沒有見到他。但是直到死的時候她眼睛還離不開他的畫像。當我住在T省的時候，我跑去看過她。她是和善慈藹的女人；她時常請我吃櫻桃醬。她愛她的密且耶（羅亭的愛稱）是愚誠的。彼周林——典型的人物告訴我們說我們時常偏會去愛那種他自身絲毫不會感到愛的人們；但是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母親都愛她們的孩子，特別是當他們不在的時候。此後我在外國碰到羅亭。那時他和一位女人發生關係，一位我們的本國人，一隻藍襪子，年紀已不輕，不好看，活像一隻藍襪子。他

和她同住了好久，終於丟棄了她——或者，不，請原諒——她丟棄了他。就在這時候我也丟棄了他。完了。」

列茲堯夫停止說話，把手掠一掠額角，身子一仰倒在椅子上，好像疲乏了似的。

「你知道麼？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我看你是處處懷着惡意的一個人，真的，你不比畢加梭夫好多少。我相信你所告訴我的，一切是真實的，你並沒有添加進什麼，但是你把你的一切都說到壞的一方面去！可憐的老母親，她的愚愛，她的孤獨的死，那一個女人——這些是什麼意思？你知道把一個最好的人加上這種每個人都會聽得怕起來的色彩是容易的——並且不用加添什麼，你看——但這也是一種誹謗！」

列茲堯夫又站起來在室內走着。

① 藍襪會 (Blue Stocking Society 意即不穿晚禮服者的集會) 是 1750 年間在蒙泰琪夫人家中舉

行的一種文藝談話會。後人即借「藍襪子」(Blue-Stocking) 的名詞來稱有文學造詣的或愛好文學的婦女，微含譏諷的意思。——譯者。

『我並不要你聽得怕，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他終於說出來，『我並不誹謗。可是，』他想了一會繼續說，『真的，你所說的也有至理。我不想誹謗羅亭；但是——誰知道！很可能地他自從那時候起有時間轉變過來——也許我錯怪了他。』

『啊！你看。所以你要答應我和他重復舊交，想法完全了解他，然後把你的最後的意見來報告給我。』

『遵命。但是你爲何這樣一聲不響，塞爾該·巴夫里奇？』

服玲薩夫一怔，抬起頭來，好像他剛醒過來一樣。

『我有什麼可說？我不認識他。其次，我今天頭痛。』

『是的，今晚你臉色好像有點發青，』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你不舒適麼？』

『我頭痛，』服玲薩夫回答，他走了。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列茲堯夫望着他的背後，彼此交換了一眼，雖則他們不說什麼。在服玲薩夫心頭掠過些什麼，在他們兩人中間都並不費解。

兩個多月過去了；在這整個時期中羅亭幾乎不曾離開過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她沒有他便過不了。和他談談自己，聽聽他的雄辯，於她已成了必需。有一次羅亭說要離開，說是他所有的錢都用完了；她給了他五百盧布。他又向服玲薩夫借了兩百盧布。畢加梭夫來望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次數也比先前少了；羅亭的在場壓倒了他。真的也不僅畢加梭夫一人感到一種威壓。

「我不歡喜這自命不凡者，」畢加梭夫時常這樣說，「他把自己說得來像煞傳奇裏的英雄。假如他說『我，』他便停住，極力推崇一番，『我，是的，我！』一套老話便和盤搬出來了；假如你打噴嚏，他立刻便會很正確地解釋給你聽爲何你要打噴嚏而不咳嗽。假如他稱讚你，便把你捧到九天高，假如他罵自己，便謙卑到塵土之不如——叫別人想來他將沒臉

再見天日了。可是一點兒都不反而更快活些，好像灌了一杯酒。」

柏達列夫斯基有點怕羅亭，小心翼翼的試想贏得他的歡心。服玲薩夫和他結了奇怪的交情。羅亭把他叫作「游俠武士」，當面背後都吹捧他；但是服玲薩夫總近不攏去歡喜他，並且當羅亭在他的跟前賣氣力把他的美點鋪張揚厲開來的時候，他總覺得一種不由自主的不耐煩和討厭。「他是和我開玩笑罷，」他想，於是心中便感到一腔妬恨。他想把感情抑制住，但是無效；他是因了娜泰雅的緣故在妬恨他。羅亭自己呢，雖則熱情洋溢地歡迎服玲薩夫，雖則叫他「游俠武士」，向他借錢，對他也並不覺得真真親熱。當他們像真的朋友般的互相握手道好，眼睛彼此對望着的時候，他們兩人中間的感情是很難解釋的。

巴西斯它夫繼續崇拜羅亭，他所說的每一個字眼，都專注地聽取。羅亭卻很少注意到他。有一次和他談了一整個早晨，討論着生命的最煩重的問題，喚醒他的最懇切的熱情，但是後來他再也沒有注意到他。很明顯地他說要尋找純潔的，獻身的靈魂只不過是一句話罷了。列茲堯夫，他近來也常常來的，羅亭和他很少談論；好像在規避他。在列茲堯夫的一方面，對羅亭也冷淡。他可是並沒有把他關於羅亭最後的結論報告給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這層使她有幾分不安。她着迷於羅亭，但是她信任列茲堯夫。達爾雅·密哈伊洛夫

娜家中的每一個人，都順着羅亭的好惡；他的極微細的愛好，都照做了。他決定一天的計劃，沒有一個同樂會（Partie de plaisir）不經他的合作而佈置的。可是他並不很歡喜偶然隨興（impromptu）的郊遊或野宴，好像大人參加孩子們的遊戲一樣，帶着一種溫和的，但是倦累的友誼的神氣。他對不論什麼事都發生興趣，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和他討論起她的田莊的計劃，孩子教育的計劃，家務的處理，和一般的事情；他聽着她的計劃，並不以這瑣屑的事情爲苦，並且，在他的方面，他建議了許多改革，提出許多意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在口頭上都贊成他的意見，但只是口頭贊成而已。在事務上，她實在是她的代理人——一位年老的，獨眼的小俄羅斯人，一位好脾氣，富於機智的老傢伙——的意見爲依歸的。『舊的肥，新的瘦，』他時常說，安祥地一笑，眯着孤獨的眼睛。

次於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羅亭和娜泰雅談得頂多，頂長。他時常私自借書給她，把他的計劃密告給她，把他在腦筋中所想的論文或其他作品的頭幾頁唸給她聽。娜泰雅時常不能完全捉摸到其中的意義的。但是羅亭好像並不在乎她的懂不懂，只要她聽着便好。他和娜泰雅的親密，在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並不歡喜。『暫且，』她想，『在鄉間讓她和他去談罷。現在她還是像一個小姑娘和他逗着玩。這沒有大害處，並且，倒反，還能夠改進她』

的思想。到彼得堡我便立刻可以阻止牠。」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錯了。娜泰雅並不像學校的女孩子般的和羅亭胡扯着；她渴飲着他的字句；想探索牠的完全的意義；她把她的思想，她的懷疑都交託給羅亭；他成了她的首領，她的導師。直到那時止，她只是頭腦受了擾亂，但是年青人不會單單腦筋被擾亂的。（心不久也會被擾亂的啊）當有時候，在花園的橈子上，在菩提樹葉透明的蔭影底下，羅亭開始把哥德的浮士德，霍甫曼^①或貝蒂娜^②的書簡或諾伐里斯^③讀給她聽，屢屢停止着替她解釋對她費解的地方。娜泰雅過的是多麼甜美的時刻。像大部分的俄國女孩子們一樣，她德語說得不行，但是很能聽得，而羅亭是熟諳德國的詩歌，德國的浪漫主義作品和哲學的，他把娜泰雅帶引到這禁苑中來了。從羅亭攤開在膝上的書頁中，想像不到的壯麗顯示在她的有所期待的眼睛之前；神聖的憧憬，新的，光輝燦爛的思想的川流以韻律的樂曲

① 霍甫曼 (Ernst Theodor Wilhelm Hoffmann 1776-1822) 德國小說家。——譯者。

② 貝蒂娜 (Betina d' Arnim, 1785—1859) 德國女散文作家。——譯者。

③ 諾伐里斯 (Novalis 1772-1801) 德詩人 Friedrich von Hardenburg 之筆名。——譯者。

流入她的靈魂，在她的心中，受崇高的感情的無上的喜悅所感動，緩緩地燃起聖潔的熱情的星火而扇成了巨焰。

「告訴我，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有一天她說，坐在靠窗口繡花架的旁邊，「冬天，你要到彼得堡去麼？」

「我不知道，」羅亭回答，讓正在瀏覽的書本跌在膝上。「假如找到錢，我要去。」他沮喪地說；他覺得疲倦，但是一整天並沒有做什麼事。

「我想你一定找得到的。」

羅亭搖搖頭。

「你這樣想麼？」

他睜頭望着別處，似含無限深意。

娜泰雅正想回答，但又耐一下。

「看罷，」羅亭說，做個手勢指着窗口，「你看到這蘋果樹麼？被牠自己的豐富的果實的重量壓斷了。天才的真實的象徵。」

「因為沒有支持的東西，所以斷了，」娜泰雅回答。

「我懂得你，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但是一個男子要找這種支持是不容易的。」

「我想別人的同情……無論如何，孤獨總是……」

娜泰雅有點迷惘了，臉孔微微一紅。

「冬天你在鄉間做什麼事？」她急遽地問。

「做什麼？我將完成我的長篇論文——你知道的——論「人生與藝術的悲劇。」前

天我把大綱對你說過了的，我要把這篇論文送給你。」

「要付印出版麼？」

「不。」

「不？那末你爲誰而工作呢？」

「假使爲了你？」

娜泰雅低下眼睛。

「對我太高深了。」

「我可以問麼？論文的題目叫什麼？」巴西斯它夫謙和地問。他坐在稍遠的所在。

「「人生與藝術的悲劇。」」羅亭重述了一遍。「巴西斯它夫先生也將讀牠。但是我

還沒有十分決定論文的基本要旨。現在我還沒有把「愛的悲劇的意義」弄出來。」

羅亭歡喜談到愛，時常這樣起先講到「愛」的字眼，彭果小姐便會跳起來，好像老戰馬聽到號角的聲音便尖起耳朵；但是到後來她漸漸聽慣了，而現在，只是撮一撮嘴唇，不時吸着鼻烟罷了。

「在我看來，」娜泰雅膽怯地說，「愛的悲劇便是無酬報的愛。」

「並不然！」羅亭回答；「這倒是愛的喜劇的一方面……這問題應當用完全另外一種看法——應當更深奧地去探求……愛！」他繼續說，「愛的一切都是神祕的；怎樣產生；怎樣發展；怎樣消滅。有時牠突然來了，毫不猶預的，像白晝那樣光明愉快；有時牠好像槁灰底下的餘燼在那兒冒煙，在事過境遷之後在心中突然爆發出烈焰來；有時牠如一條蛇彎彎曲曲地爬進你的心，又突然溜了出去……是的，是的；這是大問題。但是在我們現在，有誰在愛？誰是這樣勇敢地去愛？」

羅亭沉思了。

「爲什麼我們這許久沒有看見塞爾該·巴夫里奇呢？」他突然問。

娜泰雅臉孔一紅，把頭低到繡花架上面。

「我不知道，」她喃喃地說。

「他是一個多麼漂亮仁厚的傢伙！」羅亭發言道，站了起來。「這是俄羅斯紳士的最佳的典型之一。」

彭果小姐用她的細小的法蘭西眼睛斜看了他一眼。

羅亭在室內走來走去。

「你注意到麼，」他說，頓起脚跟急速地轉過身，「在老櫟樹上，——櫟樹是堅強的樹——舊葉子只是在新葉子開始萌發的時候才脫落的麼？」

「是的，」娜泰雅慢慢地回答，「我注意到。」

「在堅強的心中舊的愛就是這樣；已經枯死了，但仍牢繫着；只等到新的愛來方能把它趕走。」

娜泰雅沒有回答。

「這是什麼意思？」她想了。

羅亭站住不動，把頭髮望腦後一掠，走開去了。

娜泰雅回到自己的房間。她困惑地坐在床上好久，思索着羅亭最後的一句話。突然想

緊了雙手，很辛酸地哭起來。她哭的什麼，誰能夠說。她自己也不知道眼淚爲何如此迅速地淌下來。她拭乾了；但又重新流出來，好像久壅頓開的泉水。

同一天，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列茲堯夫談起羅亭。起始他默默地忍受住她一切的進攻；但是終於被挑撥起來談着。

「我看到，」她對他說，「你不歡喜羅亭，和從前一樣。我是故意熬到現在不來問你的，但是現在你已有時間來打定主意他究竟有否改變，我想知道你爲何不歡喜他。」

「很好，」列茲堯夫回答，帶着他的慣常的冷峻，「既然你已經忍耐不得，聽着，不要生氣。」

「你說，開始，開始。」

「要讓我說完。」

「當然，當然，說啊！」

「很好，」列茲堯夫說，懶洋洋地倒在沙發上；「我承認我確是不歡喜羅亭。他是聰明人。」

「我也這樣想。」

「他是異常聰明的人，雖則實際上非常淺薄。」

「說這話是容易的。」

「雖則非常淺薄，」列茲堯夫重複一句，「但是這還沒有多大害處；我們都是淺薄的。甚至我也不想求全責備，他內心是暴君，懶惰者，學識譴陋！」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互握着兩手。

「羅亭，學識譴陋！」她喊道。

「學識譴陋！」列茲堯夫用完全同樣的聲調複述一句，「他歡喜吃別人用別人的，裝面子，如此等等——這也夠平常。但錯處是，他冷得和冰一樣。」

「他冷！這狂熱的靈魂冷！」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截斷他的話。

「是的，和冰一樣的冷，他自己知道，裝做狂熱的樣子。壞的是，」列茲堯夫接着說，漸漸興奮起來，「他在玩危險的把戲——對他自己沒有危險，當然的；他不費一文錢，不損一毛。

——但是別人把靈魂孤注一擲地押在裏面了。」

「你說的是什麼？指誰？我不懂，」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壞的是，他不忠實。他是一個聰明人，當然的；他應該知道他自己的話的無價值，但是說出來的時候好像都含有重大的意義似的。我並不爭辯他是一個說話能手，但這不是俄羅斯式的。真的，說完了一句，說漂亮話在一個孩子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在他這般年紀，說話只是爲了自己聽了好聽，眩本領，這是可恥的！」

「我想，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不管眩本領不眩本領，別人聽了還是一樣。」

「請原諒，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並不完全一樣。有人說了一句話，使我整個身心感動，另一個人說了同樣的話，或許更漂亮些——而我耳朵都尖不起，這是什麼緣故？」

「「你」不，也許，」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插口道。

「我不，」列茲堯夫反駁道，「雖則我的耳朵也許相當長。主要點是在這裏，羅亨的話好像始終是話，永遠不會成爲事實——而同時話也會擾亂一個年青的心，會把牠毀了。」

「但是你指誰，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

列茲堯夫停了一下。

「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是指誰，要不是指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怔。但是一會兒後又笑起來。

「當真！」她說，「你的想頭真古怪！娜泰雅還是一個孩子；其次，如果真如你所說，你想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

「第一點，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是一個自我主義者，她只顧自己的生活；第二點，她相信自己教育孩子的本領，爲他們感到不安連想也沒有想到。胡說！這怎樣可能：只要她一點頭，威嚴地一眨眼，一切——便了結了，一切又服從了。這就是這位太太所想的；她自以爲是女梅西納斯。一個有學問的婦女，天曉得，事實上她不過是一個愚笨的庸俗的老婦人。但是娜泰雅不是一個孩子；請相信我，她比你我想得更多，更深刻。她的真摯的，善感的，熱烈的性質偏會碰到這樣一位戲角，一位浮薄少年。但是世界上這類事情並無足奇。」

「一位浮薄少年！你意下以爲他是浮薄少年？」

「當然是的。請你自己告訴我，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他在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裏處的是什麼地位？成了偶像，家庭的巫師，一切的佈置，一切的閒談瑣屑都插一手——這是男子身份所配處的地位麼？」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愕然望着列茲堯夫。

「我不知道，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她開始說。「你面都漲紅了，奮興了。我相信其中還有別的隱情。」

「哦，對了！告訴給女人一樁確信的真實，除非她捏造出一些和本題離得很遠的不相干的瑣屑的原因，來解釋你爲何要這樣說而不是另一說法，她們是永遠不會放心的。」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生氣了。

「好啦，列茲堯夫先生！你開始和畢加梭夫先生一樣苛刻的攻擊女人了；但是你要說，儘說便是，雖則說得透切，我總難得能夠相信你了解每一個人，每一樁事。我想你錯了。照你的意見，羅亭是泰爾杜夫——一流人物。」

「不要點是在，他連泰爾杜夫都夠不上。泰爾杜夫至少知道他所向的目標是什麼；但是這個傢伙，他的滿肚才幹——」

「好，好，他的什麼？把你的話說完，你這不公平的，可怕的人！」

列茲堯夫站起來。

「聽着，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他說，「是你不公平，不是我。你爲了我的對羅亭粗暴的評語動氣；我有權利很粗暴地說他！我付過相當高的代價，也許便是爲了這特權的。我很知道他：我和他住過一個長時間。你記得我曾經應許你有一天要把我們在莫斯科的生活告訴給你。很明白地我現在必得這樣做了，但是你有沒有耐性聽我說完？」

「告訴我，告訴我。」

「很好，那末。」

列茲堯夫開始用方步在室內走來走去，有時站住一會，低着頭。

「你知道，也許，」他說，「也許你不知道，我早歲便是一個孤兒，在十七歲的時候便沒有人管束我了。我住在莫斯科姑母的家裏，歡喜怎樣便怎樣做。在童年時代我是相當愚而自負的，歡喜說大話，誇本事。進了大學之後我像一個正式學生一樣的生活着，所以便吃癩了。我不想告訴你這一切；這值不得說起。但是其中我只要提起一樁，我說了一句慌話，一句相當可恥的謊話。事情拆穿了，我受到公開的羞辱。我昏了，像孩子般的哭了起來。這正在一位朋友的房間裏，當着一大羣同學的面。他們都笑我，只有一個同學，他請你注意，在我堅不吐

實的當兒他是比任何人都還要氣憤的。也許是他憐了我；不管怎樣，總之，他牽了我的臂，帶我到他的房間裏去。」

「這是羅亭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不，這不是羅亭……這是另一個人……他現在死了……他是一個非常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波珂爾斯基。要在幾句話中描寫他是我的能力所不及，但是一開始說到他的，便不高興再提起別人了。他具有高貴的純潔的心，和我從來不曾遇到過的聰穎。波珂爾斯基住在一間小小的，屋頂很低的房間裏，一間木屋的頂樓裏。他很窮，好像靠教課維持生活。有時茶都沒有，一杯來請朋友們喝，他的唯一的沙發搖搖落落的坐在裏面好像在船裏一樣。但是不管這些不安適，很多的人時常去看他。大家都愛他，他牽住了每條心。你會不相信坐在他的貧陋的小室中是多麼的甜蜜和快樂！就是在他的房裏我遇見羅亭。那時候他已經離開他的親王了。」

「在這位波珂爾斯基的身上有什麼異乎常人的地方？」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我怎樣告訴你呢？詩和真實，這便是把我們吸引到他那兒去的力量。不僅他頭腦清

楚，知識廣博，他還和孩子一樣的甜蜜單純。就是現在我耳朵裏尙鳴響着他的歡忭的朗笑，同時他

在聖潔和真實的座前

燃了他夜半的燈，

「如一位親愛的半癡半顛的傢伙，我們淘裏的詩人，所說的。」

「他談吐怎樣？」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又問。

「他在高興談的時候談得很好，但並不怎樣出色。羅亭就是在那個時候，口才比他好上二十倍。」

列茲堯夫站住不動，交疊插着雙手。

「波珂爾斯基和羅亭完全不同。羅亭是光芒畢露，言語流暢，也許更熱狂。表面看來他的天資好像比波珂爾斯基高，但是兩相比較起來他便是可憐的小動物了。發揚某種理想，羅亭是最好不過，他在辯論中是一等，但是他的理想不是從他自己的腦筋中發出來的；他

借取於別人，尤其是借波訶爾斯基。波訶爾斯基是恬靜而溫和的——就是面貌也有幾分文弱——他歡喜女人歡喜得入迷，歡喜尋開心消遣。從來不肯受人家的譏辱。羅亭好像充滿了火，果敢，和生命，但內心是冷的，幾乎是懦弱的，除非冒犯了他的自尊心，他什麼都忍受。他老想高人一等，但是他只憑着一般的原理和理想的名詞達到這目的，當然對很多人也有鉅大的影響；說老實話，沒有人愛他；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依戀着他的。他們忍受着他的支配，但是大家都忠心於波訶爾斯基。羅亭從來不拒絕和他所遇見的任何人爭辯討論。他書讀得不多，雖則遠超於波訶爾斯基和我們其餘的人；其次，他有一個有條不紊的頭腦，還有異常的記憶力，這些對於青年是有何等的影響啊！他們需要綱要，結論，錯不錯由你，也許是，但總得是結論！一個完全誠實無欺的人永不配他們的胃口。試想對青年說你不能給他們以一個完好無缺的真理，他們是不來聽你的。但是你也不能騙他們。你要一半相信你自已，已得到了真理。這就是爲什麼羅亭對我們有強有力的影響的緣故了。剛才我告訴過你，你知道，他書讀得不多。但是讀些哲學書籍，他的腦筋又是天生就的能夠把讀過的概括的原則抽取出來，看透凡事的根底，於是向各方演繹開去——連貫的，光明的，堅實的理想，給靈魂展開廣闊的天地。我們的集團——只能這樣說——是一羣孩子們組織成的，學識淺

陋的孩子們。哲學，藝術，科學，以至生命的本身於我們只是一大堆字彙——你要說是概念也隨你的便，是迷幻的，富麗堂皇的概念，但是不連貫的，斷續的。這些理想的總網絡，宇宙的總原則，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也沒有接觸過，雖則我們泛泛地討論着，想替我們自己形成一種概念。我們聽了羅亭的話，初次地我們覺得終於把這總網絡握得了，好像一層幃幕被揭開了一樣！就算他所說的是摭拾別人的，這又有什麼關係！在我們所認識的事物中確立了秩序與和諧；一切沒有連絡的都合成整體，在我們的眼前成了定形，像一座房子般的撐豎起來，一切充滿了光明，到處都有興感……再也沒有一樣東西是沒有意義的沒有計畫的，每樣事物都明顯地有巧智的設計和美，每一種事物都有了清晰的但仍是神祕的意義；每一樁游離的生活的事故都融入和諧，我們懷着一種神聖的畏懼和虔敬，懷着愉快的情緒，覺得我們自己是永久的真理的有生命的神器，宿命註定要為什麼偉大的……這些在你看來不是很可笑的麼？

『一點也不！』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緩慢地回答；『為什麼你這樣想？我沒有完全聽懂你的意思，但是我並不以為這是可笑的。』

『自從那時之後我們有時間變得聰明點了，當然，』列茲堯夫繼續道，『現在，這一切

都好像孩子氣……但是，我得重說一句，在當時我們大家受羅亭的賜益是不淺的。波訶爾斯基是無儔匹地比他高貴得多，這毫無疑義。波訶爾斯基把火和力嘯渡給我們大家；但是他自己是常常抑鬱的，沉默的。他是神經質，體格不強壯；但是當他展開翅翼來的時候——天哪！是何等的沖飛！一直到藍天的高處！在羅亭有許多卑微小器的地方，雖則外表漂亮，相貌魁梧，真的，他是一個侈談者，他事事都歡喜插一手，事事要他布置，解釋。他的細節的活動力是無窮竭的——他是天生的政略家。我所說的是我在那時認識的他。不幸他沒有改變。在另一方面，到了三十五歲他的理想還沒有改變！這不是任何人所能自說自道的！

『坐下來，』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爲什麼你像一隻鐘擺一樣地儘動着？』

『我歡喜這樣，』列茲堯夫回答。『且說，自從我加入了波訶爾斯基的小集團中之後，我可以告訴你，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我完全改變了；我謙虛起來，熱心想要學習；我讀書，我覺得幸福而虔敬——換一句話說，我覺得好像走進了一個聖廟裏面去一樣。真的，當我回憶起我們的集會，我敢發誓，其中是有很多優美的感人的記憶的。試想一羣五六個的孩子聚在一起，燃着一支蠟燭。茶是非常的苦，餅子是走了味的；但是你得看看我們的臉，

聽聽我們的談話！眼睛爲着熱情發光，兩頰紅了，心跳了，我們談着上帝，真理，人類的將來，詩……我們所說的時常是錯誤的，我們狂悅於這些廢話；但廢話又何足爲病？……波訶爾斯基疊起腿子坐着，蒼白的臉托在手裏，眼睛好像迸射出光輝。羅亭站在房間的中央，說着，說得非常漂亮，一模一樣地好像年青的提摩斯西尼斯。在澎湃的海濱；我們的詩人，蓬頭亂髮的蘇波丁，不時好像從夢中飛出不意的斷句，而薛勒爾，四十歲的老學生，一位德國牧師的兒子，多謝他的永久打不破的沉默，在我們中間有深刻的思想家的稱譽的，帶着一心不亂的莊嚴比平時愈守沉默；就是天真活潑的契托夫，我們團體中的亞里斯多芬尼斯也帖服了，而僅有微笑；同時兩三個新來的人懷着尊敬的歡愉傾聽着。夜好像駕着輕翼似的飛過去。在我們分手的時候，已經是灰白的早朝了，懷着一種甘美的靈魂的疲倦，感動的，快樂的，無限希望的，陶然如有幾分醉意（在這時候，我們中間是決不喝酒的）……甚至於仰睇天星都有一種信賴，好像牠們是更近更可親的了。啊，這歡樂的時間，我不能相信這是

● 提摩斯西尼斯 (Demosthenes 384—322 B. C.) 希臘雄辯家，政治家，戰士。——譯者。

● 亞里斯多芬尼斯 (Aristophanes 444?—380? B. C.) 雅典最早戲劇作家，詩人。——譯者。

完全白費的！這並沒有白費——就是對於此後過着鄙吝的生活的人們。有多少次我湊巧碰到這輩我大學裏的老同窗！你會相信他全然失却人性的了，但是只要你在他的面前提起波訶爾斯基的名字，高貴的感情便會繼介不遺的立刻在他的心頭攪動起來；好像在什麼暗黑骯髒的室內打開被遺忘了的香水瓶的栓塞。」

列茲堯夫停止了；他的無血色的臉泛紅了。

「你和羅亭鬧翻的是什麼原因呢？」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奇異地望着列茲堯夫。

「我並沒有和他鬧翻，當我在國外全盤知道了他的底蘊時，遂和他疎離了。但是在莫斯科，我真可能和他吵架的，在那裏我吃了他的大虧。」

「怎樣一回事？」

「就是這樣。我——怎樣告訴你呢？——和我的外表似乎不大相稱，但是我時常有陷入戀愛的傾向的。」

「你！」

「是的，我，真的。這是奇怪的想頭，對麼？但是不管如何，確是這樣。對啦，當時我愛上了一

位很美麗的少女……但是你爲什麼這樣眈眈地望着我？我可以告訴你比這事更奇特得更多的我的軼事哩！』

『是些什麼事，假如我可以知道？』

『哦，就是這樣。在莫斯科的時候我每晚都有約會——和誰，你猜？和花園盡頭的一株小菩提樹。我時常去抱牠的苗條美麗的樹幹，我覺得好像擁抱了整個的自然，我的心溶化了膨脹了，恍如將萬彙納入懷中。那個時候我便是這個樣子。你想，也許會，我寫過詩麼……怎麼不，我簡直寫過一個完整的劇本，模仿曼斐列特^①的。在人物中有一個幽靈，胸前染着熱血，並不是他自己的血，請注意，而是「全人類」的血……是的，是的，你用不着奇怪這些。但是我要開始把我的戀愛事件說給你聽。我和一個女孩子相熟了——』

『你放棄了你和菩提樹的夜會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是的，我放棄了。這個女孩子是溫柔的良善的寶寶，明湛活潑的眼睛和鈴般的聲音。』

① 屠格涅夫在聖彼得堡大學學生時代，曾寫過一篇詩劇 *Stenio* 模仿拜崙長詩曼斐列特 (*Manfred*) 的。——譯者。

『你把她描寫得很不壞，』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添一下註釋，帶着微笑。

『你是這樣苛刻的批評者，』列茲堯夫反辯說。『好啦，這位女孩子和她的父親住在

一起……但是我不詳說；我只要告訴你說這位女孩子的心地是這樣的良善，假如你向她

要半杯茶，她會給你滿滿的一杯！在和她會見的兩天之後，我是發狂地愛上她了，在第七天

我便再也隱藏不住，底底細細地吐露給羅亭。在那時候我是完全受他的影響的，他的影響，

我要說一句平心話，在許多事情上面是有裨益的。他是第一個人不輕視我，想把我培植成

材。我熱情地愛波訶爾斯基，在他的純潔的靈魂的前面我感覺到一種敬畏，但羅亭是更可

親的。當他聽到我的戀愛的時候，他便說不出的欣喜，慶賀我，擁抱我，立刻便把我新處的地

位的可貴加以討論加以鋪張。我尖起耳朵來聽……你知道他是怎樣能夠說話的。他的話

對我有非常的影響。我立刻覺得自己是相當了不起，裝做正經的樣子，笑着走開了。我記得

我在那時候走路慣是大模大樣安步徐行的，好像肚皮裏放着一個寶瓶，裏面滿裝着無價

的液體，怕敢把牠傾溢出來……我很幸福，尤其是在她的眼睛裏發見歡喜我的時候。羅

亭想和我的愛人認識，我自己也堅執着要替他介紹。

『啊，我看出來了，現在我看到這是怎樣一回事，』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插嘴

道。「羅亭奪去了你的情人，所以你永遠不能原諒他……我簡直可以賭東道說我是對的。」

「你賭輸了，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你錯了。羅亭並沒有奪去我的愛人，甚至於連想也不會想；但是，還是一樣，他把我的幸福斷送了；雖則，冷靜地觀察起來，我現在還要感激他。但是在當時我幾乎神經失常了。羅亭一點也沒有想傷害我之意——倒相反；但是由於他的把不論什麼感情——他自己的和別人的——都要用話句來釘一釘——好像把蝴蝶釘在標本箱裏一樣——的可咒詛的習慣，他開始替我們剖析我們彼此的關係，我們應該怎樣互相接待，硬要我們調查考察我們的感情和思想，稱讚我們，責備我們，甚至於我們往來的信札，他都要參加意見——你相信麼？好，他結果把我們弄得完全失和了！就是在那時候，我是不容易和這位少女結婚的（我多少還有點常識）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幸福地過幾個月 à la Paul et Virginie 」（波兒與維齊尼式）的生活，但是目前來了硬拉的關

● 波兒與維齊尼 (Paul et Virginie) 法國貝那廷·達·聖彼得 (Bernardin de Saint Pierre. 1737

—1814) 作戀愛小說。——譯者。

係，各色各樣的誤解。這樁事是羅亭結束了的，一天晴和的早晨，他自信這是他做朋友的神聖義務，把一切的事情都去告訴她的老父親——他這樣做了。」

「這是可能的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

「是的，而且他是得到我的同意做的，請注意。妙便妙在這兒……就是現在我還記得當時我頭腦渾沌昏亂；一切都上下顛倒了，事情好像在攝影機的暗箱裏面一樣——白的像黑，黑的像白；假的當作真的，妄想當作義務……啊，就是現在回憶起來都覺得可恥！羅亭——他永不認輸的——一點都不覺得他從一切的誤解和困惱的上面飛越過去，好像燕子掠過池塘。」

「你就這樣離開那位女孩子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很天真地把頭歪在一邊，撇一撇眉毛。

「我們離開了——這是可怕的離別——異常出醜的，公開的，完全不必要的公開……我哭了，她也哭了，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好像一個「戈登結」——割是割斷了，但是痛苦的！可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鋪排得頂好不過。她嫁給一個極體貼的男子，現在很幸福。」

『但是，請你承認，你是永遠不會原諒羅亭的，不管怎樣。』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

『並不盡然！』列茲堯夫打斷她的話，『反之，當他到外國去的時候，我哭得像一個孩子。說真話，我心頭不高興他的種子，就是在那時候埋種下來的。後來在外國碰見他的時候，我長大了些了……羅亭的本相也給我看出來了。』

『你在他身上確確實實的發見些什麼？』

『不是麼，剛才不是統統告訴了你麼。但是說他說得夠了。也許事情會變好的。我只要向你表明一句，假如我批評他過於苛刻，這並不是因為不了解他……至於關於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不想多說，但是你應該留心你的兄弟。』

『我的兄弟爲什麼？』

『爲什麼，望着他罷！難道你真的不會留意到什麼？』

● 希臘神話：菲里基 (Phrygian) 國王戈登 (Gordius) 作一固結，並豫言能解此結者，將爲全亞細亞君

主。後亞歷山大拔劍斬之，遂應此預言。——譯者。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眼睛望着地上。

「你說的對，」她同意了。「當然——我的兄弟——好幾天來他便和從前判若兩人了。……但是你真的以為……」

「住口！我想他來了，」到茲堯夫輕聲說。「但是娜泰雅不是一個小孩子，請相信我，雖則不幸和小孩子一樣的沒有經驗。你將會看到，這女孩子會使你我驚異的。」

「怎樣呢？」

「哦，這樣……你知道正是這樣的女孩子才會去投水，服毒，如此等等……不要因為她貌似平靜而看錯了。她的感情是強烈的，她的性格——天哪！」

「來了！我看你現在想入非非了。在你那樣憂鬱的人看來，也許連我都像是一座火山麼？」

「哦，不！」列茲堯夫回答，帶着微笑。「談到個性——你根本沒有個性，謝謝上帝！」

「這是何等無禮！」

「這，這是最高的讚美，請相信我。」

服玲薩夫跑進來，懷疑地望着列茲堯夫和他的姊姊。他近來瘦了。他們開始和他談話，

但是他對於他們的諧謔連笑都懶得笑，看來，正如畢加梭夫有一次說他的，好像一隻憂鬱的兔子。但是一生中沒有某一個時期看來像一隻憂鬱的兔子似的人，在世界上恐怕永不會有。服玲薩夫覺得娜泰雅從他這裏漂浮開去。隨同着她，好像腳底下的土地也要滑走了。



翌晨是星期，娜泰雅起身很遲。昨天她緘默了一整天；她暗自慚愧自己的眼淚，她睡得很不好。衣服只披了一半，坐在她的小鋼琴前面，間或彈了幾聲，聲音是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的，怕驚醒了彭果小姐。於是把前額靠在冰冷的鍵盤上，一動也不動地憑在那兒好久。她想着，並不是想羅亭本人，是想他所說的幾句話，她完全陷入沉思中了。有時她記起了服玲薩夫。她知道他愛她的。但是這種對他的關懷一瞬即逝了……她覺得一種異樣的激動。朝日初上時，她忽忽忙忙地穿好衣服跑下來，和她的母親說了早安之後，找一個機會便跑到園子裏去了……這是熱天，空際明朗，陽光熹和，雖則時有陣雨。微薄的烟般的浮雲靜靜地掠過湛淨的天空，好容易遮住一片太陽，偶時傾盆似的注下一陣急雨，復很快的收住了。粗而密的雨點，像鑽石般的耀眼，迅速地以沉重的聲音打在地上；陽光透過牠的閃爍的顆粒；草

在風中瑟瑟作響的，也靜了，渴飲着雨後的水分；淋濕了的樹木無力地搖動牠的葉子；鳥不住地唱着，這流囀的啁啾夾和着新流的雨水的潺湲，聽來是悅耳的。灰塵厚密的道路被急驟的粗雨點打得飛揚起來，成了點點的淺斑。於是雲收了，微風開始拂來，草開始顯出翠綠和金黃的顏色。潮濕的樹葉子黏貼在一起，好像更成爲透明了。四周發出一股濃厚的香味。

當娜泰雅走到園裏來的時候，天空幾無一片雲。園中充滿着芬芳與和平——那種與人慰藉的吉祥的和平，人處其間，心中便會被難以說明的情慾和祕密的感情的柔美的意思激動了。

娜泰雅沿着池旁一行白楊走去；突然，好像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羅亭站在她的前面。她迷亂了。他望着她的臉。

「你獨自個兒麼？」他問。

「是的，我一個人，」娜泰雅回答，「但是我立刻就要回去。這是回家的時候了。」

「我和你一道走。」

他在她的旁邊走着。

「你好像有點憂鬱，」他說。

「我——我正想說你好像失神似的。」

「也許是的——我時常是這樣。在我，比起你來總更可原諒些。」

「你以為我沒有什麼可以憂鬱的麼？」

「在你的年齡，你應當尋求生命的快樂。」

娜泰雅沒有出聲地走了幾步。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說。

「嗯？」

「你記得麼——昨天你所說的比喻——你記得麼——說那檉樹？」

「是的，我記得，怎樣？」

娜泰雅偷瞥了他一眼。

「爲什麼你——你說的比喻是什麼意思？」

羅亭低了頭，眼睛望着遠處。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他用一種他所特有的，熱烈的，意味深長的聲調說，這種

聲調時常會使聽者信以爲羅亭還沒有表示出他心裏蘊藏着的感情的十分之一來的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你也許注意到我很少說起我的過去。那兒是幾條我從來不曾去撥動過的琴弦。我的心——誰需要知道在牠的裏面有什麼閃過呢？把牠披露出來在我總覺得這是一種冒瀆。但是對你我把這矜持撇在一邊了。你贏得我的信任……我不能欺瞞你，我也和一切的人們一樣有愛也有痛苦……什麼時候，怎樣的？這些說也無用；但是我的心是認識很多的幸福和很多的痛苦的……』

羅亭略停了一下。

『昨天我對你所說的，』他繼續道，『在某種程度可以應用到我目前的處境。但是這些說了又是無用的。這一方面的生活現在於我已成過去了。留下來給我的是煩累的疲勞的旅途，沿着灼熱的塵封的道路從一處到另一處……什麼時候才走得到——是否走得到——天知道……還是讓我們談你的事罷。』

『這是可能的麼，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娜泰雅打斷他的話，『在生命中你不希望些什麼？』

『哦，不！我希望得很多，但不是爲自己的……要成爲有用之身，從活動中得到的滿足，我將永不放棄；但是我把幸福放棄了。我的希望，我的夢想和我自己的幸福二者不可得兼。』

愛——（說到這個字，他聳一聳肩膀）——『愛不是爲我存在的；我消受不起；一個女人愛男子，她有權利要求他的整體，而我不能獻出我的全部來的。其次，青年們才會贏得愛，我是太老了。我怎樣能叫別人回頭向我呢？謝謝上帝，我把我自己的頭放在自己的肩上。』

『我懂得了，』娜泰雅說，『一個志在崇高的目標的人不應該想到自己；但是難道一個女子便不能夠契重這樣的男子麼？反之，我倒想，一個女子是不久便會拒絕一個自私者的……所有的青年——你所說的青年——都是自私者，他們只顧自己，甚至於他們戀愛的時候。請相信我，一個女子不單能夠重視犧牲的價值，並且她也能犧牲自己。』

娜泰雅的雙頰微微紅了，眼睛發光。在她沒有和羅亭結識之前，她是從來不曾說過這樣冗長的熱烈的話的。

『你曾經不只一次地聽到我對一個女子的使命的見解，』羅亭回答，帶着謙遜的微笑。『你知道我認爲只有貞德——一人能拯救法國的……但是重點不在這裏。我要說的是

● 貞德 (Joan of Arc, 1412-1431) 被稱作「奧倫之女」(Maid of Orléan) 的法國女烈。英法戰爭

時奮解奧倫之圍，拯法國於瀕亡。後被捕爲英軍焚死。——譯者。

你。你正站在人生的門檻上……討論到你的將來是饒有興味的而同時不是無益的事……聽着：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如兄弟般的關心你。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想作我所問的問題是欠審慎的；請告訴我，你的心是從來不曾感動過麼？」

娜泰雅渾身發熱起來，什麼也沒有說。羅亭站住了，她也站住。

「你不對我生氣麼？」他問。

「不，」她回答，「但是我沒有想到——」

「可是，」他繼續說，「你不用回答我。我知道你的祕密。」

娜泰雅幾乎是驚愕地望着他。

「是的，是的，我知道什麼人贏得了你的心。我應當說你是不能有更好的選擇了。他是極好的人；他知道怎樣尊重你；他不曾受過人生的磨折——他是單純的，靈魂高潔的……他將使你快樂……」

「你指誰，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

「難道你還不懂麼？指服玲薩夫，當然。怎樣對麼？」

娜泰雅向羅亭背過身去，跑開一點，她是完全失却主意了。

『你想他不愛你麼？』
『你麼？』
『你想他眼睛不離開你，緊盯着你的每一個動作，真的，愛是瞞得住的麼？你自己不也是歡喜地望着他麼？』
『據我所觀察得到的，你的母親也高興他……你的選擇——』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娜泰雅插口道，在迷亂中把雙手向近身的一株小樹伸去，『真的這很難，要我說這話；但是我向你保證……你錯了。』

『我錯了！』羅亭複說一句。『我想不會的。我認識你不很久，但是我已經很知道你。我眼見你心中起了改變，這什麼意思？我看得很清楚。你是不是和我初次遇見你的時候——六星期之前，完全一樣呢？不，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你的心是不自由的。』

『也許不，』娜泰雅回答，幾乎輕得聽不見，『但是還是一樣，你是錯了。』
『怎樣？』羅亭問。

『讓我去罷！不要問我！』娜泰雅回答，用急速的脚步朝屋子走去。
她是被自己突然意識到的感情驚住了。

羅亭趕上她，把她留住。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他說，『這談話不能像這樣了結啊；這對我太重了。』

了……我怎樣得了解你？」

「讓我去罷！」娜泰雅重複道。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只是爲了憐憫！」

羅亭的臉表示出他的激動不安來了。他蒼白起來。

「你事事都懂得，一定也懂得我！」娜泰雅說；她掙脫他的手向前跑去，頭也不回。

「只要一句話！」羅亭在她的後面喊。

她站住了，但並不同頭來。

「你問我昨天的比喻是什麼意思，讓我來告訴你，我不想騙你。我說到我自己，我的過

去，——和你。」

「怎樣說我？」

「是的，說你；我再重複一句，我不騙你。現在你知道這感情是什麼，我說過的新的感

情……直到今天我尚不敢……」

娜泰雅突然把臉埋在手裏，向屋子奔去。

她是被這和羅亭的談話中的意料不到的結論迷亂了，甚至於跑過服玲薩夫的身邊

都沒有注意到他。他一動不動地站着，背子靠在樹上。他是一刻鐘之前來到這屋子裏的，在客室裏遇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和她談了幾句話之後，在別人不注意中溜出來找娜泰雅。被愛的本能的導引，他一直跑到園子裏，正巧碰見娜泰雅掙脫開羅亭的手。他眼前似乎起一陣黑。凝視着娜泰雅的背影，他離開樹踱了兩步，不知道到那裏去好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羅亭跑上前來的時候看到他。大家面對面望了一望，一點頭，默默地離開。

『這樣不是結束，』兩人都在想。

服玲薩夫跑到園子的盡頭，他覺得悲哀而病了；他的心頭如荷重負，他的血液奔騰起來，一陣陣感到突如的刺痛。雨又下了。羅亭回到自己的房間。他也激動了；他的思想是在旋渦裏。真摯地出乎意外地年青的心的接觸對任何人都會起激動的。

餐桌上情形有幾分不對了。娜泰雅蒼白的，坐也不安的，不曾抬起眼睛來。服玲薩夫和平時一樣地坐在她的旁邊，有時很勉強地和她談了幾句。這一天恰值畢加梭夫也在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家裏吃飯。在桌上他比任何人都談得多。在許多別的談話中他說起人好像狗，可以分成長尾巴的和短尾巴的兩類。短尾巴的人們，他說，或是生來短尾或者是自作之孽。短尾巴的人們處境都是悲慘的；他們什麼都沒有成就——對自己也沒有自信。但

是有了毛茸茸的長尾巴的人是幸福的。他也許比短尾巴的差一些，弱一些；但是他自己相信自己；他把他的尾巴展開來，人人都稱讚他。這真是不可解的一回事啦；尾巴，當然是完全沒有用的身體的一部份，你得承認；尾巴有什麼用呢？但是大家都憑尾巴判斷他們的能力。「我自己呢，」他嘆了一聲下結論道，「是屬於短尾巴一類的，最討厭的是，是我自己把我的尾巴弄斷了。」

「你所說的，」羅亭隨口下註解道，「在你之前很早拉霍雪甫戈便說過了：先信任你自己，然後別人也會信任你。爲什麼扯到尾巴上去，我不懂。」

「讓每一個人，」服玲薩夫尖刺地說，眼睛在發光，「讓每一個人隨他的高興來表達自己。談談專橫壓制罷……我意爲沒有比所謂聰明能幹的人的專橫壓制更壞的；天罰他們罷！」

從服玲薩夫的口中突然吐出這樣的話，大家都愕然了；大家默然地接受了這句話。羅亭試想望他一眼，但是他的眼睛不肯聽命，他轉過頭去，嘴唇不開動地苦笑了一下。

『啊哈你也失去你的尾巴了』畢加梭夫想娜泰雅的心陷入恐怖裏。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茫然不解的久長地凝視着服玲薩夫，終於第一個開口說話；她開始描寫一隻異常珍貴的某某大臣的狗。

飯後不久服玲薩夫便跑開了。當他向娜泰雅告別的時候，他禁不住向她說：

『爲什麼你迷惘失神了，好像做了錯事一樣？你是不會錯待任何人的！』

娜泰雅一點也不懂，只在背後呆望着他。在喝茶前，羅亭跑到她前面，身子俯在桌面上，好像在察看什麼報紙一樣，低聲說：

『一切都像夢般，是麼？我絕對地要你單獨的給我一面，就是一分鐘也好。』他轉向彭果小姐，『這裏，』他對她說，『這就是你所要找的一篇，』於是又轉向娜泰雅，輕輕地加上一句，『請於十點鐘左右到紫丁香花亭子附近，我等你。』

畢加梭夫是今晚的英雄。羅亭把地盤讓給他佔據了。他給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以

很多的娛樂；起先他說起他的一個鄰人的故事，說他三十年來被他的老婆弄怕了，性情變成女性似的，有一天他涉過一個水潭的時候，畢加梭夫恰在那裏，他用手撩起他的衣襟，正像女人撩起裙子來一樣。於是又轉到另一個人的身上，他起先是共濟會會員，後來成爲

憂鬱病患者，最後又想做一個銀行家。

「你怎樣做共濟會會員，腓立普·斯蒂普尼奇？」畢加梭夫問他。

「你知道怎樣做；我把小指的指甲留得很長。」

但是最使得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樂意的是畢加梭夫開始討論到戀愛的時候，堅持着說就是他也曾經被人仰慕追求過的，說是一位熱情的德國婦人甚至於替他起了綽號叫作她的「小阿非利加寶貝」，她的「嘎聲的小烏鴉」。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笑了，但是畢加梭夫說的倒是老實話；他真的是有可以驕傲的地方的。他堅持說沒有比要使你選定的女人愛上你的一樁事更容易的了；你只要接連地向她說了十天，說天堂在她的嘴唇上，幸福在她的眼睛中，其餘的女人和她比起來便是一些破布袋子；在第十一天她自己便會說天堂在她的嘴唇上，幸福在她的眼睛中，便會愛上你。世界上什麼事都能發生；所以

● 共濟會 (Freemasons) 爲 Free and Accepted Masons (自由石工及參加石工) 之略，創立於中

古。原先爲石工所組織的祕密結社，目的在互相救濟。迨十八世紀初葉，始邀石工以外職業者參加。在

舊俄，十八十九世紀之間，此種祕密結社之風極盛，一時成爲社會改革之先聲。——譯者。

誰知道，也許畢加梭夫的話是對的？

九點半^①的時候，羅亭已經在亭子裏了。星星從蒼白的天空的遼遠的深處出現；在太陽沉下去的西方，紅色的殘輝尚未消盡，地平線上顯得更明亮更清湛了；半圓的月亮從如泣如訴的白楊的枝葉交錯的黑網裏露出金黃的臉。一些樹木好似猙獰的巨人站着，枝葉的罅隙好像幾千百雙的小眼睛，或者錯疊成一堆堆密集的黑影。沒有一片樹葉在動着；紫丁香花和薊苲花的最高枝在溫暖的空氣中向上伸展着，好像在探聽什麼。房屋成了一團黑影了；一小塊一小塊的紅光示出點着燈火的長窗；這是溫柔而和平的夜，在這平和裏微微覺得祕密的熱情的呼息。

羅亭站着，雙手交叉疊在胸口，以緊張的注意傾聽着。他的心跳得厲害，他不由自主地把呼吸屏住了。終於他聽到了輕輕的急促的脚步的聲音，娜泰雅到亭子裏來了。

① 在北半球，愈近北方則夏天的白晝愈長，冬天的白晝愈短。所以俄國的夏天，到夜裏九點半的時候地平線上還有落日的餘暉的。——譯者。

羅亭迎上前去，握住她的手。牠們是冷得和冰一樣。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他以激動的低聲說，「我要看你……我不能等到明天。」

我一定要告訴你我自己都沒有想到的——就是在今天早晨都不曾覺察到的。我愛你！」

娜泰雅的手在他的掌裏微微顫動了。

「我愛你！」他重複說，「怎樣會這許久我自己瞞着自己？爲什麼很早以前我不會猜到*我愛你*？你*呢*？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告訴我！」

娜泰雅幾乎呼吸都透不過來了。

「你看我跑到此地來了，」她終於說。

「不說，你愛我！」

「我想——是的。」她輕輕地說。

羅亭更熱情地緊握着她的手，想把她拉到他身邊來。

娜泰雅很快的向四周一看。

「讓我去罷——我怕……我想有人在偷聽我們……看上帝面上，你小心點。服玲薩

夫疑心着。」

「不要管他！你看今天我簡直沒有回答他的問話……啊！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多麼幸福！現在將沒有什麼能夠把我們分開！」

娜泰雅望着他的眼睛。

「讓我去罷，」她低聲地說；「時候到了。」

「再等一刻，」羅亭說。

「不，讓我去，讓我去罷。」

「你好像在怕我。」

「不，但是時候到了。」

「再說，至少再說一次……」

「你說你是幸福的麼？」娜泰雅說。

「我世界上沒有人比我更幸福的了！你還不相信麼？」

娜泰雅抬起她的頭。她的蒼白的高貴的稚嫩的臉，因熱情而變形，在這神祕的亭子的

影下，在這從暮空返映下來的微弱的光輝中，是很美麗的。

「那末我告訴你，」她說，「我是你的。」

『哦，天哪！』羅亭喊。

但是娜泰雅跑開了，去了。

羅亭又站了一會兒，於是慢慢地走出亭子來。月光照在他的臉；他的唇上有一絲微笑。『我是幸福的，』他輕輕地說。『是的，我是幸福。』他又重說了一句，好像他要使自己相信。

他伸一伸高長的身子，搖一搖頭髮，很快的跑進園子裏，兩手做着快樂的姿勢。

同時紫丁香亭的矮樹叢分開了，柏達列夫斯基出現。他小心地向四周看了一看，搖搖頭，皺一皺嘴唇，鄭重地說，『原來是這樣。應該告訴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讓她知道。』他隱沒了。

服玲薩夫回到家中，非常憂鬱，沮喪，沒精打彩地回答他姊姊的問話，復很快地把自己鎖在房裏，於是她決定差人通知列茲堯夫。在困難的時候，她時常求助於列茲堯夫的。列茲堯夫回報她說第二天來。

第二天早晨服玲薩夫仍然不見得高興。早茶過後他原要出去監督田莊的工作的，但是他留在家裏，躺在沙發上，手裏拿起一本書——這是不常有的事。服玲薩夫對文學沒有趣味，詩只會使他吃驚。『這是和詩般的不可解，』他時常這樣說。爲要證實他的話，他時常引下面的一位俄國詩人的句子：

等到他的慘澹的有生完時，

理智和驕傲的折磨；

將不會碾碎和揉爛，

血染的命運的莫忘我花。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不安地望着她的兄弟，但是並不用許多問話來使他煩憂。一輛馬車跑近門口了。

「呵！她想，『列茲堯夫，謝天謝地！』」

一個僕人進來報知說羅亭來了。

服玲薩夫把書拋在地板上，擡起頭來。『誰來了？』他問。

「羅亭，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僕人重複一句。服玲薩夫站起來。

「請他進來，」他說，「你，姊姊，」他回頭向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添一句，「請你避開，單讓我們兩人。」

「爲什麼？」她問。

「我自有很充分的理由，」他打斷她的話，熱情地說，「我請你避開。」

羅亭進來。服玲薩夫站在房間的當中，冷冷地點一點頭招呼他，沒有向他伸手。

「請你承認，你料想不到我會來這裏罷，」羅亭開言說，把帽子放在窗口旁邊。他的嘴唇微微有一點痙攣。他有點不自在，但是想把他的侷促不安隱藏住。

「我並沒有料到你，當然的，」服玲薩夫回答，「在昨天的事情發生了之後。我倒是等着會有什麼人把你的特殊消息告知我的。」

「我懂得你的意思，」羅亭說，坐了下來，「我很感激你的爽直。這樣是比較好得多。我想你是有身份的人，所以親自跑來謁見。」

「我們可不可以省些客套呢？」服玲薩夫說。

「我要向你解釋我爲什麼要來。」

「我們是相熟的，爲什麼你不可以來？再者，你也並不是初次光臨。」

「我來，一如有身份的人拜見另一位有身份的人，」羅亭重複說，「現在我要拜求你的公正的理性……我完全信任你。」

「什麼事？」服玲薩夫說，他一直站在原處，悻悻然凝視着羅亭，有時拈一拈他的短髭。

「假如承你好意……我來此是要解釋，當然，還是同樣地不是幾句話說得明白的。」

「會什麼不？」

「事情牽連到第三者。」

「誰是第三者？」

「塞爾該·巴夫里奇，你懂得我麼？」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我一點都不懂得你。」

「你歡喜——」

「我歡喜明明白白地說！」服玲薩夫插進一句。

他焦急得開始發怒了。

羅亭皺一皺眉。

「允許我……目前只有你我兩人……我得告訴你——雖則你一定早就注意到的

（服玲薩夫不耐煩地聳一聳肩膀）——我須得告訴你我愛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而

我並且有權利可以相信她也愛我。」

服玲薩夫臉發白了，但是沒有回答。他走到窗口旁邊，背朝着裏面。

「你懂得，塞爾該·巴夫里奇，」羅亭繼續說，「假如我沒有這種自信……」

『我起誓！』服玲薩夫打斷他的話，『我一點也不懷疑……好！這樣就是！祝你幸運！我
只是奇怪什麼鬼主意引你把這消息送來給我。這消息對我有什麼用？你所愛的人或愛你
的人和我有什麼相干？這真是超乎我的理解。』

服玲薩夫繼續地凝視着窗外。他的聲音似乎有點哽塞。

羅亭站起來。

『我要告訴你，塞爾該·巴夫里奇，爲什麼我決定來你這裏，爲什麼我想我沒有權利
把我們的——她和我——互愛的感情瞞住你。我對你的尊敬是太深了——這就是爲
什麼我要來的緣故；我不要……我們倆都不願在你的面前耍把戲。你對於娜泰雅·亞歷
舍耶夫娜的感情我是知道的……相信我，我自己並沒有妄想；我知道我是多麼不配的在
她的心中佔據了你的地位的，但是如果命運如此，這樣說明了不是比虛飾，作偽，欺騙要好
一些麼？把我們弄成誤會，甚至於弄成如同昨天晚餐桌上那種場幕要好一些麼？塞爾
該·巴夫里奇，請你自己告訴我，這對麼？』

服玲薩夫把手抱在胸前，好像要按捺住自己似的。

『塞爾該·巴夫里奇！』羅亭繼續道，『我給了你痛苦，我覺到——但是請了解我們

——了解我們沒有別的方法來表示我們對你的尊敬，來證明我們是知道怎樣尊重你的信譽和正直。公開，完全的公開，對別的人們也許不適用；但是對你這形成了一種義務。我們很高興地想作我們的秘密都在你的手中。」

服玲薩夫吐出一聲強笑。

「謝謝你對我的信任！」他喊道，「雖則，請你注意，我並不希望知道你的秘密，也不想把我的秘密告訴你，——縱然你把牠們當作自己的私產一般——但是原諒我，你說來好像代表兩個人。那末我可以猜想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知道你到這裏來和此來的目的罷？」

羅亭有點失驚了。

「不，我沒有把我的主張告知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但是我知道她會贊成我的意見的。」

「這統統很好，真的！」服玲薩夫停了一會說，用手指搖着窗扇，「雖則我得承認假如你對我少有幾分尊敬這倒好些。說句老實話，我並不希罕你的尊敬；但是現在你要我作什麼？」

『我不要什麼，——或者，——不！我只要一件；我要你不把我看作一個口似心非的偽善者，要了解我……我希望現在你總不致於懷疑我的誠意……我要我們，塞爾該·巴夫里奇，像朋友般地離開……你要和從前一樣地把手伸給我。』

羅亭跑到服玲薩夫的前面。

『原諒我，我的好先生，』服玲薩夫說，回轉身來向後退了幾步，『我準備完全平心接受你的好意，我承認這些都是很好的，很高超的，但是我們是平平常常的人，我們不會把薑餅上踱上黃金，我們跟不上像你那樣的大思想家的迅飛疾展……你意下以為忠實的，我們看作是無禮的，不智的，和欠審慎的……對你很清楚很簡單的，對我們是錯綜的隱晦的……我們要守秘密的，而你要吹播開來……我們怎樣了解你！原諒我，我也不能把你看作一位朋友，也不伸手給你……這是很小器的，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器的人。』

羅亭從窗邊椅上拿起帽子。

『塞爾該·巴夫里奇！』他很悲愁地說，『再會；我的料想錯了。我的拜訪原不近情……』

但是我希望你……（服玲薩夫做着不耐煩的動作）原諒我，我不再提起這些了。從各方面想一想，真的我看你是對的，你只好這樣做。再會，容許我至少再說一次，最後的一次向你

保證我的來意是真純的……我相信你會保守祕密。」

「儘夠了！」服玲薩夫喊道，氣得發抖，「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你的信任；這樣你便沒有任何權利來打算到我替你保守祕密！」

羅亭還想說些什麼，但是他只搖一搖手，一鞠躬，去了，服玲薩夫身子一倒，躺在沙發上，臉朝着牆壁。

「我可以進來麼？」門邊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聲音。

服玲薩夫沒有即時回答，偷偷地把手拭過臉。「不，莎夏，」他說，聲音有點改變，「再等一會。」

半點鐘後，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又來門邊。

「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在這裏，」她說，「你要見他麼？」

「好，」服玲薩夫回答，「請他上來。」

列茲堯夫進來。

「什麼事，你不舒適麼？」他問，在沙發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

服玲薩夫欠身起來，斜靠在肘上，在他的朋友的臉上久久地望了一眼，於是一字不漏

地把他和羅亭的對話全部告訴給列茲堯夫。他以前從來不曾對列茲堯夫提起對於娜泰雅的感情，雖則他猜想這於他並不是祕密。

『好，兄弟，你驚了我！』當服玲薩夫說完這故事時，列茲堯夫說。『我盼待着他有什麼出奇的事做出來，但是這未免——然而在這裏面我仍舊看得他出來。』

『憑我的信譽起誓！』服玲薩夫喊道，非常奮興，『這實在是一種侮辱！怎的，我幾乎要把他攆出窗口去。他是向我誇口呢，還是他怕這是什麼目的？怎樣他會起了這樣的主意跑到一個人——？』

服玲薩夫把手抱在頭上，不說話了。

『不，兄弟，這不是的，』列茲堯夫很平靜地回答；『你會不相信，但是真的，他的動機是好的。是的，真的。你看得出來麼？無疑地，這樣才是寬大，亢直，才能給他一個講話的機會，顯出他的漂亮的言詞，當然，這就是他所需要的，沒有牠便不能生活。呵，他的口舌便是他的仇敵，雖則也是他的得力的僕人。』

『他進來說話的時候是多麼嚴重的神氣，你想不到！』

『對，不是這樣他便什麼都不能做。他把他的外套扣得整整齊齊的好像要盡一樁神

聖的義務一樣。我真想把他放在一個荒島上，躲在一只角裏看他怎樣動作。而他是大談其單純樸素的。」

「但是告訴我，親愛的朋友，」服玲薩夫問，「這是什麼？是哲理還是什麼？」

「我怎樣告訴你？一方面這是哲理，我敢說，在另一方面又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把什麼傻勁兒都當作哲理，這是不對的。」

服玲薩夫望着他。

「那末他撒謊麼？你想？」

「不，我的孩子，他沒有撒謊。但是，你知道，關於他我們已經說得夠了。讓我們點起煙斗，叫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進來。她和我們一起的時候，我們說話要容易些，要靜默也容易些。她可以替我們預備一點茶。」

「很好，」服玲薩夫回答。「莎夏，請進來，」他高聲地喊。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進來，他握住她的手，很熱情地壓放在自己的唇上。

羅亭回去，腦筋在奇異的紊亂的狀態中。他對自己發惱了，他責備自己，責備他的不可

原諒的鹵莽，孩子氣的衝動。有人說得好：沒有比自己意識到做了什麼傻事更痛苦的了。

羅亭被悔恨噬嚙着。

『什麼鬼主意驅使我，』他在齒縫間喃喃道，『去會見這傢伙！這是什麼想頭！只是自求侮辱！』

但是在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中有什麼異常的事情發生了。女主人整個早晨都沒見，也沒有來吃晚餐；她頭痛，伯達列夫斯基傳言說，只有他一個人被允許進她的房間裏去。娜泰雅呢，羅亭也很難得見她一面；她和彭果小姐一起坐在自己的房裏。當她在晚餐席上遇見羅亭時，悽然望了他一眼，他的心都沉下去了。她的臉改變了，好像自從昨天起有一種悲哀的重負壓着她。羅亭也爲了將有什麼變故發生的模糊的預感開始感到悲戚。爲要排遣他的愁思，他便去找巴西斯它夫，和他談了很多，發現他是一個熱情的懇切的孩子，滿懷着熱情的希望和不渝的信仰。晚上，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在客室裏出現了幾個鐘頭。她對羅亭很客氣，但是有幾分和他疏遠，笑着皺着眉頭，打鼻孔裏說話，比平時更富暗示。處處她都有社交場中宮廷貴婦人的神氣。最近她似乎對羅亭冷淡了。『這祕密是什麼？』他想，斜眼望着她傲驕地抬着的頭。

他等不了多久便得到這謎的答案。當他晚上十二點回到房裏的時候，有什麼人突然把一張字條捧在他的手裏。他向四周一望；一個女孩子在遠處急急地跑過去，娜泰雅的女用人，他猜。他跑到房間裏，把僕人喊出去，撕開信，讀着娜泰雅手書的幾行字——

『請你明天早晨七點鐘，不要太遲，到阿夫杜馨池來，在櫟樹林的那邊。別的時候是不可能的。這是我們最後的會面，什麼都完了，除非……來罷我們必得決定。』

『又及假如我不來，這意思便是說我們將不能再見了。那時我會通知你。』

羅亭把這信在手裏翻來覆去，默默地想着，於是把牠放在枕頭底下，脫了衣服，睡下去。很久他沒有睡着，於是微微的一瞇，他醒來的時候，還不到五點鐘。

阿夫杜馨池，娜泰雅指定那兒附近作約會的地點的，很久便不成其爲一個池了。三十年前，堤岸崩了，水流出去，從此便被廢棄。只有原先一片汙泥堅結成平坦的池底的窪穴，和依稀可辨的堤岸的痕跡，令人想起這曾經是一個池子。池的附近原有一所田莊。也在很久以前便坍塌毀了。僅有巨松兩株，留存一些記憶而已。風永遠在松樹的修長蒼綠的高枝淒其的悲嘯着。流傳於人們中間的神祕傳說，說是在這松樹的底下曾做過可怕的罪惡；他們時常說，假如其中有一株樹倒下來，一定要殺死什麼人的；從前還有第三株，被一陣暴風吹倒，壓死了一個女孩子。這古池附近的一帶說是常常有鬼靈出現；這裏青草不生，滿片荒涼，就是天氣好的時候，也暗黑陰慘——附近一座年代古遠滿是枯死的櫟樹的森林，襯得更加陰暗慘澹了。幾株大樹從低矮的灌木叢中好像疲乏了的巨靈抬起牠的灰色的頭臉。光景

兇惡怕人，有如陰險的老人，聚在一起商量什麼惡魔的計畫，一條幾乎難辨的狹徑在這近旁迤邐通過。假如沒有緊急的事由，人們是不會到阿夫杜馨池附近去的。這池離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約有一英里半遠。

羅亭到阿夫杜馨池附近的時，太陽已經出來有好一會兒了。這並不是晴朗的早晨。乳色的濃雲遮滿了天空，被呼嘯的悲號的風驅逐着。羅亭沿着長滿牽裳綴襟的牛蒡草和斑黑的野蕁麻的堤岸走來走去，心在忐忑不安。這些晤談，這些新的感情於他有幾分喜悅，但又惱了他，尤其是讀了昨晚那封信之後。他預感到末日臨近了，精神上暗暗在煩惱，雖則看他雙手抱在胸前，望着四周，帶着凝神集慮的堅決的樣子，想不到他有這種心事。畢加梭夫有一次說得真對，說他像一個中國的塑像，頭總是太大了，因之失却全身的平衡。但是——個人只憑着頭腦，無論牠如何厲害，是連自己曾經想過什麼東西都難知道的……羅亭，明敏聰慧的羅亭也不能肯定說他是否真愛娜泰雅，是否在痛苦着，是否將會感到痛苦，假如離開了她。既然他一點也沒有玩玩戀愛把戲的初意——這一層是相信得過的——那末爲什麼他去逗動那可憐的女孩子的心呢？爲什麼他懷着祕密的顫慄等待着她？對於這些問題唯一的解答便是沒有比薄情的人更容易失去主意的了。

他在堤上走來走去，同時娜泰雅踏着潤濕的草，一直穿過田野，急急地向他跑來。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你的脚會弄濕了！』她的女僕說，幾乎趕不上她。

娜泰雅沒有聽，也沒看四周，向前跑着。

『啊，假如他們看見我們！』馬夏（女僕的名字）喊道；『真的，真奇怪的我們怎樣會從屋子裏跑了出來！……彭果小姐也許會醒來……謝謝天，虧得還不遠……呵，先生已經在等着了，』她接着說，突然看到羅亭長大的身軀，宛如入畫的站在堤上；『他站在這高墩上做什麼——他應該隱藏在池窪裏。』

娜泰雅站住了。

『在此地等一等，馬夏，在這松樹旁邊，』她說，跑到池旁去。

羅亭迎上她；他突然驚愕地站住。在她的臉上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表情。她的眉蹙攏來，嘴唇緊閉着，眼睛堅定的一直望着前面。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說，『我們沒有時間可浪費。我來只能有五分鐘。我須

得告訴你我的母親什麼都知道了。前天柏達列夫斯基看到我們，把我們的約會告訴了她。

他時常是媽媽的偵探。昨天她叫了我去。』

「天哪！」羅亭喊道，「這是可怕的……你的母親說些什麼？」

「她並沒有對我生氣，她沒有罵我，但是她責備我缺少審慎。」

「就是這樣麼？」

「是的，她宣稱寧願看到我死而不願看到我做你的妻子！」

「她這樣說是可能的麼？」

「是的；她還說你自己也不想要和我結婚，你只是和我調情，因為你無聊，說是她不會料到你會這樣；但這都是她自己不好，讓我和你見面得太多……說是她相信我聰明懂事，說是我這番使她驚異了……還有，我現在不記得她對我所說的一切。」

娜泰雅用一種平的，幾乎沒有表情的聲音說這些話。

「你，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你回答些什麼呢？」羅亭問。

「我回答什麼？」娜泰雅重複一句，「現在你想怎樣辦呢？」

「天哪！天哪！」羅亭回答，「這是殘酷的！這樣快……這突然的打擊……你的母親是

這般生氣麼？」

「是的，是的，她聽都不要聽到談起你。」

「這是可怕的！你意爲沒有希望了麼？」

「沒有。」

「爲什麼我們這樣不幸！這可憎的柏達列夫斯基……你問我，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怎樣辦？我的頭在打轉了——我什麼都想不通……我只感覺到我的不幸……我很奇怪你能夠這樣地保持鎮定！」

「你想我心裏是好過的麼？」娜泰雅說。

羅亭開始在堤岸上走。娜泰雅眼睛不離開他。

「你的母親沒有問你？」他終於說。

「她問我是否愛你。」

「唔……你呢？」

娜泰雅靜默了一刻。「我說了真話。」

羅亭握住她的手。

「永遠是，不論什麼事情上面，都是寬厚，心地高潔的，哦，女孩子的心——這是純金但

是你的母親真的是這般絕對地聲明我們的結婚的不可能性的決心麼？」

「是的，絕對的。我已經對你說過；她相信是你自己不想和我結婚。」

「那末她把我看作一個負義的人！我做了些什麼，配受這猜疑呢？」羅亭把他的頭抱在手裏。

「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娜泰雅說，「我們把時間耽誤了。記得，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你。我來這裏不是爲了哭，不是爲了訴苦——你看我並沒有流淚啊——我是來徵求你的意見。」

「我有什麼意見可以給你，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

「什麼意見？你是男子；我一向信任你，我要信任你到底。告訴我，你的計劃是什麼？」

「我的計劃……你的母親當然要把我趕出去。」

「也許是的。昨天她告訴我她要和你斷絕一切來往……但是你不回答我的問題麼？」

「什麼問題？」

「你想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我們應該怎樣做？」羅亭回答；「當然服從。」

『服從，』娜泰雅慢慢地複一句，她的嘴唇變白了。

『服從命運，』羅亭繼續說。『此外還能夠做些什麼呢？我很知道這是多麼酸辛，多麼痛苦，多麼難忍。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是窮的。固然我可以做工；但是就算我是一個有錢的人，你能夠忍受和你的家庭破裂，忍受你母親的怒麼？……不，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簡直連想都用不着想。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是命裏註定不能生活在一起，我所夢想的幸福是非我所有的！』

突然娜泰雅把臉藏在手裏，開始哭起來。羅亭跑近她。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親愛的娜泰雅！』他帶着溫情說，『不要哭，看上帝面上，不要磨折我，寬心些罷。』

娜泰雅擡起頭來。

『你要我寬心些，』她說，她的眼睛在淚中發光，『我並不是爲了如你所設想的那些理由而哭——對這我一點也不悲哀；我悲哀的是我受了你的騙……什麼！我是來求你的意見的，在這個時候！而你的第一句話是服從！服從！這就是你所談的獨立，犧牲的解釋麼，這些……』

她的聲音咽住了。

『但是，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羅亭不知所措地說，『記得——我並不是不忠於我的話——只是——』

『你問我，』她以新的力量繼續道，『我用什麼話來回答我的母親，當她聲明說是她寧願我死而不同意我和你結婚的時候；我回答說是我寧願死而不願另嫁給別人……而你說「服從」她一定是對的了；你一定，因為沒有事做，因為無聊，和我來鬧玩意兒。』

『我向你發誓，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向你保證，』羅亭分辯說。但是她沒有聽。

『爲什麼你不阻止住我？爲什麼你自己也不——或者你是沒有料想到阻礙麼？我說這話很慚愧——但是我看現在一切都成過去了。』

『你得靜一靜，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羅亭說；『我們須得共同商量一下有什麼方法——』

『你時常說犧牲自己，』她插口道，『但是你知道麼，假使你今天立刻對我說「我愛你，但是我不能和你結婚我不擔保將來，把你的手給我，跟我來罷，」你知道麼？我會跟你來，

你知道麼？我會冒一切危險！但是說話和行爲是這樣大不相同，現在你是害怕了，正如前天在晚餐席上怕服玲薩夫一樣。」

紅潮上了羅亭的面頰。娜泰雅的出乎意料的力量驚了他；但是她最後的一句話傷了他的虛榮心。

「現在你是太憤怒了，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他說，「你想不到你如何尖酸地傷了我。我希望時間過後你會了解我；你會懂得我放棄了這你自己承認於我並無任何義務的幸福是費了如何代價。你的平安比世上的一切於我更形寶貴，我將成爲人類中最卑賤的人，假如我利用機會——」

「也許是的，也許是的，」娜泰雅打斷了他的話，「也許你是對的；我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但是直到現在我是相信你，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將來，請你守住你的話罷，不要隨隨便便的任意的瞎說。當我對你說「我愛你」的時候，我知道這句話的意義；我準備一切……現在，我只謝謝你給了我一個教訓，——和你說聲再會。」

「住罷，看上帝面上，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懇求你。我不該受你的侮蔑，我向你發誓。試把你自已處在我的地位想一想。我要對你和我自己負責任。假如我不以至忠誠的愛

來愛你——天哪！我應該立刻便慫恿你和我逃走……遲早有一天你的母親會原諒我們

——那時候……但是在打算到我自己的幸福之前……」

他住口了。娜泰雅的眼睛一直盯住他，使他迷亂了。

「你想對我證明你是有信誼的人，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她說。「我並不懷疑。你是不不能不盤算利害而做事的；但是我需要相信這些麼？我是爲這而來的麼？」

「我沒料到，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

「啊！終究你說出來了！是的，這些你都不曾料到——你不認識我。不要不安……你不愛我，我再也不強迫我自己去愛任何人。」

「我愛你的！」羅亭喊道。

娜泰雅身子挺一挺。

「也許是的；但是你怎樣愛我呢？記住你所說的一切話，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你告訴我：「沒有完全平等便沒有愛。」……你之於我是太高超了；我配不上你……我罰有應受。在你的面前還有許多更有價值的義務。我將不會忘記今天……再會。」

「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你去了麼？難道我們就像這樣地分開麼？」

他伸手向她。她站住了。他的求戀的聲音使她猶豫了。

『不，』她終於說了出來。『我覺得在我的心裏有什麼東西碎了。……我來這裏，我好
像瘋狂了的一樣和你說話；我必得定神想一下。這是不可能的，你自己說過，這一定不可能
的。天哪，我出來到此地的時候，我心中暗暗已和我的家庭告別，和我的過去告別——什麼？
我在此地遇見了什麼人？——一位懦夫。……你怎樣知道我不能忍受和我的家庭脫離呢？
——你的母親將不答應，……這是可怕的！這就是我從你的口裏所聽到的一切，是你，你，羅
亭？——不再會……呵！假如你愛我，我將會在「此刻」感到，在這一剎刻……不，不，不再會！』
她很快地轉身向馬夏跑去，馬夏已經開始不安起來，很早便在向她做手勢了。
『是「你」怕，不是我！』羅亭在娜泰雅背後喊。
她沒有理他，穿過田野趕快地跑回家去。她回到自己的臥室；但是一跨進門檻，便氣力
不加，昏倒在馬夏的臂上。

但是羅亭仍舊在堤岸上站了好久。終於他渾身打了一個寒噤，以遲緩的脚步踏上那
條小徑，靜靜地沿着牠走。他是深深的羞赧了……受傷了……『何等的女孩子！』他想，『十
七歲……不，我不了解她……她是一個特異的女孩子。何等強的意志……她是對的！她配

受較之我對她所感到的另一種愛，我對她感到……」他自己問自己。「我已經感到不愛她，這是可能的麼？那麼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在她的旁邊我是一個多麼可憐的流氓！」

一輛競賽馬車的輕微的磷磷的聲音使羅亭擡起頭來。列茲堯夫趕着他的永不更換的競賽小馬迎面而來。羅亭沒有開口，向他點一點頭，好像突如其來了一個想念，他折向路的一邊，急急地向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的方向走去。

列茲堯夫讓他過去，望着他的背影，想了一想，撥轉馬頭，趕回服玲薩夫的家。他昨晚就在那裏過夜的。他見他還睡着，吩咐不要把他驚醒，自己坐在走廊上等茶喝，吸着煙斗。

服玲薩夫十點鐘起身。聽到列茲堯夫坐在走廊上，他很驚訝，叫人把他請進房裏來。

『碰到什麼事情？』他問。『我想你是趕着車子回家去了。』

『是的，我這樣想，但是我遇見羅亨……他帶着失神的臉色在田野中徬來徬去，所以我立刻折回來了。』

『因為你碰到羅亨所以便回來麼？』

『這就是說——說真話，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跑回來，我想是因為惦記起你；我要和你在一起，在我需要回家之前我還有很多的時間。』

服玲薩夫酸苦地一笑。

『是啲；人們不能想起羅亨而不想到我……僕歐！』他粗魯地喊，『拿茶來。』

兩位朋友開始喝茶。列茲堯夫講到農業上的事情——用紙料來蓋造穀倉的新方法……

突然服玲薩夫從椅子上跳起來，用力打着桌子，打得杯子碟子都玲琅響起來。

「不！」他喊道，「我不能再容忍了！我要把這位聰明人喊出來，讓他拿槍來打我——至少我要試試送一顆子彈到他的有學問的腦子裏去！」

「你說些什麼？」列茲堯夫咕噥道，「你怎樣能夠喊得這樣？我煙斗掉了……什麼事啦！」

「事情是這樣，我聽到他的名字便要冒火；這使我的血液都沸騰了！」

「住口，親愛的朋友，住口，你不羞麼？」列茲堯夫接着說，從地上拾起煙斗。「由他！讓他去罷！」

「他侮辱了我，」服玲薩夫在室內走來走去，繼續道，「是的，他侮辱了我。你也得承認。起先我沒有覺察到；他是出其不意的來；誰能夠料得到這層呢？但是我要給他看看他不能把我當作傻子……我要鎗殺他，這該死的哲學家，好像鎗殺一隻鷓鴣。」

「這樣有什麼上算，真的！我現在姑且撇開你的姊姊不談……我看你是興奮了……」

你想你的姊姊怎樣辦呢！至於和另一個人的關係——什麼！你以為你把哲學家殺死了，你就能把你的機會改善一些？」

服玲薩夫把身子倒在椅子上。

「那末我須得到什麼地方去跑一跑！在此地我的心簡直被苦痛壓毀了；只是我找不到地方去。」

「跑開去……這是另一回事！我倒贊成。你知道我還有什麼提議麼？讓我們一同去——到高加索，或者簡直就到小俄羅斯去吃糰子。這是頂好的想頭，親愛的朋友！」

「是的；但是誰留在這裏陪我的姊姊呢？」

「爲什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不可以和我們一同去？天哪！這將是愉快的。至於照料她——是的，我來擔任！一定不會缺少什麼；假如她高興的話，我每天晚上可以在她的窗下預備一只夜歌；我用香水灑在馬車夫的背上，用花撒滿道路。而你我都成了單純的新的人，親愛的孩子；我們將娛樂自己，我們回來的時候，體胖心怡，抵禦得住愛情的冷箭了！」

「你慣會說笑，密夏！」

「我並不說笑。這是你的絕妙的想頭。」

「不，廢話！」服玲薩夫又喊起來。「我要和他決鬥，我要和他決鬥……」

「又來了！多麼地發怒啊！」

一個僕人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

「誰寄來的？」列茲堯夫問。

「羅亭，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拉蘇斯基的僕人送來的。」

「羅亭？」服玲薩夫重說一句，「給誰？」

「給你。」

「給我……拿來。」

服玲薩夫拿了這封信，很快地扯開，開始讀。列茲堯夫很注意地望着他；一種奇異的，幾乎是快樂的驚訝浮上服玲薩夫的臉；他雙手一放，垂在身旁。

「什麼？」列茲堯夫問。

「讀牠，」服玲薩夫低聲地說，把信遞給他。

列茲堯夫開始讀。這就是羅亭所寫的。

今天我要離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永遠離開。這當然會使你驚奇，尤其是在昨天經過的事情之後。我不能向你解釋爲什麼我必得要這樣做的正確的原因；但是在我想來是有幾分理由應該讓你知道我的離開。你不歡喜我，甚至於把我當作壞人，我並不想替自己分辯；時間會替我分辯的。在我的意見，要向一個懷有成見的人證明他的成見的不公允，在一個男子是不屑爲而且無益的。想要了解我的人不會責備我，不想了解我或不能了解我的，他的咒詛不會使我痛苦。我看錯了你了。在我的眼裏你依然是和從前一樣的一位高貴的可敬的人，但是我以爲你也許會比你長育其間的環境高出一頭。我錯了。這算什麼？在我的經驗中，這不是初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再向你說一遍，我去了。我祝你快樂。請承認這禱祝是完全沒有自私的，我希望現在你將能快樂。也許時間過後，你會把你對我的觀念轉變。我們是否再得遇見，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樣我仍是你的忠實的幸福祝願者。

「又及，我欠你的兩百盧布，等我到了T省田莊的時候直接寄來還你。還有我請求你不要對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起這封信。」

「又及及，還有一個最後的，但是重要的要求；既然我就要離開，我希望你在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的前面不要提起我來拜訪過你的一回事。」

「好啦！你怎麼說？」列茲堯夫讀完信之後，服玲薩夫跟着便問。

「叫人怎麼說？」列茲堯夫回答，「像回教徒一樣喊「阿拉！阿拉！」●張口結舌地驚奇地坐着，這便是所能做的一切……好，走得真好！但是，奇怪！你看，他想這是他的「義務」要寫這封信來給你，他來看你也是爲了「義務」的觀念……這些先生們每步都不忘「義務」，他們總是負着什麼「義務」……或者負着債務！」列茲堯夫說，帶着微笑指着信後的附言。

「他的詞句多麼婉轉！」服玲薩夫喊道，「他把我看錯了。他希望我能夠比我的環境

高出一頭。何等的謔語！天哪！這比詩還要壞！」

列茲堯夫沒有回答，但是他的眼睛在瞇笑着。服玲薩夫站起來。

「我要到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去，」他聲明道。「我要去找這是什麼意思。」

「等一等，親愛的孩子，給他時間起身。又跑去和他衝突起來有什麼好處？他去隱起來了，好像是你還要怎樣？還是進去躺一躺，稍為睡一睡的好；昨晚你輾轉了一整夜，我想。但以後百事都一帆風順了。」

「你從何得到這結論？」

「哦，我這樣想。去睡一睡；我去看你的姊姊。我陪她。」

「我一點也不想睡。要我到床上去是什麼目的？我寧願出外到田野裏去，」服玲薩夫說，披上他的外衣。

「好，這也是很好的一回事。去罷，看一看田野……！」

列茲堯夫自己跑到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房裏去。他在客室裏遇見她。她歡天喜地地歡迎他。他來的時候她總是高興的；但是她的臉色有點憂愁。她爲了昨天羅亭的

拜訪感到不安。

「你看到我的兄弟麼？」她問列茲堯夫，「今天他怎樣？」

「很好，他到田野裏去了。」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會子沒有說話。

「請你告訴我，」她開始說，懇切地凝望着衣袋裏手帕的角，「你知不知道爲什麼

……

「爲什麼羅亭到此地來？」列茲堯夫接上去。「我知道，他是來道別的。」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擡起她的頭。

「什麼來道別！」

「是的。你聽到麼？他要離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了。」

「他要離開？」

「永遠離開；至少他這樣說。」

「但是，請你說，這終究怎樣解釋……？」

「哦，這是另一回事！要解釋是不可能的，但事情是這樣。他們中間一定有什麼事故發

生了。他把弓弦拉得太緊，斷了。」

「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說，『我不懂；你在和我開玩笑，我想。』」

「不，真的！我告訴你他走了，甚至於寫信讓他的朋友們知道。我敢說這是好的，從某一個觀點看來；但是他的離開把我剛和你的兄弟談起的一個驚人的計劃阻住不能實現了。」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什麼計劃？」

「什麼，我建議給你的兄弟說我們旅行去，散散他的心，你也要一道去。特別來照顧你的是我自己負……！」

「這是一等！」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我可以猜想到你怎樣來照顧我。好啦，你會讓我餓死的。」

「你這樣說，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因為你不知道我。你想我是一個完全的笨伯，一塊木頭麼？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也會像糖一般地溶化了，跪在膝蓋上過一整天呢？」

「我倒歡喜看看這樣，我真想說！」

列茲堯夫突然站起來，『好，嫁給我，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你便可以看到了。』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紅到耳朵根。

『你說什麼？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她在昏亂中喃喃地說。

『我說這很久我就想說的，』列茲堯夫回答，『在我的舌尖上說了一千遍了。終於給我說了出來，假如你想來這樣頂好，你便這樣做。但是現在我要跑開去，這樣省得你爲難。假使你願意做我的妻子……我要跑開去了……假使你並不歡喜這個意見，你只要叫人來喊我進來；我會懂得的……』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想把列茲堯夫留住，但是他很快地跑開去了，跑到園子裏去，帽子都沒戴，他斜靠在一扇小門上，眼睛向四周望着。

『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他後面的女傭人的聲音，『請你到我的太太這裏來。她叫我來喊你。』

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回過頭來，出其不意地雙手捧住女孩子的臉，吻一下她的前額，於是跑到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那裏去。

羅亭回家來——在碰見列茲堯夫之後——把自己關在房裏，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服玲薩夫，（讀者已經知道的）另一封給娜泰雅。他在第二封信上費了不少時間，塗了很多，攛改了很多，然後，仔仔細細地抄在一張精美的信箋紙上，褶得很小很小，把牠放在衣袋裏。臉上帶着苦痛的樣子，他在房間裏來來往往地走了好幾趟，坐在窗前的一張椅子上，用手臂支着身子；一滴眼淚從他的眼眶裏慢慢地淌出來。突然他站起來，把衣鈕扣好，喊僕人上來，叫他去問一問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他能不能去看她。

僕人很快地回來，回答說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很高興見他。羅亭便到她那裏去。她在閨房裏接見他，正是兩個月以前，第一次接見他的地方。但是現在她不是一個人；柏達列夫斯基坐在她的旁邊，永遠是謙遜的，瀟灑的，整潔的，態度嫺雅的。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和藹地接見羅亭，羅亭也很謙和地向她行禮，但是一瞥眼看
到他們兩個人的笑臉，就是缺少經驗的人也會懂得在他們中間是有什麼不快的事情發
生過的，即使沒有表示出來。羅亭知道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在惱他。達爾雅·密哈伊洛
夫娜也猜疑他現在對一切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都知道了罷。

柏達列夫斯基的告密使她大大不安。這一點觸犯了她的浮俗的驕傲。羅亭，一個沒有
爵位的窮漢子，直到現在也沒有什麼名望，竟敢妄想和她的女兒——達爾雅·密哈伊洛
夫娜的女兒——作祕密的約會。

『作算他是聰明人，是一個才子！』她說，『這算得什麼？要是這樣，那末不論什麼人都
可以做我的女婿了。』

『很久的工夫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柏達列夫斯基說，『我很奇怪他不明白他
自己的地位！』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很激動，娜泰雅因此受罪着。

她請羅亭坐下。他坐下來，但是不像往日的幾乎是屋子裏的主人的羅亭，甚至於也不
像一個老朋友，而是一位客人，一位不很親密的客人。這些都在一霎時間發生的……水是

突然變成固體的冰了。

『我來，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羅亭開始說，『是爲了謝謝你款待的盛意。今天我接到從我的小小的田莊發來的一點消息，是絕對地需要我在今天卽刻動身。』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注意地望着羅亭。

『他先摸到我的心思了；這一定是因爲他起了什麼疑心，』她想。『他避免了一個不快的解釋。最好也沒有。呵！永遠是聰明人！』

『真的？』她高聲地回答。『啊！多使人失望！好，我想這也無法。我希望今冬在莫斯科能看到你。我們不久便要離開此地。』

『我不知道，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我能不能到莫斯科，但是，假如我做得好，我將視作是一種應盡的義務來拜見你。』

『啊哈，我的好先生！』柏達列夫斯基在想；『不久之前你在此間的行爲舉止像煞一個主人，現在你是在怎樣說啊！』

『那末我猜想也許你從你莊子得到了一個不滿意的消息？』他說，帶着習慣的輕易。

『是的，』羅亭乾澀地回答。

「田稼收成不好麼，我猜？」

「不是，別的事。相信我，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羅亭繼續說，「我將永不忘記在你的家裏所過的日子。」

「我，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也將時常快樂地回憶起我們的友誼。你什麼時候動身呢？」

「今天，晚餐後。」

「這樣匆促……好，我祝你一路平安。但是，假使你的事務不勾住你，也許你可以在此地再見我們。」

「我將難得有時間，」羅亭回答，站起來。「原諒我，」他又說一句：「我不能立刻償還你的借款，但是我一到家——」

「廢話，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直截打斷他的話。「我很奇怪你說這話不害羞……現在幾點鐘了？」她問。

柏達列夫斯基從背心袋子裏掏出一只瓷面的金錶，把玫瑰色的下巴在他的堅挺的雪白的硬領上彎下來，仔細地看了一下。

「兩點三十三分，」他報告。

「是梳粧的時候了，」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目下，暫時再見，德密特里·尼哥拉伊奇。」

羅亭站起來。他和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談話的全部都有一種特殊的性質。一般無二的好像戲子在複習他們的劇詞，又好像外交官在交換他們的擇字謹嚴的句子。

羅亭跑開了。他現在由經驗知道交際場中的男子們和女子們就是和對於他們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的人也不會破臉，只是讓他掉了下去，好像跳舞會後的手套，好像包糖果的紙片，好像不中彩的獎券。

他很快地把行李收拾起來，不耐煩地等着動身的時刻。聽到他打主意要離開，一家人個個都驚訝了；連僕人們也以迷惑的神氣望着他。巴西斯它夫隱不住他的悲傷了。娜泰雅明顯地在避開羅亭。她試想不去碰見他的眼睛。可是他終於把信送到她的手裏。晚餐後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重申一遍說她希望在她們未去莫斯科之前能夠再看到他，羅亭沒有回答。柏達列夫斯基對他比任何人都談得多。有好幾次羅亭真想要撲上去，在他的玫瑰色的得意洋洋的臉上攔一下耳光。彭果小姐時常用一種她眼睛裏的特別的偷偷的表情

瞥着他；在一隻老獵狗的臉上有時可以看到這同樣的表情。

「啊哈！她好像對她自己在說，『你被捉住了！』」

終於六點鐘響了，羅亭的車子到了門口。他開始和大家忽忽地告別。他心裏覺得一種透心的嫌惡。他不曾料到會這樣地離開這屋子，好像他們把他趕出去似的。『是何等樣的走法！這樣匆忙的目的是什麼？可是，還是這樣比較好。』當他帶着勉強的笑向着各方打躬的時候他這樣想着。最後一次他望見娜泰雅，他的心悸動了；她的眼睛落在他的身上，以一種悲哀的，責備的告別。

他急速地走下石階，跳進車子裏。巴西斯它夫要求陪他到第二個車站，他坐在他的身邊。

「你記得麼，」馬車從庭院中出到杉木夾道的大路上的時候，羅亭開始說，「你記得唐吉可德離開公爵夫人的宮殿的時候對他的僕人怎樣說？「自由，」他說，「我的朋友桑佐，自由是人的最寶貴的財產，能不仰賴別人而有上帝賜他一片麵包的人是幸福了！」唐吉訶德在那時所感到的，現在我也感到了……願上帝賜恩，我的親愛的巴西斯它夫，你也有一天會體驗到這感覺！」

巴西斯它夫緊壓着羅亭的手，這位誠實的孩子的心是因了感情強烈地跳動着。他們一路談着到了車站，羅亭說起人的尊嚴，真實的獨立自由的意義。他說得高尚地，熱情地，正地，在分手的當兒，巴西斯它夫禁不住撲倒在他身上，挽住他的頭頸，嗚咽起來。羅亭自己也落淚了，但是他並不是因為要離開巴西斯它夫而落淚，他的眼淚是爲了受傷的自尊心而流的。

娜泰雅跑回她自己的房間，讀着羅亭的信。

『親愛的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他寫，『我決定離開了。更沒有別的路可走。我決定在未會明明白白被逐之前離開。我離開後，所有的困難將會終結，也不會有有人來惋惜我。我還期待些什麼呢？……老是這樣，但是爲什麼我要寫信給你？』

『我也許就此永遠地離開你，在你的心上留下一個較我所應受的更惡劣的記憶，這於我是太痛苦了。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寫信給你的原因。我並不想替自己辯解，也不想除了自己之外埋怨任何別人；我只想，在可能範圍內，解釋我自己……前幾天的事情是這樣的出乎意料，這樣地突然……』

「我們今天的談話對我是一課不忘的教訓。是的，你是對的；我並沒有了解你，而自作是了解你！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經遇見各色各樣的人。我認識許多婦人，許多年青的女孩子，但是在你的身上，我初次遇見一個絕對真實的，正直的靈魂。這是不常見的事，所以我不知道怎樣合度地來尊重你。第一天和你相識，我覺得被你吸引住了；你也會覺察到的。我和你一起過了一個鐘頭，而是一個鐘頭，而不了解你；甚至於不想來了解你——而我竟以為我愛你！爲了這罪孽，我現在是受罰了。

「曾有一次我愛上了一個女子，她也愛我。我對她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和她對我的一樣；但是，因爲她自己也不單純，這於她倒好些。在那時候，「真實」不會顯示給我，現在「真實」呈獻在我的面前，我不能認識牠了。……終於我認識了，已是太遲。

……已往的事是不能召回的。……我們的生命也許能夠融合在一起，而現在將永不能融合了。我怎樣向你證明說我也許是用真的愛——衷心的愛而不是一時的歡喜——來愛你的呢？當我自己還不知道我能不能有這一種愛的時候？

「自然稟賦給我的很多。我知道，我不欲以虛偽的謙遜，來向你隱瞞，尤其在我是這樣難堪這樣屈辱的時候。……是的，自然稟賦給我的很多，但是我將碌碌而死，沒有

做一樁我的能力值得做的事，在身後不留一絲痕迹。我的所有的富藏將落空地耗散；我看不到我所播的種子的果實。我是缺少了什麼。我自己不能確實地說我是缺少了什麼……當然的，我是缺少了什麼，沒有這便不能打動男子的心，或者整個地贏得女子的愛；率領人們的思想是浮移難定的，猶如率領地上的皇國也落不得好處。奇異的，幾近乎滑稽的是我的命運；我想獻出我自己——切望地，整個地，爲了某種事業——而我不能獻出我自己。我將爲了什麼連我自己都不大相信的傻事或別的把自己犧牲作爲了結……可憐！到了三十五歲還要作某種的準備……

「我以前從來不會對什麼人這樣赤裸裸地披露過自己——這是我的招供。

「但是把我說得夠了。我將要說起你，貢獻你一些意見；我對你是再也不能効勞了……你是年青；但是儘你的一生，要順隨你的感情的衝動，不要受你的理智或別人的理智的鉗馭。相信我，生活過得愈簡單，範圍愈狹，愈好；不要到新的方面去找偉大的事業，而生命各個階段都要在一定的時間內臻於完整。」在青年時年青的人有福了。」
但是我看到這個勸告應用到我自己的身上比你倒更恰當些。

「我承認，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我是很不幸。對於我在達爾雅·密哈伊洛夫

娜心中所引起的感情的本質，我從來不信我的觀察會有錯誤；我是希望着我至少找到一個暫時的家……現在我又要聽憑崎嶇的世界的機遇的簸弄了。代替了你的談話，你的親身，你的注意而睿智的臉的將是什麼……我自己才該責備；但是請承認命運好像都是取給於我而來計畫就這惡作劇的。一星期之前連我自己也一點也沒有疑心到我在愛你。前天，在園裏的夜晚，我第一次從你的唇上……但是爲什麼要使你記起你那時所說的話？既然我今天要走了。我含辱地走開，在和你作了一番殘酷的解釋之後，並沒有攜着希望……你不知道我負疚是如何的深，爲了你……我是這樣糊塗而缺少涵養，有對人動輒吐露腹心的不良的習慣。但是爲何要說這話？我既然要永遠地和你離開！

（寫到這裏，羅亭把他去會見服玲薩夫的事陳述給娜泰雅，但是一轉念他把這一段都擦去了，在給服玲薩夫的信上添了第二個附註。）

『世上只有我留着要獻身於比我更有價值的別人的利益，像你今天早晨以尖刻的譏諷向我說的。可憐……假使我真的得能爲這些利益獻身，假使我終於能克服我的惰性。但是不！我將到底仍然是一個充滿缺陷的和從前一樣的人……第一個阻

礙……我便完全失敗了；我和我的經過便把我表示出來。假如我是爲了將來的事業和我的使命犧牲愛情，那也聊可自慰；而我卻只是爲了落在我身上的責任，畏難膽怯，所以我是真的配不上你的。我不配受你爲了我和你的環境脫離……這一切，真的也許是最好的。從這經驗，我也許會變成更堅強些更純潔些。

『願一切幸福歸你。再會！偶時想到我罷。我希望你仍能夠聽到我的消息。』

羅亭。

娜泰雅讓這信掉在膝上，很久地坐着不動，眼睛望着地面。這封信比什麼話都清楚，證明她的話是對的。當今天早晨和羅亭分別的時候，她不由自主地喊出來說「他是不愛她的」但這並不會使她寬慰些。她完全不動地坐着；好像沒有一線光明的黑暗的波濤籠罩了她的頭頂，而她冰冷而噤啞地沉到深底裏去了。初度的幻象消失對於任何人都是痛苦的；但是對於一個誠實的心，極端厭惡自欺的，不解輕挑和誇大的心，這幾乎是難堪了。娜泰雅記起她的兒時，怎樣地，當她在傍晚散步的時候，她總是朝落日的方向走去，那邊的天空有着光明；而不向另一半黑暗的天空，現在，生命是站在黑暗的面前，她把背朝着光明了，

永遠地……

眼淚湧自娜泰雅的眼睛。眼淚不是時常攜來安慰的。當眼淚，在胸口中抽汲了許久之後，終於得流了出來，開始是急驟地，於是比較容易地，更柔和地，這種眼淚是能慰安的，有益的，哀愁的噤啞的痛楚因眼淚得減輕了……但是有一種冷的眼淚，很吝惜地流出來的眼淚，被推移不動的累墜的苦痛的重量從心頭絞出來的一滴一滴的眼淚，牠們不會安慰，不會消愁。可憐人便流這種眼淚；沒有流過這種眼淚的人們還不能算是不幸的。娜泰雅今天懂得了。

兩個鐘頭過去。娜泰雅重新打起精神，站起來，拭乾眼淚，點起一枝蠟燭，把羅亭的信放在火中燒了，將紙灰拋出窗外。於是她隨手翻開普希金的詩，讀着最初入眼來的幾行，（她時常這樣來占卜休咎的。）這就是她所看到的：

「當他認識了他的痛苦，

舊日纏人的鬼靈便將不再臨，

於他將不再有幻影，僅有悔恨

她停止了，帶着冷峻的笑，在鏡子裏望一望自己，微微點一點頭，跑到客室裏去。

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看到她，叫她到閨房裏去，將她坐在身邊，愛撫地摸着她的頰。同時她注意地，幾乎是帶着奇異地，望着她的眼睛。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暗暗地困惱了；第一次她覺到她真的不了解她的女兒。當她從柏達列夫斯基口裏聽到她和羅亭約會的時候，以她的賢慧的女兒竟會取決這種步驟，她倒不見得怎樣不高興而比較驚異。但是當她將她喊來，開始責罵她——並不像我們所期想的一個歐洲有聲望的貴婦人的說法，而是一種高聲的俚俗的辱罵——的時候，娜泰雅堅決的回答，和她的眼光中以及動作中的決心，使她惘然不知所措而甚至於感到脅迫了。

羅亭的突然的完全不加解釋的離開使她的心卸去重負，但是她希望會有眼淚，精神失常……娜泰雅表面的鎮靜又使她算料不着了。

『好孩子，』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說『今天你好麼？』娜泰雅望着她的母親。『他去了，你看……你的英雄。你知道他爲什麼這樣快的決定離開麼？』

「媽媽！」娜泰雅低聲地說，「我說，假使你不提起他，你將永遠不會從我口裏聽到他的名字。」

「那末你承認你是怎樣錯誤地怪我麼？」

娜泰雅低了眼睛複述一句：

「你將永遠不會從我口裏聽到他的名字。」

「好好，」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微笑地回答。「我相信你。但是前天，你記得，怎樣地——啊，我們別提罷。一切過去了，埋葬了，遺忘了罷。對麼？現在我又認識你了；但是在那時候我完全迷惑不解，好，吻我，像一個乖女兒！」

娜泰雅把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手拿到唇邊，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吻着她的低垂的前額。

「要常常聽我的話。不要忘記你是姓拉蘇斯基，是我的女兒。」她又說，「你將快樂。現在你去好了。」

娜泰雅默默地跑開。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望着她的背影，想：「她像我——她也會被感情帶走的；*mais elle aura moins d'abandon*（但是她比較不放縱。）」於是達爾

雅·密哈伊洛夫娜想起了她的過去……遠久的過去。

於是她請了彭果小姐來，和她密談了好久。當她辭去之後，又叫了柏達列夫斯基來。她想用各種方法去找出羅亭離開的真正原因……柏達列夫斯基終於完全地滿足了她。這便是他的用處。

第二天服玲薩夫和他的姊姊來吃晚餐。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對他總是很和藹的，但是這一次特別懇摯地歡迎他。娜泰雅覺得難堪的悲苦；但是服玲薩夫是這樣的敬重她，這樣低聲下氣的向她說話，使她在心中不得不感激他。那一天過得很平靜，寧可說是煩厭的，但是在分手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他們都回復了舊秩序；這便是說很好，夠好了。

是的，大家都回復到舊秩序——大家除了娜泰雅。等到別人散後撇下她獨自個兒的時候，她很困難地把自己曳到床上，疲倦而乏力的，倒下去，臉埋在枕頭裏。生命好像這樣地殘酷，這樣地可憎，這樣地鄙吝，爲了她自己，爲了她的愛，和她的哀愁，她是這樣地可恥，在這個時候她真高興去死……以後還有許多的憂鬱的日子，無眠的夜，和折磨的感情在佇候着她呢；但是她 是年青——生命在她剛是開始，遲早些，生命的創傷自會平復的。不管是何

種打擊落在一個人的身上，他一定——恕用一句粗鹵的說法——要咽下去當天的日子或是至少第二天，這就安慰的第一步。

娜泰雅可怕地苦痛着，她第一次苦痛着……但是第一個的悲哀，一如第一次的愛戀，不會再度來的——這該是，謝謝上帝罷！

兩年過去，又是五月初旬，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不再姓黎賓而是姓列茲堯夫了，坐在屋前的走廊上；她和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結婚已經一年有餘。她依然是這般的可愛，近來只長得更結實了些。在走廊的前面，有一個梯級通到園子裏去的，一個保姆在散步，手裏抱着一個兩頰玫瑰紅的孩子，披着白斗蓬，頭上戴着白帽。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眼睛不住地望着他。孩子沒有哭，只是很莊嚴地吮着指頭，望望四周。他已經表示他是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的肖子了。

在走廊上，靠近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坐着我們的老朋友畢加梭夫。自從我們別開他後，他明顯地長得蒼老了，身子佝僂而瘦削，說話有點含糊；他的一個門牙掉了；這點含糊更增加了他的語氣的粗重……他的怨懟並不曾隨年齡減少，但是他的談諧比較不

生動，他時常自己覆誦自己的話。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不在家；他們在等他回來喝茶。太陽已經沉下去了。日沒的一方，一道金黃色和檸檬色的輝光延展開在地平線上；對面的天空的一角，上邊是淺灰色的，下面是紫紅色的幾條光彩。浮雲在頭上漸漸消散。一切都預示着好的天氣。

突然，畢加梭夫噴出笑聲來了。

「笑什麼，阿菲利加·塞美尼奇？」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哦，昨天我聽到一個農夫對他的妻子說——她正在喋喋不休——『不要啼！』我非常歡喜這句話。說完了一句，女人能談點什麼呢？我從來不，你知道，講眼前的人的。我們的祖先是比我們聰明得多。他們的故事裏的美人總是坐在窗前，額角上飾着一顆星星，一句話也不說的。真應該是如此的。想一想！前天，我們的族長夫人——她也許會送一顆彈子到我的腦壳裏去的！——對我說她不歡喜我的「傾向」——「傾向」！假如有什麼仁惠的自然法令把她的口舌的運用突然褫奪去，這不是更好些麼？」

「哦，你老是這樣，阿菲利加·塞美尼奇，你老是攻擊我們可憐的……你知道這是一種不幸嗎？真的，我替你可惜。」

「一種不幸！爲什麼你這樣說第一點，在我的意見，世上只有三種不幸：冬天住冷寓所，夏天穿緊靴子，和在有不能用撲粉使他安靜的小孩子的叫哭聲的房間中過夜；第二點，我現在是最平安的人。不消說，我是一個標準人物！你知道我的行爲多合理！」

「好行爲！真的！只是昨天伊里娜·安它諾夫娜對我訴苦。」

「好！她對你說些什麼，假如我可以知道？」

「她告訴我說你一整個早晨都不回答她的問話，只是「什麼？」「什麼？」老是同樣的「啼」聲！」

畢加梭夫笑了。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你容我說，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嚶？」

「好極啦，真的！真的！你能夠這樣粗暴地對待一個女太太麼，阿菲利加·塞美尼奇？」

「什麼！你把伊里娜·安它諾夫娜看作一位女太太麼？」

「那末你把她看作什麼？」

「一枚鼓，我說，一枚普通的拿槌子來敲的鼓。」

「哦，」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很想把話鋒轉過來，「他們告訴我應該慶賀你

的一回事。」

「賀什麼？」

「你的訴訟結束了。格林諾夫斯奇牧場是你的。」

「是的，是我的。」畢加梭夫黯然地說。

「好多年來你想得到牠，而現在你好像不滿意。」

「我向你保證，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畢加梭夫慢慢地說，「沒有比來得太

遲了的幸運更壞更有害的。牠不能予你以快樂，而把你的鳴不平的咒天罵地的權利——

寶貴的權利——褫奪了。是的，太太，這是殘忍而侮辱的惡作劇——遲暮的幸福。」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只聳一聳肩膀。

「保媽，」她說，「我想這是密夏睡的時候了。把他給我。」

當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忙於料理孩子的時候，畢加梭夫跑開去，在走廊的另

一只角上喃喃着。

突然間，在不遠的沿着園子的大路上，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趕着他的跑車出現了。

兩隻大的守望狗跑在馬的前面，一隻黃的，一隻灰的。這兩條都是新近買來的狗。牠們不停

地互咬着，是分不開的伴侶。一隻老獵犬從門裏跑出來迎接牠們。牠把口一張，好像要吠的樣子，但結果是打了一個呵欠。翻過頭來，親嬾地搖着尾巴。

「看這裏，莎夏，」列茲堯夫老遠便對他的妻子喊，「看我把誰帶來見你了。」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時認不出坐在她丈夫背後的人。

「啊！巴西斯它夫先生！」她終於喊出來了。

「是他，」列茲堯夫回答；「他帶了這樣好的消息來。等一會，你立刻便會知道。」

他把馬車趕進院子裏。

幾分鐘之後，他和巴西斯它夫一道跑到走廊上來。

「哈啦！」他喊道，抱住他的妻子，「塞萊夏要結婚了。」

「和誰？」亞歷克山得拉·巴洛夫娜問，很激動地。

「和娜泰雅，當然。我們的朋友從莫斯科帶這消息來，這是給你的一封信。」

「你聽到麼，密夏，」他把兒子搶在手裏，繼續說，「你的舅舅要結婚了？多該死的冷淡！

還眯着眼睛佯作不知呢！」

「他要睡了，」保姆說。

『是的』巴西斯它夫說，跑到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的前面，『我今天從莫斯科來，替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料理一點事——審核一下田莊的賬項。這是他的信。』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急急地拆開她兄弟寄來的信。裏面只有很少的幾行字。在初度的狂喜中他告訴他的姊姊說他對於娜泰雅作了一個要求，得到她和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同意；他答應在下次信裏多寫給她一些，並向各人遙寄他的擁抱和吻。很明白地，他是在狂喜狀態中寫這信的。

茶端上來，巴西斯它夫坐下了。問題急雨般落在他身上。每一個人，連畢加梭夫也在內，都高興地聽他帶來的消息。

『請告訴我，』在許多問題中列茲堯夫說，『流言說是有一位某某珂爾查瑾先生。這是完全無稽的罷，我想？』

珂爾查瑾是一位美少年，社會的猛獅，非常自負而驕傲的；他的行狀非常尊嚴，好像他不是活着的一個人，但是他的雕像是由羣衆集資豎立起來的。

『不，不是完全無稽，』巴西斯它夫帶笑地回答；『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很歡喜他；但是娜泰雅·亞力舍耶夫娜聽都不高興聽到他。』

『我知道他，』畢加梭夫插口道，『他是雙料的笨伯，有名聲的笨伯！假如你願意這樣說！假如人們都像他這樣，要想人答應活在這世界上就非需要大批的錢去勸動他不可，——我敢担保！』

『很對啦！』巴西斯它夫回答；『但是他在社會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好，不管他罷！』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不要說起他罷！啊，我多麼地替我的兄弟高興！娜泰雅呢，她是活潑而快樂麼？』

『是的。她是嫻靜的，像往常一樣。你知道她——但是她好像滿意的。』

黃昏在活潑的友愛的談話中過去了。他們坐下來吃晚飯。

『哦，』列茲堯夫問巴西斯它夫，替他注了一杯紅葡萄酒，『你知道羅亭在什麼地方麼？』

『現在我不確實知道他。去年冬天他在莫斯科住了一個短時期，於是和同伴到辛比爾斯克去。我和他通了一時期的信；在他最後的信裏說他要離開辛比爾斯克了——他沒有說到什麼地方去——以後我就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他是好的！』畢加梭夫插口說。『他是住在什麼地方在說教。這位先生到處總會找』

到兩個三個附和的人，張口聽着他的話，借錢給他。你將來可以看到他會在什麼無人知的遼遠的一角，死在一位帶假髮的老婦女的臂上，而她會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

「你說得他很苛刻，」巴西斯它夫不高興地輕聲地說。

「一點也不苛刻，」畢加梭夫回答；「而是十分公允的。在我的意見，他只不過是一條寄生蟲。我忘記了告訴你，」他轉朝着列茲堯夫繼續說，「我認識了一位岱爾拉霍夫，羅亭在外國和他一起旅行過的。是的！是的！他告訴我羅亭的事，你們想都想不到——說起來令人絕倒！這是可注意的事實，所有羅亭的朋友和敬慕者遲早都會成了他的敵人。」

「我請求你在這些朋友中間把我除開！」巴西斯它夫熱情地插口道。

「哦，你——這是另一回事！我並不說你。」

「但是岱爾拉霍夫告訴你一些什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哦，他告訴我很多；我不完全記得。但是其中最有趣的是羅亭的一段軼事。當他不住地發展着（別人只是吃和睡；這些先生們總是在發展的；他們是在發展的餘暇中調整他們的吃和睡，對麼，巴西斯它夫先生？）」（巴西斯它夫沒有回答。）「這樣，當他繼續地在發展，羅亭得了一個結論，根據着他的哲理，說是他應當戀愛了。他開始尋找一個配得上他的可

驚的結論的愛人。幸運笑臨着他。他認識了一位很美麗的法國女裁縫。這整個的故事都發生在萊茵河畔的一個德國小城中，請注意。他開始跑去看着她，拿各種各樣的書給她，和她談論些自然和黑格爾。你猜這位女裁縫心裏怎樣想？她把他當作一個天文學家。不管怎樣，你知道他的樣子生得不壞——一位外國人，一位俄國人，當然——他得到她的喜愛了。終於他請她去赴一個約會，一個饒有詩意的約會，在河上的小船裏。法國女人答應了；打扮得漂亮亮亮的，和他一起上船去。他們過了兩個鐘頭。你想他在這全部時間內幹點什麼？他拍拍女裁縫的頭，好像想什麼似的望着天，三番兩次說他對她覺得父親般的溫愛。法國女人氣得發昏的回到家中，後來她自己把這個故事告訴岱爾拉霍夫！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畢加梭夫高聲大笑了。

「你這老恨世者！」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帶着煩厭的語調說，「但是我益發愈加相信就是攻擊羅亭的人們也找不出他的什麼壞處。」

「沒有壞處？我敢担保！他的永久的靠別人生活，他的借錢……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他也向你借過錢罷，無疑地，他不曾麼？」

「聽着，阿菲利加·塞美尼奇！」列茲堯夫說，臉上擺出嚴重正經的表情，「聽着；你知

道，我的妻子也知道，直到最後一次和羅亭見面，我並不覺得對他有什麼特別的好感情，甚至時常責備他。不管這一些（列茲堯夫把各人的杯子都斟滿了酒）這就是我現在想要向你們提議的；剛才我們曾經飲祝了我的兄弟和他的將來的新夫人的健康；現在我提議你們飲一杯來祝羅亭的健康！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畢加梭夫，驚奇地望着列茲堯夫，但是巴西斯它夫笑着，眼睛張得很大，快樂得渾身都震顫起來，紅着臉。

「我很知道他，」列茲堯夫繼續說，「我洞悉他的缺點。這些缺點因為他本身被人注意的目標不小，所以更顯而易見。」

「羅亭有個性，有天才！」巴西斯它夫喊道。

「天才，很對，他是有的！」列茲堯夫回答，「但是至於個性……這正是他的不幸，他沒

有個性……但問題的要點不在這裏。我想說他的好的難得的地方是什麼。他有熱情；請相信我——我是一個夠悒鬱冷淡的人——這是我們的時代最可寶貴的性質。我們大家都變成難堪的有理智，冷淡，而懶惰了；我們是睡着的，冷的，誰能夠喊醒我們溫暖我們的是該感謝的！這是千鈞一髮的時代。你記得麼？莎夏，有一次我和你談起他，我責備他的冷靜我的

話是對的，同時也是錯了。冷靜是在他的血液裏面，——這不是他的錯處——並不在他的頭腦裏。他不是一個戲子，如我所稱他的，不是欺僞者，也不是一個無賴；是的，他靠別人生活，但不是像騙子，而是像一個孩子；……無疑的他將會在什麼地方因窮困與貧乏而死去，但是我們能因此向他下井投石麼？他自己永遠不能確切地幹出什麼事業，他沒有生機蓬勃的力，沒有血；但是誰有權利說他是沒有用處？說他的話不會在青年——青年們，大自然沒有拒絕（如對羅亭那樣）賦與他們以行動的力量，和實現他們的理想的才能——的心。中播下良好的種子？真的，我自己，第一個，都從他那裏得來的……莎夏知道羅亭在我的幼年時代所予我的影響。我也曾堅持說，我記得，羅亭的話不能對「人」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是指像我自己那樣的「成人」，像我這般年紀，已經生活過的和受過生活的馴象的「成人」。在人的舌辯中有一個錯誤的音符，在我們聽來整個的諧和便毀壞了；但是青年的耳朵，很僥倖的，沒有這樣的過分精微，沒有這樣的熟練。假如他覺得他所聽見的東西投他的所好，他還管什麼聲調！聲調他們自己會添補進去的！

『好極！好極！』巴西斯它夫喊道，『這說得公允！至於說到羅亭給別人的影響，我向你們發誓，這個人不但知道怎樣來打動你，他還要把你舉起來，不讓你安靜地站着，他一直攪

擾到你的靈魂深處而把你燃燒起來！』

『你聽見麼？』列茲堯夫繼續地說，朝着畢加梭夫，『你還要什麼更進一步的證明？你攻擊哲學；談談哲學罷，你也不能找出輕蔑哲學的理由。我自己對牠不十分專心研究，我知道得很少；但是我們的主要的不幸並不由於哲學！俄國人從來不會受到哲學的剖微析縷的議論和無意義的空談的影響的；他們的常識是太豐富了；但是我們不應該讓追求智識和真理的摯懇的努力在哲學的名義下受到攻擊。羅亭的不幸就是他不了解俄羅斯，這當然的，是一個大大的不幸。俄羅斯可以沒有我們中間的任何人，但是我們不能沒有俄羅斯！誰想可以沒有俄羅斯的人有禍了，誰是真的不要俄羅斯的雙倍有禍了！世界大同主義都是謔語，世界大同是烏有——或更壞於烏有；沒有民族便沒有藝術，沒有真理，也沒有生命，什麼都沒有。你不能有一個沒有個性表情的理想的臉；只有平凡粗俗的臉才沒有個性。但是我再說一遍，這不是羅亭的錯誤；這是他的命運——一個殘酷而不幸的命運——對這我們不能責備他。假如我們要追跡爲什麼羅亭能在我們中間崛起的原因，這是說得太遠了。但是他身上的優點，讓我們感謝他罷。這樣比曲解他總要愉快些，而我們曾經是曲解他的。去責罰他不是我們的事，也不需要；他自己已經遠過於他所應受的更殘酷地責罰過

自己了。願上帝能借顛沛流離的不幸把他身上的壞處抹消，而只留下優美的！我祝飲羅亭的健康！我祝飲我的最美麗的童年時代的老友，祝飲我們的青年，和那時的希望，努力，信仰，真純，以及二十歲時我們的心爲之鼓動的一切；我們所知道的，我們將要知道的，一生中沒有什麼比這更可貴……我祝飲這黃金時代——祝飲羅亭的健康！

大家和列茲堯夫碰杯。巴西斯它夫，在熱狂中，幾乎把杯子碰碎了，一口飲乾。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握住列茲堯夫的手。

『怎的，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我想不到你是一個演說家，』畢加梭夫說；『和羅亭先生自己沒有上下；連我也感動了。』

『我並不是演說家，』列茲堯夫回答，有幾分討厭，『但是要感動你，我想是很難的。但是說羅亭說得夠了；讓我們談別的事情罷。什麼——他叫什麼名字——柏達列夫斯基？他還是住在達爾雅·密哈伊洛夫娜的家裏麼？』他作結語問，轉向着巴西斯它夫。

『哦，是的，他仍在那裏。她替他設法了一個很好的位置。』

列茲堯夫笑了。

『這就是不會窮困而死的一個人，可以担保。』

晚餐過了。賓客們散去。當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和她的丈夫獨自個在一起的時候，她微笑地望着他的臉。

「今晚你多漂亮，密夏，」她說，撫着他的額，「你說得多流暢多高貴！但是請承認，你把羅亭過獎了一點，正如你往日過分地青備他一樣。」

「我不能讓他們去攻擊一個倒下去了的人。在以前的日子呢，我怕他會轉移你的念頭。」

「不，」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率直地說，「他在我看來總是學問太高。我怕他在他的面前從來不知道怎樣說。但是今晚畢加梭夫對他的嘲諷不是太惡毒了一點麼？」

「畢加梭夫？」列茲堯夫回答。「這就是我爲什麼要這樣熱烈地袒護羅亭的理由，因爲畢加梭夫在此地。他膽敢叫羅亭寄生蟲，真的！什麼，我認爲他所做的角色——我指畢加梭夫——是更壞一百倍！他有自給的財產，而他鄙夷任何人，再看他怎樣對有錢的和有地位的人阿諛逢迎！你知道麼，這種人，對任何人都藐視，任何事都辱罵，攻擊哲學和女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做事的時候，便會受賄和做出種種的事！他就是這種人！」

「這是可能的麼？」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我從來不曾想到這層！密夏，」

她停了一停又說，『我要問你——』

『什麼？』

『你怎樣想，我的兄弟和娜泰雅一起會快樂麼？』

『我怎能告訴你……從各方面種種看來，這是很可能的。她會占上風……在我們中間是沒有理由掩飾這事實的……她比他能幹；但是他是一等的好人，整個靈魂都愛着她。你還要什麼呢？你看我和你，彼此相愛而幸福的，不是麼？』

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娜夫微笑着壓緊他的手。

同一天，就是剛才描寫的在亞歷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家中經過了這許多事的一天，在俄羅斯僻遠的一個邊區，有一輛破爛的有蓬小馬車，由三隻耕馬拖着，在熬灼的炎熱底下徐徐地沿大路蠕行。車的前座踞着一個頭髮斑白的農人，穿着襤褸的外衣，兩隻腳斜掛在車軸上；他不住地抖動着韁繩——這是一根普通的繩——揮着鞭子。車裏面，一位高大的男子坐在行囊的上面，戴一頂便帽，穿一件舊外衣。這就是羅亭。他坐着，低了頭，帽舌拉到眼際。車子的震動把他拋到這邊又那邊；但是他好像一點也沒有覺得，恍如睡着了的一

樣。終於他挺一挺身子。

『我們什麼時候才到車站？』他問坐在前面的農人。

『過山便是，小伯伯，』農人說，更強烈地抖動韁繩。『還得走一英里半……不會再多了……』
『呃！留神呵……我來教訓你，』他以尖銳的聲音加上一句，打右邊的一隻馬。

『你好像不會趕車子，』羅亭說：『我們一清早便上路了，而我們還沒到那裏。你唱點什麼歌兒罷。』

『你有什麼辦法，小伯伯？你自己可以看到，馬匹是過勞了……又是大熱天；而我不會唱。我不是馬車夫……喂，你這頭小羊子！』農人突然朝着一個迎面走來的穿着棕褐色的外衣和後跟都踏平了的草鞋的人喊道。『讓開！』

『好一個趕車的！』那人在他的後面喃喃地說，站着不動。『你這壞蛋的莫斯科佬，』他帶着十分輕蔑的聲音說，搖搖頭，一拐一拐地走開了。

『你跑到那裏去？』農人不時地叱着，攏一攏領隊的馬。『啊！你這惡鬼！走啊！』

疲乏了的馬匹終於也一步一步一捱地到了車站了。羅亭從馬車裏爬出來，付了錢（農人沒有向他鞠躬道謝，把錢留在手掌中搖了好久——顯然酒錢是太少了）他自己提着行

囊走進車站。

一位當時在俄國旅行得很多的我的朋友告訴我，假使車站牆壁上掛着「高加索的囚人」的幾幅插畫，或者是俄羅斯將軍們的肖像畫的，你就不久可以得到馬匹；但是假如圖畫中描寫的是著名的賭棍喬治·達·日耳曼的生活的，旅行者使用不着希望很快地離開了；他儘有時間去全部細細鑒賞鸚尾式（*à la cocorato*）的頭髮，白的開襟的背心，以及這位賭棍年青時候穿的非常短而窄小的褲子，和他的在老年的時候，在一間屋頂窄斜的草屋中，揮起椅子打死他的兒子的怒冲冲的面部表情。羅亭走進去的屋子恰正是掛着「人生三十年，又名賭徒生活」的圖畫的。應了他的喊聲，一位管理員出現了，他是剛睡醒起來的（帶說一句，曾有人看到不睡睡的管理員麼？）便不待羅亭的動問，用帶睡的聲音告訴他說沒有馬匹。

「你怎麼可以說是沒有馬匹呢？」羅亭說，「連我要到什麼地方去你都還不知道我是趕着耕馬來來的。」

『不論到什麼地方我們都沒有馬匹，』管理人回答。『但是你要到那裏去？』

『到S——』

『我們沒有馬匹，』管理人重說一句，跑開去了。

羅亭有點着惱的跑到窗邊，把帽子拋在桌上。他改變得不很多，但是兩年來他蒼黃了些；銀絲這邊一根那邊一根的顯露在他的髮鬢上了，他的眼睛，依然光彩煥發的，好像有一點迷糊了，細緻的皺紋，辛苦和勞思的痕迹，已經刻上了他的嘴唇和前額。他的衣服舊損而破爛，看不到有襯裏。他的最佳的日子是顯明地過去了：正如園丁所說，他要結子了。

他開始讀着牆壁上的文字——這是疲乏的旅人的通常的消遣；突然們咕咕地響了，管理人跑進來。

『沒有馬匹到S——去，很久都不會有，』他說，『但是此地有幾位準備到V——去。』

『到V——？』羅亭說。『什麼，這完全不在我的路線上。我要到彭柴去，V——是坐落在，我想，到泰卜夫去的方向上的。』

『這算什麼？你可以從泰卜夫到那裏去，再從V——你並不繞遠路。』

羅亭想了一會

『好，就算，』他終於說出來，『告訴他們把馬配起來。對我是一樣的；我就到泰卜夫去。』

馬匹不久便駕好了。羅亭拿了自己的行囊，爬上車子，坐下去，和先前一樣低垂了頭。在他低俯着的姿態上有一點什麼無可告助的可憐的恭順的神情……在單調的鈴聲中三匹馬以慢慢的脚步動身跑了。





尾聲

過了幾年。

秋涼的一天。一輛旅行馬車跑近縣廳所在地C——城的頭等旅館的塔前；一位紳士打着呵欠伸着懶腰從車裏跑出來。他年紀並不老，但是身段已經長得往往令人望而生敬的魁岸。他走上扶梯，到了二層樓，在寬闊的走廊的入口站住。看見沒有人在，便高聲地喊說要一個房間。什麼地方門響了，一個高大的侍者從低矮的幕後閃出，側着身子急步地跑上前來，有光澤的背後，捲起的衣袖，在半暗的走廊中隱現着。旅客走進房間之後，立刻便拋去肩巾和外衣，坐在沙發上，兩拳拄在膝頭，好像剛睡醒似的先向四周瞥了一眼，然後吩咐把僕人喊上來。旅館侍者一鞠躬便不見了。這位旅客並非別人，就是列茲堯夫。他從鄉間到C——來，爲了徵兵的事情。

列茲堯夫的僕人，一個卷頭髮，兩頰緋紅的青年，穿一件鼠灰色的外衣，腰上束着藍帶，着一雙軟氈鞋，跑進房裏來。

『好了，孩子，我們到了，』列茲堯夫說，『你還時時刻刻怕車輪子掉下來哩。』

『我們到了，』僕人回答，在外衣的高領子上試想笑一笑，『但是爲什麼緣故輪子不掉下來——』

『這裏沒有人麼？』走廊上一個人的聲音。

列茲堯夫嚇了一跳，聽着。

『喂？有人麼？』又喊了一聲。

列茲堯夫站起來，走到門邊，很快地打開門。

在他的前面站着一個高大的，佝僂的，頭髮幾乎完全灰白了的男子，穿了一件綴有青銅鈕扣的絨外套。

『羅亭，』他用一種驚奇的聲音喊。

羅亭轉過身來。他認不出列茲堯夫的形貌，因爲他是背光站着的，他迷惑地望着他。

『你不認識我麼？』列茲堯夫說。

「密哈伊羅·密哈伊里奇」羅亭喊道，伸出手來，但又不知所措地縮了回去。列茲堯夫趕快地抓住牠，握在自己的雙手裏。

「進來，請進來！」他對羅亭說，把他拖到房裏。

「你多麼改變了！」靜默了一會之後，列茲堯夫說，不由自主地放低了聲音。

「是的，他們也這樣說，」羅亭回答，眼睛漫視着室內。「歲月催人……你改變得並不多。你的妻子亞歷克山得拉——好麼？」

「她很好，謝謝你。但是那一陣風吹得你來的？」

「故事太長了。簡截些說，我是偶然來到此間的。我來找一個朋友……但是我很高興……」

「你到那裏去吃晚飯呢？」

「哦，我不知道。到什麼飯店裏。我今天一定要離開此地。」

「你一定？」

羅亭含意深長地微微一笑。

「是的，一定。他們把我送回我自己的老家了。」

『和我一起吃晚飯。』

羅亨還是第一次直望着列茲堯夫的臉。

『你請我和你一起吃晚飯麼？』他說。

『是的，羅亨，爲了往日和舊誼。你高興麼？我想不到碰到你，只有上帝知道我們將來是否再得相見。我不能像這樣地離開你。』

『很好，我同意！』

列茲堯夫壓緊羅亨的手，喊他的僕人進來，吩咐預備晚餐，告訴他說要一瓶冰凍的香檳。

吃晚餐的時候，列茲堯夫和羅亨，不約而同的，談着他們的學生時代，回憶起許多事和許多朋友——死了的和活着的。開始羅亨很少興趣地說着，但是喝了幾杯酒之後，他的血液漸漸溫熱起來了。等到僕人撤去最後的一碟菜時，列茲堯夫站起來，關上門，又回到桌上，面對着羅亨坐下來，安靜地把下巴托在兩手裏。

『現在，那麼，』他說，『請把你所經過的一切事情都告訴我，自從我最末一次和你見』

面之後。」

羅亭望着列茲堯夫。

「天哪，」列茲堯夫想，「他多麼改變了，可憐的人！」

羅亭的容貌和我們上一次在車站上遇見他的時候改變得並不多，雖則逐步逼近的老年添印了不少衰痕；他的表情是不同了。他的眼睛的神色也迥異從前；他的全身，一時緩慢一時又猝然而斷續的動作，他的頹喪的訥訥的說話的樣子，一切都表示着極端的疲乏，一種默受的暗暗的沮喪，和他從前曾有一時故意裝着青年們在充滿了希望和懷着自信自尊的時候慣裝的那種假設的憂鬱是不同了。

「把所碰到的事情統統告訴你？」他說，「我不能統統告訴你，這也不值得。我是疲累了；我漂流得很遠——肉體和精神一樣。我結識了多少的朋友——天哪！多少事多少人令我失去信仰！是的，多多少少！」羅亭複述一句，注意到列茲堯夫帶着一種特別的同情在望着他的臉。「有多少次我自己的話對我自己成了可恨！我不是說我自己唇邊的話，而是採納我的主張者的唇邊的話！有多少次我從孩子般的使性易怒遞變到像一匹抽上鞭子都不會拂一拂尾巴的駑馬一樣的魯鈍無感覺……有多少次我是幸福而有希望的，但是無

緣無故結了仇敵，屈辱了自己！有多少次我像鷹般的疾揚高飛——而像一個碎了殼的蝸牛似的蠕行回來……什麼地方我不會住過！什麼路不會走過……而路，往往是髒的，『羅亭添上一句，稍稍回轉頭。』『你知道……』他繼續說……

『聽着，』列茲堯夫插口道，『我們曾有一時慣常彼此稱着「德密特里和密哈伊」的。讓我們恢復了舊習慣罷……你願意麼？讓我們祝飲這已往的日子！』

羅亭一怔，身子挺一挺，在他的眼睛中有一種非言語所能表達的光輝。

『讓我們祝飲這往日罷，』他說。『謝謝你，兄弟，讓我們祝飲這往日！』

列茲堯夫和羅亭乾了杯。

『你知道，密哈伊，』羅亭帶着微笑開始說，把名字說得特別重。『在我的肚子裏有一條蟲在嚙着我，磨折着我，永遠不讓我休息，除非到了生命完時。這蟲使我和人們撞擊——起先是他們受了我的影響，但到後來……』

羅亭在空中揮他的手。

『自從離開了你，密哈伊，我見得很多，經驗得很多……我曾經重新開始生活，創辦過二十幾樁新的事業——而現在，你看！』

『你沒有恆心，』列茲堯夫說，好像對自己說話的一樣。

『正如你所說，我沒有恆心。我永遠不能建設什麼，這是很難的，兄弟，要建設什麼事業而復得先建築自己腳下的基礎，要先替自己建築基礎！我的所有的嘗試——準確地說，我的所有的失敗，我不想多描寫了。我只告訴你兩三件事——在我的一生中覺得有成功的微笑臨着我的或者說我希望成功（成功不成功又是另一回事）的幾樁事。』

羅亭把他的灰白的已經稀疏的頭髮往後一掠，一如往時慣把他的厚密的濃黑的髮鬚往後掠的姿勢一樣。

『好，我告訴你，密哈伊，』他開始說。『在莫斯科我碰到一個相當古怪的人。他很有錢，是很大的土地的所有者。他的主要的唯一的愛好便是歡喜科學，一般的科學。我永遠也不想不通怎樣他會發生這種愛好。這種愛好之適合於他，正如馬鞍之適合於牛背脊。他困難地把自己維持在這樣的智力的水平線上，他幾乎沒有說話的能力，只是帶着表情地滾着眼珠，含意深長地搖一搖頭。我從來不曾，兄弟，碰到比他腦筋更笨，天資更鈍的……在斯摩倫

斯克省，有些地方，除了黃沙和幾簇沒有動物要嚙食的草以外什麼都沒有。正是像他，在他的手裏什麼也沒有成就；凡事好像都從他的手裏滑開了；但是他仍瘋狂似的把平易的事

情弄成複雜。假如依照他的計劃，人們便得倒豎在頭頂上吃飯了。他作工，他寫，不倦地讀書。他以一種固執的不折不撓的精神，一種可怕的忍耐致心於科學；他的虛榮心是大的，他有鐵般的意志。他孤獨地住着，怪癖得出名。我和他結了朋友……他歡喜我。我得承認，我很快地便把……看透了；但是他的熱誠吸引了我。其次，他是擁有如許資源的主人；靠了他，可以做許多有益的事；許多真正有用的事……我就寄住在他的家裏，和他一起到鄉間去。我的計畫，兄弟，規模是很大的；我夢想了許多的改善，許多的革新……」

「正如在拉蘇斯基家裏一樣，你記得麼，德密特里？」列茲堯夫回答，帶着寬容的笑。

「啊，但是在那時候我心裏知道我的話是不能成爲事實的；而這一次……一種全然不同的活動的範圍展開在我的面前……我蒐集了許多農業書籍……說老實話，我一本都沒有讀完……好，我開始工作。起先是一點也沒有進步，正如我自己所預期的；但是後來漸漸得有點進展了。我的新朋友袖手旁觀着，什麼也不說；他不干預我；至少也沒有到顯明的程度。他接受我的意見，將牠們實行起來，但是帶着固執的悻悻之色，暗中缺少信心；他什麼事都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他把自己的每一種理想都稱讚得不得了。好像一隻瓢蟲，好容易爬上一片草葉，牠坐着，坐着，雖則在剔剔牠的鞘翅，預備起飛的樣子，而突然間復墜下來，

又開始匍匐着了……請不要驚異於這種比喻；當時我老是這樣取譬的。這樣，我在那兒掙扎了兩年。無論我多少努力，工作仍無進步。我開始疲倦了，我的朋友折磨了我；我譏笑他，他好像羽毛的褥子般把我悶死了；他的缺乏信心變成了一種不出聲的怨恨；一種敵意起自我們中間兩人；我們簡直不能說什麼話；他靜靜地但是無間歇地試想表示給我，看說他是沒有受到我的影響的；我的計畫或者是撇在一邊，或者是完全改變了。終於，我覺察到，我是在一個顯貴的地主的家裏扮演一個用智慧的娛樂來討好他的脚色。無謂地耗費了我的時間和精力，這對我很痛苦，更痛苦的是我覺得我的期望是一次再次地被騙了。我很知道假如我跑開了去我是蒙如何的損失；但是我自己抑制不住自己，有一天，在一場痛苦的可嫌惡的爭論裏，我自己是在場證人之一，我發見了友人的劣點，我終於和他鬧翻了，跑開去，撇下了這新奇的學究，這俄羅斯麥粉攪和着德意志糖漿搓捏就的奇異的混和物。」

上。

「這就是，你拋棄了你每天的麵包了，德密特里，」列茲堯夫說，把雙手放在羅亭的肩

「是的，我又漂流了，兩手空空，不名一文，願意到什麼地方便飛向何方。啊！讓我們喝一杯罷！」

『祝你健康』列茲堯夫說，站起來吻着羅亨的前額。『祝你的健康和記念波訶爾斯基，他也知道怎樣安貧的。』

『這是我的第一個故事，』羅亨稍停了一刻說，『要再說下去麼？』

『說下去，請你。』

『啊！我不想說話。我說得疲倦了，兄弟……可是，就說一說罷。在到處碰碰之後——說到這裏，我本該告訴你，我怎樣地成了一位仁慈的顯宦的秘書，後來又怎樣，但是說來太長……在各處碰碰之後，我終於決定要做一個商人——不要笑，我求你——一個務實的商人。機會來了。我結識了一位——有一個時期他是被人盛道着的——叫做庫爾比葉夫的人。』

『哦，我從來不曾聽到過他。但是，真的，德密特里，以你的聰明，你怎樣不想到營商不是你的項業呢？』

『我知道的，兄弟，這不是我的項業；但是，那麼，有什麼項業給我呢？只要你見一見庫爾』

比葉夫！請你，不要把他想作是一個頭腦空空的侈談者。他們都說我是會說話的人在他的身邊我便算不得什麼了。他是一個非常有智識有學問的人——一個天才，兄弟，一個對於

商業和投機事業有創造力的天才，他的腦筋騰湧着最勇敢最出人意料的計劃。我遇見了他，我們決定要把我們的能力轉移到公衆利益的工作上去。」

「什麼工作，假如我可以知道？」

羅亭低下眼睛。

「你要笑的，密哈伊。」

「爲什麼我要笑？我不笑。」

「我們決定在K——省開一條供航行用的運河，」羅亭說，帶着說不出口似的微笑。

「真的！這位庫爾比葉夫是一位資本家，那末？」

「他比我還窮。」羅亭回答，他的灰色的頭沉到胸際。

列茲堯夫開始笑了，但又突然停止，握住羅亭的手。

「請原諒！兄弟，請你，」他說，「但是我並沒有料到那類事情。這樣，我想你們的企業沒有比紙上更進展一步罷。」

「並不如此。做了一個開頭。我們雇了工人，着手工作了。但是當時就碰到種種的困難。第一點磨坊主人便根本不贊成我們；更困難的，我們不能沒有機械使水流改道，而我們沒

有足夠的錢購買機械。六個月來我們住在泥濘的草屋中。庫爾比葉夫吃着乾麵包，我也沒有多東西可吃。可是，我們並不埋怨；那裏的風景是非常壯麗的。我們努力着，努力着，向商人們呼籲，寫信，寫傳單。在把我的最後一文錢用完了之後告了結束。」

「唔！」列茲堯夫說，「我想把你的最後一文錢化完，德密特里，這不是難事罷？」

「當然不難。」

羅亭望着窗外。

「但是這計劃真的是不壞的，也許有絕大的用途。」

「那末庫爾比葉夫到那兒去了呢？」列茲堯夫問。

「哦，現在他在西伯利亞，做了一個掏金者。你可以看到他會替自己造成一個地位；他會發財的。」

「也許是的；但是那末你好像是。是不會替自己造地位發財的罷。」

「對啦！這沒有辦法！但是我知道我在你的眼睛裏永遠是一個輕佻的人物。」

「莫說，兄弟；當然有一個時候，當我看到你的弱點的時候；但是現在，請相信我，我學習得了如何來尊重你。你不替你自己造一個地位。撈錢而我愛你，德密特里，就是爲了這一點，

真的我愛你。」

羅亭淡然的一笑。

「真的？」

「我爲了這一點敬你！」列茲堯夫重複說。「你懂得我麼？」

兩人都沉默了一會。

「好，我要不要往下說第三件事？」羅亭問。

「請說。」

「第三，最後的一件。我剛把這第三件事交代清楚。但是我不累了你麼？密哈伊？」

「說下去，說下去。」

「好。」羅亭說，「有一次在閒空的時候——我時常有許多閒空的——我來了一個

理想；我有學問，我的本心是好的。我想就是你也許不會否認我的本心是好的罷？」

「我想不會！」

「在別的各方面我多少都失敗了……爲什麼我不做一個講師，或者簡單地說做一

個教書匠……不比浪廢我的生命好些麼？」

羅亭停住了歎一口氣。

「與其浪廢我的生命，把我所知道的授給人家還不是更好些麼；也許他們至少能從我的學問裏面汲出一點用處來。我的能力無論如何比普通人高，語言方面我是拿手。所以我決定把我自己獻身於新的工作了。找一個位置，可不容易；我不想教授私人；在低級裏面我也沒有什麼可做。終於，給我找到此地一所中學校的一個教員的位置。」

「什麼教員？」列茲堯夫問。

「國文教員。我可以告訴你我從來沒有像這番一樣熱心地來開始做工作的。想到會對青年發生一種影響的念頭鼓舞了我。爲了開頭的一篇講義，我化了三星期的功夫。」

「這篇講義還在麼？」列茲堯夫插口問。

「不遺失在什麼地方了。講得很不壞，是受了歡迎的。現在我還彷彿看到聽衆們的臉，——良善的青年們的臉，帶着靈魂純潔的注意和同情的表情，幾乎是懷着幾分驚異的。我踏上講台，狂熱地讀我的講義，我原先想是夠講一點多鐘的，但是在二十分鐘之內讀完了。學校的視察員坐在那裏——一位戴銀邊眼鏡和短假髮的枯乾的老人——他時常把頭

朝着我看。當我講完了的時候，他從坐位上跳了起來，對我說，「很好，但是超過他們的理

力，意義不大明瞭，關於本題說得太少一點。」但是學生們的眼光中表示尊敬的望着我——真的，他們是這樣。啊！這就是青年們是如何可貴的地方！我講了第二次事先寫就的演說稿，又來了一個第三次。自此之後我開始作臨時的講演。」

「你得到成功麼？」列茲堯夫問。

「我博得極大的成功。我把我靈魂中的所有的一切獻給聽衆。他們中間有兩三個真的是難得的孩子；其餘的不很了解我。我還得承認就是這幾位了解我的人有時也用問題來難倒我，但是我並沒有灰心。他們都愛我的；在考試的時候我都給了他們一百分。於是反對我的陰謀來了——不！並不算是陰謀；只是我不守本分罷了。我成了別人的障礙，別人也成了我的障礙。我對中學生所講演的，就是在大學生中間也不是常有的；他們從我的講演中得到很少的進益……我自己不大知道這些事實。再者，我不滿意於指定給我的限定的範圍——你知道這往往是我的弱點。我要求根本的改革，我可以向你起誓這些改革同時是合理的又是易於實行的。我希望靠校長的力量可以實行起來，他是一位正直的良善的人，起先曾受到我的影響的。他的夫人幫助我。我不曾，兄弟，在我的一生中不曾遇見像她那樣的人。她年紀四十左右；她有信善之心，以十五歲的女孩子的熱誠愛着一切佳美的事

物，毫不膽怯地在任何人的前面說出她的信仰。我將永遠不會忘却她的寬容大度的熱情和溫善。接受她的意見，我擬了一個計劃……但是就在這時候有人在暗算我了，在她的面前進入了讒言。我的主要的敵人是數學教師，一位性情乖戾膽汁質的矮小的人，什麼都不相信，像畢加梭夫那樣的人物，但是比他能幹得多……說到這裏，畢加梭夫怎樣？他還活着麼？

『哦，活着的；只要想一想，他和一位鄉下婆娘結了婚，他們說，她打他。』

『該打！娜泰雅·亞歷舍耶夫娜呢，——她好麼？』

『是的。』

『幸福麼？』

『是的。』

羅亭靜默了一刻。

『我談到什麼地方……哦，是的！談到數學教師。他十分恨我；他把我的講演比作煙火，

抓住我的不大清楚的每一句子，有一次爲了一個什麼十六世紀的紀念碑把我弄得糊塗了……但是最重要的事，是他懷疑我的主張；我的最後的肥皂泡好像碰上了尖釘一樣的

碰上了他，破了。這位視察員，開頭就和我投機的，唆動校長反對我。一場衝突發生了。我並不預備讓步；我憤慨起來；這樁事傳揚到當局的手裏了；我逼得要辭職。我不肯就此甘休；我想要證明他們是不能這樣地對待我的……但是他們正得隨他們的高興對待我……現在我逼得要離開這城市。」

接着是一陣靜默，兩位朋友都低了頭，坐着。

羅亭先開口。

「是啊，兄弟，」他說，「現在我可以說，引用珂爾佐夫的話，「你把我導入迷途了，我的青春，竟使我無路可走了」……難道我竟是什麼事都不適宜，在地上沒有我可以做的工作麼？我時常把這問題反問自己，但是無論如何我試想把自己看得低微一點，我總覺得我有一種別人所不會賦有的才能！爲什麼我的才能不會開花結實，讓我再說一遍，密哈伊，當我和你在外國的時候，我是自負的而充滿了錯誤的思想……當然我沒有清晰地覺察到我所需要的是什麼；我生活在空談中，相信着空中樓閣。但是現在，我向你起誓，我可以

在人前說出我所感到的種種願望。我絕對沒有什麼隱瞞的東西；我是絕對的照着字面上不折不扣的釋義，是一個有「良好的意志」的人。我是謙虛，我準備適應任何環境；我需要很少；我要做最就近的有益的事，甚至於很少益處的事。但是不！我永遠失敗。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東西阻礙了我不能和別人一樣地生活，一樣地做工？……現在我只是夢想着。我剛得到什麼固定的位置，而命運復會來簸弄我。我開始怕牠了——我的命運……爲什麼這樣請爲我解釋這謎！」

『謎！』列茲堯夫重複一句道。『是的，真的；你之於我永遠是一個謎。就是在你的少年時，當在無關緊要的戲謔之後，你會突然好像被刺透了心一樣地吐出驚心奪魄的話，於是你又……你知道我說的意思……就在那時候我已經不了解你。這就是我爲什麼要離開你……你有這許多能力，這種不倦地對於理想的追求。』

『空話，一切都是空話！什麼都沒有做！』羅亭插口道。

『什麼沒有做！有什麼可做？』

『有什麼可做！靠一己的工作來養活一個盲目的老婦人和她的一家，正如，你記得的，

密哈伊，普里雅岑佐夫這樣做了……這就是做了點什麼。』

『是的，但是一句有益的話——也是做了點事。』

羅亭望着列茲堯夫，不說話，沒精打采地微微搖頭。

列茲堯夫還想說些什麼，但是他把手抹過臉孔。

『這樣，你所以回到你的鄉間去麼？』他終於問。

『是的。』

『你還有一點財產留在那兒麼？』

『有一點。兩個半靈魂。』這是坐以待死的一只角落了。也許此時你仍在想：『就是到

現在他還是少不了漂亮話！』「話」真是毀了我；牠們把我消損了，而到頭來我還撇不了

牠。這些白髮，這些皺紋，這襤褸的衣肘——這可不是只是空話。你對我的批評總是嚴峻的，

密哈伊，你是對的；但是現在不是嚴峻的時候了，當一切都是完了，當燈裏的油乾了，而燈的

本身也已經破碎，燈芯在那裏冒煙熄滅了的時候。死，兄弟啊，終會把我們重歸和好……』

列茲堯夫跳起來。

『羅亭，』他喊道，『爲什麼你對我說這樣的話？我怎樣受當得起？我是這樣的一個批評者，我是這樣的一個人麼？假如我看到你的低陷的兩頰和皺紋，「只是空話」的念頭會進入我的腦筋裏來麼？你要不要知道我對你作如何想，德密特里好！我想：這裏有一個人——以他的能力，什麼事會達不到，那一種世上的利益會得不到，只要他願意……而我遇見他飢餓而無家……』

『我引起你的憐憫了，』羅亭喃喃地說，聲音有點哽塞。

『不，你錯了，你引起我的尊敬——這是我所感覺到的。誰能夠阻止你在地主的家裏一年又是一年地住下去，他是你的朋友，他，我純然相信，會替你預備將來，假使你願意供他說笑的話？爲什麼你不能諧和地在中學校裏生活下去，爲什麼你——奇異的人！——不論對某樁事業上的任何理想，結果總是無可避免的犧牲了自己私人的利益，而拒絕了在肥美的土地上生根，不管牠是如何的有利？』

『我生來就是無根的萍草，』羅亭說，帶着憂鬱的笑。『自己也停留不住。』

『這是真的；但是你不能停止，不是因爲有蟲在嚙着你，像你最初對我所說的……這不是蟲，不是無謂的好動——這是愛真理的烈火在你的心中燃燒着，明顯地，縱然你屢次

失敗；這火在你的心中燃燒着，也許比許多自命爲不是自私者竟敢於把你叫作騙子的人們要熱烈得多。假如我處在你的地位，很早便會把這條蟲安靜下來，和一切的事情妥協了；而你簡直並不以爲苦，德密特里。你是準備就了，我相信，就在今天，會像一個孩子一樣地重新開始新的工作。」

「不，兄弟，現在我是疲倦了，」羅亭說。「我受得夠了。」

「疲倦了！在別的人便早就會死了。你說死將會把我們重歸和好；但是活着，你想，不會和好麼？一個活了一生不會寬恕過別人的人是不配受別人的寬恕的。但是誰能夠說他是不需要寬恕呢？你盡了你的所能做了，德密特里……你盡你的所能長時間的奮鬥了……還要怎樣？我們的路是不同的……」

「你和我全然不同。」羅亭說，吐出一聲歎。

「我們的路是不同的，」列茲堯夫繼續說，「也許正是因此，多謝我的地位，我的冷血，和諸般幸運的環境，沒有什麼來阻止我坐在家裏，做一個袖手旁觀的人；但是你須得要跑到世界上去，捲起袖子，要勞苦，要作工。我們的路是不同的——但是請看我們是如何的接近。我們說的是幾乎同樣的話，只要半句暗示，我們便互相了解，我們是在同一的理想中長

大的。同道的人已是不多，兄弟，我們是摩希庚。最後的子遺了！在往時，當生命在我們的面前留着很多的時候，我們意見儘可不同，甚至於鬧架；但是現在，我們這一輩人漸漸減少了，新的一輩越上我們，懷着和我們不同的目的，我們應當彼此偃近！讓我們碰杯痛飲罷，德密特里，唱一曲往日的 *Gaudemus igitur!*（起來，大家歡樂罷。）』

兩位朋友碰了杯子，以不合拍的真正的俄羅斯的土風，低聲地唱着從前學生時代的歌。

『這樣，現在你要回到你的鄉間去了，』列茲堯夫又開始說。『我想你不會在那兒久住，我也想不到你在什麼地方以及怎樣地結束你的一生……但是請記得，不管你受到如何的遭遇，你總是有一個地方，一個你可以藏身的窩，這就是我的家——你聽見麼？老夥計？思想，也有牠的衰老之年；牠們也要一個家。』

羅亭站起來。

● 摩希庚 (*Mohicans*) 北美洲土著 *Algonkin* 人種之一。——小說家 *James Cooper* (1789-1851)

著有 *The Last of Mohicans* (1826) 一書。故文中引用該語。——譯者。

『謝謝你，兄弟，』他說，『謝謝！我將不會忘記你的話。只是我不配有一個家。我浪廢了我的生命，沒有實行我的思想，如我所應該做的。』

『別提！』列茲堯夫說。『各人聽天由命罷，不能強求！你會稱你自己是一個「漂泊的猶太人」……但是，你怎樣知道——也許你這樣永久的漂流是對的，也許就是這樣你在完成你自己尚不知道的更高的使命呢；俗慧說我們是在上帝的手中，是有幾分真理的。你去了，德密特里，』列茲堯夫繼續說，看到羅亭在拿他的帽子。『你不在此地過夜麼？』

『是的，我去了！再會。謝謝你……我將會有壞的收場。』

『只有上帝知道……你決意要去了麼？』

『是的，我要去了。再會。不要記着我的壞處。』

『好，也不要記着我的壞處——不要忘記我對你所說的話。再會……』

兩位朋友互相擁抱。羅亭很快地跑開了。

列茲堯夫在室內來來往往走了好久，站在窗的前面想，喃喃地說。『可憐的人！』於是

他坐在桌前，開始寫一封給他的妻子的信。

但是外面起風了，帶着不吉的預兆在長嘆，盛怒似地搖撼着格格作響的窗葉。長的秋

夜開始了。在這種夜裏，能有家庭的庇蔭坐在安全的溫暖的一只角上的人是有福了……願上帝幫助所有的無家可歸的流落的人！

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一個酷熱的下午，在巴黎，當赤色共和黨 (*ateliers nationaux*) 的革命幾乎完全救平了的時候，主戰隊中的一大隊在聖安東尼近郊的一條窄巷裏攻取一個防壘。幾發的礮彈已經把牠擊毀；殘餘的守禦者都只顧自己的安全把牠拋棄了，突然間在防壘的高頂，一輛翻身的公共馬車的箱架上，出現了一個穿着一件舊外套的高大的漢子，束着一條紅腰帶，灰白的蓬亂的頭髮上載着一頂草帽。他一手握着紅旗，另一隻手一把缺鋒的彎形大刀，當他扒上來的時候，口裏喊着一聲尖銳的聲音，揮舞着旗幟和大刀。一個維賽尼斯的槍手瞄準他，放了。這個高大的漢子掉下了紅旗——像一隻布袋似的面孔朝地翻下來，好像他仆倒在什麼人的腳前致最敬的禮一樣。彈子貫了他的心臟。

“Tiens！”（『瞧！』）一位逃走的革命黨對另一個人說，『*on vient de tuer le Polo-*

mais！（啊！波蘭人打死了。）』

“Bigrel”（『媽的』）另一個人回答，兩個人一同跑進屋子的地窖裏面，這屋子的窗戶都是關着的，牆壁上滿是子彈和炸藥的斑痕。

這位波蘭人便是德密特里·羅亭。





後記

「羅亭」是屠格涅夫有連續性的六部小說的第一部。原書起稿於一八五五年六月初旬，至七月末旬完稿。刊行於一八五六年。

譯文根據的是 Mrs.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倫敦 William Heinemann 公司出版。卷首附有斯特普尼亞克的長序。現在把序一並譯入，以供讀者參閱。

譯時也參看 Henry Bolt 的英譯本（一八七二年紐約 Thomas Y. Crowell 公司出版）和二葉亭四迷及上野村夫的日譯本。二葉亭四迷把書名譯作浮草，收編在改造社現代日本文學全集裏面。上野村夫的譯本則是今年三月剛出版的。

這譯校訂雖則化了不少時間，我自己還不能認為滿意。我只能說這譯文不能算是十分草率。我尊重作者，我也尊重讀者。

承麗尼，陸少懿，天虹諸兄百忙中爲我細細從英日文本逐字校讀一遍，指出不少錯誤，我在這裏致深深的感謝。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陸 蠡記



版初月二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十月六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書叢文譯

亭羅

著夫涅格屠

譯蠡陸

者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者刷印

社版出活生化文

分五角三元一價定





仁

14.00